

又名梁天來

警富
新書
八命沉寃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3 0471 2908 9

提 要

四

本書宗旨在懲戒爲善不自者。論書與之強。當實宗孔
佛。其第一則小人助長之也。故其與之意可識。而宗孔
佛與之悲。則可識也。然其悲者。則非在不故。而爲善者
則更令人可欽。如張鳳之義。然習伯之忠。識其爲之也。
直天講之侯。驍將因其心。方以善人來。且以死命。當
海。宛卒至。惡人伏法。且海頭。可知善惡。無意。因惡
語不與。世之人。可不以此爲戒乎。

醒世
小說

八命沉寃目次

第一回	凌貴與妄想功名	馬半仙細談風水	一
第二回	求購宅倒是頗非	扮假棺爭長論短	五
第三回	繪猛虎宗孔設計	託危病凌氏修書	九
第四回	慈母潛身聽白話	強徒施掌博黃粘	一三
第五回	黃苗陶兄弟掘芋	中秋夜姊妹題詩	一七
第六回	中庭上妹子直諫	北沙畔賊匪橫行	二一
第七回	奪椅桌預早移書	慶花壇終宵鬧酒	二三
第八回	勸夫哥姑嫂自盡	糾盜賊叔姪同謀	二六
第九回	命債命祈伯喪良	賊薦賊簡當設計	二九
第十回	林大有改粧登岸	張鳳阿巧食沙街	三三
第十一回	張義丐偷報奔逃	凌惡霸糾匪打劫	三五
第十二回	凌美開烟攻石室	黃千總兵按沙街	三九
第十三回	黃縣宰相驗七屍	何誼父推薦賢友	四二
第十四回	施智伯仗義膽詞	簡勸先貪財設計	四五
第十五回	拚罰俸孺人催審	指證保干證遭刑	四九
第十六回	張鳳作嘔辭買囑	天來含淚具遵依	五二

警富新書 目次

807124

857.47
436-7

警富新書 目次

第十七回	負重財爵與往鎮	受夾棍張鳳歸天	五八
第十八回	凌貴與交結李豐	施智伯拜服東來	六一
第十九回	施智伯怒拘毛錐	孔制台嚴拿賊黨	六四
第二十回	楊福單拳擒大有	李豐雙足跪高全	六八
第二十一回	府太爺置酒求謀	簡勒先快船趕賄	七一
第二十二回	端州上貴與反案	雙門底天來被辱	七四
第二十三回	梁天來攔輿遮稟	蔡顯洪念友遺金	七七
第二十四回	程醫生賺奸輔友	林賊首領賞開筵	七九
第二十五回	訪天來爵與點賊	託陳式德先贈書	八一
第二十六回	和平縣大有分兵	泗昌行區明度曲	八六
第二十七回	林大有宿娼被獲	張阿鳳託夢防奸	八八
第二十八回	南雄嶺遇雨逃生	泗昌行裝作假箱	九一
第二十九回	蘇臬台微行訪察	凌公子無意逢迎	九三
第三十回	梁祈福身遭橫禍	區元榜志激良朋	九六
第三十一回	淫女兒通姦被逐	富家翁屈打成招	九九
第三十二回	念母舅陳書探監	護主僕天爵登舟	一〇一
第三十三回	蘇按察細查舊案	梁庶民假扮新科	一〇四
第三十四回	惶恐灘遇驚喪胆	滕王閣覽景生愁	一〇七

第三十五回	鄱陽湖祈神庇佑	常玉山遇盜驚慌	一一〇
第三十六回	北辛關當官納稅	神州城藉友投書	一一六
第三十七回	給事衙宜人認親	保和殿吏部奏本	一一九
第三十八回	程進士觸犯天顏	馬太師撫慰民望	一二一
第三十九回	孔尙書御前對局	梁監生殿角鳴冤	一二四
第四十回	韶州關參軍提兵	廣州府欽差結案	一二七



醒世
小說

八命沉冤

第一回 凌貴興妄想功名 馬半仙細談風水

昔先儒朱晦菴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景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此詩言吾儒胸中自有真樂，何須爵祿榮身！試看昔年有個富家學者，急於功名，不肯自安其分。後來生出一段荆棘事，故觸怒天顏，看官未曉得聽我始末言來。

話說雍正年間，粵東番禺縣譚村，梁姓朝大，凌姓宗客二人，素有戚眷。略著合夥經營，人稱為莫逆之交。同在南雄府售賣緞羅絹疋，店名廣源號。當日義堪取信，自然和好生財。年邁各自歸家，遂傳下朝大之子天來宰理，越數月宗客病故，朝大相繼而亡。了却二人筆法簡略天來為人至孝，念母在堂，不忍遠別家鄉，圖此微利，頓忘膝下之歡。是年在省城第八舖，自創一間糖房生理，店號天和。一日往見宗客之子貴興，言令先君去年棄世，我等為甥之道，未能稍盡分毫甥舅之情，於今耿耿申明上至如南雄生理，表兄劣手無能，湊着行情冷淡，正所謂鷄肋生理，宜速退辭。貴興曰：表兄所見高

明，惟命是聽。天來遂攜他至廣源店，將各項貨物，項與別人，惟是尙存玉石花盤二十四個，花梨木椅桌二十四張，並未有人承頂。二人共議估價，價高者承。天來估銀百零五兩，貴興投不滿百，因此天來承受。其後貴興悔曰：「表弟照價而承，另補花紅五兩，送此盆桌與我。」既出送字可見其人心有憾忌未審鈞意如何？天來答曰：「桌罉尙帶鬆疎，花盆且有破裂，不足以供賢表之用，如無，回省別置，更覺新鮮。」貴興心懊惱，未必仇，因此結，則事從何來？起將下文緣雍正四年，緊接上文入照得注丙午鄉試入闈，朝廷命正主考王，副主考李，分發粵東取士。時貴興家有朽貫粟陳，新捐國學，潛修孔孟之書，豈意連科下第，不遂所求，乃託翰林院陳某先往中途拜會，以疏關節，能取中五經魁者，許銀二萬兩，文魁者一萬三千兩。王公覲面難却，信口順承，陳某以爲然，回報貴興。貴興不勝歡喜，至八月初八日進場，十府生員魚貫纍纍，九州士子雀躍紛紛，正是

不慮龍門頭上點，只冀雲路足跟生。

既滿三場，王公搜閱貴興課藝，只見八股將通，二字新極妙極卷字尙多出格，廢卷歎曰：「今日原奉欽命求賢，非爲朝廷獲利，如此潦草塞責，當在孫山之外，安可妄中其人？迨至九月初九龍日放榜，貴興以爲必中，親赴榜亭，從始至末，細看幾回，竟不見榜中有河間者。」凌註不覺頓足長嗟，趨回三德店中，店在板橋巷內與自創正是心如芒刺，氣可冲冠，族叔

宗孔爲人詔佞，從旁叫聲姪老爺。好个稱呼自古以來未聞有此名目有此文字，尙不中式，若非主考瞎眼，必是風水使然。風水二字一篇主處古云：「命運先風水，陰陽後讀書。」二者缺一難以取功名也。貴興曰：若論命，府君遺下七星伴月。諺云一銀黃金七衣祿豈不如人運？則喜神到限座下兒子應科，流年未足爲乖。產子必要中式則天下人皆可中式矣可發一笑風水雖屬渺茫，然府君在生所有作竈安神，必開羅盤以定方位，卽修築小故，細選歷書，堪輿未嘗不究。四陰陽反心自問，雖無功德及人，然而叔父貧難，何曾漠然不顧？五者讀書，非敢自謂超羣，鄉中會課，恆列五名。周李二人，咸常拜服。拜服者五者尙賴何哉？那宗孔眉頭暗縐，眼角偷頻，低聲勸解曰：五者之中，風水未嘗無礙，何也？吾恐陽宅有餘而陰宅不足，且未可知。小人從傾貴興曰：叔父所言有理，奈何今日堪輿不過指東指西，賣弄江湖以圖糊口之計，豈有真眼，可以轉禍爲祥？宗孔拍案大叫曰：如今正有其人，係江西省姓馬號半仙，渾名鑽穿石。天來石室幾乎被他鑽穿凡一切生衰絕旺，可以前知，惟無時可暇，若不登山，便往人家相宅，何不叫來一看，試他眼力何如？試出好貴興曰：既如此，敢煩叔父一往。宗孔領命，走至馬鞍街，求請半仙。那半仙推辭說：本日不能如命，緣要下鄉定向。果如無時可暇，今之醫生亦多類是。不嫌鄙見，明日可來。宗孔曰：先生不必推辭，明日我今攜先生並到譚村，不消兩日，敬酬步金五兩。半仙聽得此言欣然應允，卽隨宗孔到三德店。貴興一見

大喜！僱舟偕半仙回鄉，甫到家，貴興舉陽宅與他看。半仙看畢，謂貴興曰：細看尊府前後俱高，中間低陷，名「貓兒伸懶之局」，一行門放水，極合其宜，原興隆發甲之家，丁財並旺之府。貴興曰：尙望指教，何須過譽？再攜他往看山墳。半仙論曰：凡風水首以理氣爲主次，及巒頭，若只說青龍白虎，何足道哉！如天有一星，地有一穴，無不歷歷詳言，天之精靈，結成日月星辰，地之秀氣，變就江河山岳，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輕清之氣無形，重濁之氣有迹，概而言之，天有五星，金木水火土，地有五岳，恆衡泰華嵩，東方甲乙木，按東嶽泰山，西方庚辛金，按西嶽華山，南方丙丁火，按南嶽衡山，北方壬癸水，按北嶽恆山，中央戊己土，按中嶽嵩山。嶽嶽有生，山山有尅，尅不可生，生不可尅，尅處逢生，生處逢尅，尅極有生，生極有尅，相尅相生，相生相尅，尅尅生，生生尅尅，生尅尅生，尅生生尅，能辨此理，其庶幾乎貴興曰：敢問山勢何以爲龍？半仙曰：龍之爲龍，豈有龍形可探？緣爲氣勢變化無窮，如龍一體，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騰雲致雨，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卽此一穴，便是龍盆。東邊文筆旣顯，西邊催官亦猛，玄武高聳，朱雀坦平，四圍鞏固，八將歸堂，來龍來得極速，結穴就在這裏，應有一名探花，三名進士。貴興聞言，不勝之喜，曰：旣如此，如何屢敗棘闈？半仙嘆曰：所恨前石室，室位居犯煞，最宜平坦，不合

高巍千古恨事全在此數語

未曉何人之室，貴興曰：此僕之表兄梁天來之居也。半仙曰：有此懿親

最易圖謀，願足下不惜千金與他求購。五兩步金完竊思國朝開創以來，貴省儒林未

有列入三本者。狀元榜眼探花稱爲三本苟能初破天荒，便能流芳百世，誠爲巨族光寵矣。佳城之美

惟足下圖之。前已失火後再加油貴興深服其論，欣然送過步金，餘惠自不必言。半仙再三辭謝

登舟而返。斯時貴興正欲邀取功名，以暢其志，奈此石室係天來世居，如此使他變

賣，正沉吟間，宗孔厲聲告曰：姪老爺不消籌策，吾有一計，易如反掌，憑三寸不爛之

舌，往說天來能變此室爲我家物業，任意更移，未知此意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回 求購宅倒是顛非 扮假棺爭長論短

却說宗孔欲往說天來賣宅，貴興問曰：叔父有何妙計？宗孔答曰：吾自有計，令不敢

不從，不消半月，必然買售此宅。貴興曰：他之石室，向者建造，所費千有餘資，如彼肯

賣，當還業價銀三千，如他不從，慎毋勉強。初意未善如果幹得事來，異日經紀自當加倍

宗孔歡喜無限，歸家囑其妻曰：吾今選往省城歸來，自有佳境。謝氏曰：如今糧食已

絕，佳境休題。宗孔嘆曰：吾之所與交遊者不少，既無糧食，何不往外邊賒來？謝氏曰：

丈夫識者雖多，何人可以暫借？宗孔不能答，忿忿出門而去。行至沙街，徒見糶糶紛

紛，暗思買既不可，賒亦不能，搶又不敢，盜更不敢，眼前看怎生計較。良久，偶獲一計

奔回貴興之家。貴興問曰：叔父因何而返？宗孔曰：吾今回來典些衣物，以備吾家旦夕之需，然後可去。貴興曰：叔父代吾幹事，而要叔父傷財，不可不可，遂檢出洋錢十個，交付宗孔安家。宗孔曰：他日當在經紀內扣除。如無經紀，將何以扣。然後向貴興辭別歸家。備裝而往。次早到第八舖天和號糖房，天來兄弟接見，皆云：舅父因何到此？當有喜事。擇有奇選之善。宗孔曰：特來求賢甥成一樁美事，只恐反成不美。未曉合否？天來曰：甥舅之情，何論有話只管說來。宗孔曰：舍姪祈伯，貴與別名。今科不第，未遂男兒之願，偶然叫一個堪輿，所言極確，所見甚高，人咸稱為馬半仙。言我祖山左邊文筆最顯，右邊催官亦猛，玄武之勢最聳，朱雀之局坦平，應有一名探花三名進士。只為賢甥尊府巍峨，冲犯我祖山墳，不特壓阻文運，且入闈猶恐遇災，若得改低五尺，府知改低不成府矣。便成龍穴佳城。半仙所論如此，愚直之言，幸勿見怪。天來答曰：此室之建，世遠年湮，一旦毀拆，何以棲身？既是犯彼文星，吾於心亦不忍，能順他情，忘其孝義，遂得賢表功名之願，恐不能仰體先人之心，奈何奈何？天來亦可謂善於說詞矣。宗孔曰：賢甥之言，甚是合無，叫他補回業價銀三千兩，售賣與他，意下如何？天來躊躇未答。宗孔又曰：異日猶子運際風雲，名登龍虎，皆藉賢甥所致也。又何樂而不為哉？天來曰：昔日府君病重時，囑吾兄弟，他年營運不前，聽從造化，惟此室斷不可移。三代之內，轉與他人，便為不孝。三代以後，亦難責矣。自

念父之棄世未久也。其音容如昨，言猶在耳，豈可忘心。況家業依然，尚有母親在堂，弟婦姪，兒子養福，女子桂蟬，皆鬢齡也，相與棲止之故，久何可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椽莫非其建也，而舅父所求購宅者，是以難從也。其弟君來怒責曰：「吾今正在缺地，以購花園，適遇舅父光臨，合無轉問與他，此宅索價幾何，待吾與之購買，使其徙居他處，或發狀元，且未可卜。言猶未畢，養福又罵曰：「他欲中式，叫他多臨幾行，趨帖，勤讀幾段，韓文自然不負窗前，一旦下第，反來指我居址，可笑可笑。」宗孔看見初時，禮義問答，迨後愈應愈奇，知事定然不濟，遂與天來告別。天來曰：「舅父何故速回，應要邀留數日，孩童語切勿介懷。」宗孔道：「賢甥肯嚮此室，我便不回。」欲求結又思徒歸矣之天理人惜那有，此便宜事如果不從，異日相逢，便為陌路矣。君來曰：「飯可畜豕，何必邀留，激得宗孔忿氣填胸，勃然變色曰：「汝兄弟猶不早作商量，還敢惡言藐視我乎？」言罷，怏怏而去。天來謂君來曰：「合無可嚮與他，便了，豈不聞鄉人云：「不怕薩善，只怕祈伯，不怕雷公，只怕宗孔。」」因他是一個險人，防其旦夕陷害。君來曰：「古語云：一寸山河一寸金，天來述鄉人以只畏宗孔。」因此天來立下一個不賣的念頭。且說宗孔回見貴興，備述天來絕無賣意。發第君來引古語以證兄貴興曰：「吾稔料他不肯賣，一者安居樂業，二者家產有餘，三者糖房旺相，那肯燕入他家，但未曉如何回說。」宗孔曰：「天來原屬奸猾，託父為名，空云本當從命，緣父棄世，

有云賣此石室，是爲不孝，今若棄之，他日九泉之下，有何詞對父親說乎？貴興讚曰：果是識時務之人，好個人世長者。宗孔見其不怒，而反讚天來，因道：君來說，令人直個可憐，他要建園，反欲與汝購買朱門，以擴其地。貴興曰：吾求他買，他索我沽，此亦平人局量，叔父休要怪他。宗孔又見其不怒，轉說養福，澆薄異常，說汝作文，請人代筆，若能中式，牛馬可飛。貴興曰：穉子輩當以絨口爲高。宗孔本來要激發貴興，誰想貴興又無慍色，乃倒是顛非曰：天來最爲變臉，言汝父進身，原與陳琳無異，幸得他父提攜，二分生涯，沉沒許多私數，今日得成富戶，不念前恩，而反迫他賣宅，待汝他日到省，要當面嘲罵，然後可快其心。貴興聽罷，大怒曰：他父得府君提攜，始得成家，如此反架惡言，使我如何禁得？敢問叔父可以質證否？宗孔曰：旣不可質，安能道哉？尙有坊隣親見親聞，旁人亦代爲忿恨。貴興怒氣愈熾。宗孔曰：欲洩其恨，又何難哉？貴興問之宗孔曰：他之祖父山墳，原汝父送他安葬，猶有地券留存，如今他先作不仁，汝何妨後作不義，胡不用假棺之計，以挾制之？貴興曰：欲用此計，喪主何人？宗孔曰：吾弟順海，生得顛高鬚髯，聲响睛圓，見之必怕，聞之必驚，其人可當此任。貴興曰：恐他不從，若何？宗孔曰：若有甜頭，必然應允。貴興依計而行，順海知有甜頭，喜出望外，貴興卽令工匠，斲成一個女棺，內藏器械，人人掛白，一齊奔到梁山，竟將朝大天。

罡掘破，伐去松株。天來之僕祈福偶在後園澆菜，見之失驚，忙慌報知天來之母凌氏。凌氏奔到塚前罵曰：「吾兒與汝何仇，如何若此！」順海罵曰：「汝這黔婆，老而不死，莫非送肉就砧乎？」汝須舉眼觀，真是汝梁家之地，還是我凌家之山。我今遇此鼓盆之慘，無地可埋，幸得比兒祈伯送穴牛眠，今有無名盜葬，正欲與之理論，誰意就是爾們，尚敢刁恃女流，阻吾喪葬，罷言舞手向凌氏毆打。未知凌氏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圖猛虎宗孔獻計 託危病凌氏修書

却說順海欲將凌氏毆打，偶遇天來之叔翰昭向前勸曰：「衆凌親翁如何作嘔，若此縱使比兒獲罪，亦應預早投知，何故將先人天罡掘破，擅斬松株？」順海令人暗中取出器械，厲聲喝曰：「汝這狗才，有多大前程，敢來與我比試？」如再饒舌，立將汝首劈碎。翰昭見其兇悍，結舌不言，扶凌氏歸家，勸曰：「如此強徒，惡如虎豹，蠻似猿猴，可待二子歸來，然後與之理論，於是無可奈何，任其放肆。」宗孔就將松株扛回變賣，將以此爲佳境乎數日之間，仍未見梁家消息。宗孔謂貴興曰：「如今天來之室，竟不肯棄，吾今又有一計，使他即獻出來。」貴興曰：「叔父計將安出？」宗孔曰：「可於山下畫成一只白虎，沖照他之明堂，如此不堪，自然要鬻。」貴興嘉納其計，遂令人繪着一只白虎，露牙張爪，頭橫

尾豎，眼睜睜遠遠對正梁家之明堂。凌氏驚駭，附膺而歎曰：古云：「白虎照明堂，一歲幾人亡。」不意亦有此靈驗。如此不祥，當以何法治之？越數日，凌氏亦令人於後牆繪就一只貍貓與虎相照。宗孔恆往梁家探聽，絕無影響，只見壁上寫着一只貍貓飛報貴興。貴興欲將此獸削去。宗孔曰：不可，何不將計就計，拆去此牆。貴興曰：毀人住宅，於律非輕。宗孔曰：近來癩痘遭劫，可言此牆有礙小口，則拆之有名。又何如哉？貴興乃然之。即時率衆兄弟投奔梁家毀拆。凌氏聞拆，喊曰：貴興恃富，宗孔凌人，前者伐樹鋤墳，吾猶未完，如何再侵我宅，毀我後牆，欺凌至極，當遭天誅。宗孔聞喊，怒將所拆之磚，向凌氏擲去。閩中女流猶幾番被毀，橫逆之徒爲之一歎矣。是時旁有金魚缸一個，被他擊碎，凌氏幸免其傷。兩媳力勸而回。宗孔又將魚池填塞，所有名花異草古樹靈芝，盡行掠去。宗孔又得佳境矣。凌氏轉入後堂，忿恨不已，隨着人往後牆窺探，被其拆得零零落落，恰似平原曠野，四面空虛。泣謂祈福曰：汝可速往天和店報知大爺兄弟，說吾有病，危在旦夕，叫他即日歸家，我今有書一封，交與呈上。祈福曰：他若回來，見安人無恙，豈不責我妄言耶？凌氏曰：依我而行，自無所礙。祈福領命而去。且說天來兄弟在店，正是貨如輪轉，客似雲來，果係興隆景象，是日得見祈福，問其來意。祈福具言凌氏病勢危險，隨後呈上家書。天來兄弟拆視其書云：

我本風燭之年，朝難保夕，近來更染沉疴，初時自以爲常，豈意延醫服藥，益覺其沉。兄弟可念劬勞，速整歸鞭，毋庸多囑。

母凌氏與男天來兄弟同看。

兄弟看畢，呼天號地，皆自以爲不孝，使母病至如此，然後始知，遂與君來僱舟，多添水手而行。轉盼間，已到家中，見母親殊無病態，惟有憂容滿面。兄弟同相驚顧，暗道書中所言如此，何故這個光景？向前問曰：「近日媳婦待母多行不孝乎？何以母親若此？」凌氏哭曰：「不然，吾本無恙，妯娌亦是和諧，但不知汝等兄弟，近來與貴興如何？」結怨今，汝父墳被他掘破，斬去松株，填塞魚塘，毀拆後牆，擄掠花園，畫虎照堂，凌逼百端，吾皆包忍，汝等有何錯事？可實言之。」兄弟聽罷，大駭，皆掩面而哭。天來曰：「兒不孝，罪若深淵，禍及先人，何止先人不久，就及於生人矣。父仇不共戴天，豈容與他兩立哉？隨卽將貴興當日求買石室，不從其願，具述一番，便要赴縣鳴冤之意。凌氏曰：「官事茫茫，遭冤受屈，一字入門，九牛難拔，宜細參之，後悔無及。」君來曰：「母命如此，姑且從之，合無與哥哥同往茶村討賬，依然守業。」何如？天來忿忿不答。凌氏再三泣勸，天來且得整復山墳而止。或云有此冤情，何以倉忽余曰不然，細觀凌氏之言，于不得不止。次日，兄弟同往茶村收賬，宗孔遇之於途，飛報貴興曰：「吾今早窺見天來兄弟同往茶村，莫不是他膽詞控告，平時座間一人答曰：不然，茶村原

有蘇客與他購糖，兄弟恆往討賬，今番此去，未必贖詞。宗孔視之，乃貴興之表叔，區爵興也。宗孔曰：「既如此，胡不待他回來，掠去此財，以喪其氣？」非是喪天來之志，乃宗孔自求佳境耳。貴興曰：「白日搶奪軍民那裏肯容？」宗孔曰：「吾有一計，欲用久矣。」宗孔一生為人，可作僞契一紙，寫着康熙四十八年，梁朝大買售北沙田數頃，因交價不敷，揭到凌宗客本銀一千兩，湊交田價，週年行息一分，將此紙用米塵彈染，叫他清結。彼定不從，然後率衆搶奪。斯時雖有坊鄰，亦難與他排解。貴興乃陰使其姪叔兄弟，乃是柳毓柳權，閩保閩枝，越文越武，越順越和。宗孟、宗季、宗孝、宗和、順海、美譽十四人，星羅棋布，匿影藏形，各於隘口埋伏。然後攜同區爵興等，立於津頭以俟之。再說天來兄弟往茶村討得銀三百兩，呼渡而來。正欲登岸，乍見貴興暗暗盼着，乃忖度道：「三百糖銀，凶多吉少，於是急叫君來分纏身上，看景而行。誰想貴興一見天來那裏肯容，即厲聲叫曰：「梁老表台，久不相逢，三生有幸，向者握手翦敬，南極未及塗灰。又問曰：「此項遷延歲月，何時可償？」天來問他何數，宗孔接口曰：「前康熙四十八年，汝父置田，曾揭宗客本銀一千銀，以充田價，如何佯作不知？」天來大驚良久，徐徐答曰：「既有此項，何不說於分夥之時，而突討於今日？」宗孔曰：「有數存據，豈容強辨哉？」向貴興袖中取出揭數一紙，擲與天來，令其自看。爵興勸曰：「錢債細故，須念血表相關，償回原本，利息可以原情。君來

答曰：如此等數，當往大王廟裏，鳴鼓清償。天來以目視之，君來會意欲走，不料左有柳毓柳權，右有閨保閨枝，前有越文越武，後有越順越和，更有宗孟宗季宗孝宗和，順海美譽十餘人，向君來拳脚相加，衣服盡行扯碎，飛花滿地，隨風而轉。天來欲卸，又被柳毓柳權打撲地，掠去此財。是時街坊上，適有一人，年可十八，生得兩眼如珠，手持一把扑刀，飛奔上前，大喝一聲，貴興休走，何得在此無禮，恃勢凌人，言罷，卽向貴興頭上砍去。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慈母潛身聽白話 強徒施掌博黃粘

且說此人原係利隆號烟店，姓湯名表，乃新會縣人，素有俠氣，憤抱不平。當日欲殺貴興以救天來，却被夥伴牽回入店，苦勸曰：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湯表只得擲刀而止。坊隣亦畏其權勢，不敢援救，獨有嘉應館楊廣進，剃頭爲業，因被其擊碎面盆，怒罵貴興幾句，其兄從旁躡足，廣進懼禍，亦啞口無言。再說天來兄弟受毆，歸家泣訴其母，凌氏痛入骨髓，是晚安慰其子，各各歸房就寢。到三更時分，凌氏潛聽於天來房外，意以爲驗聲之大小，可見受傷之輕重。蓋天來兄弟原屬孝子，並皆忍痛其傷，寂然不作一語。但聞長媳劉氏云：今日丈夫被辱衝衢，亡其資本，胡不訴諸縣宰，追復斯財。天來歎曰：六房中素無交結，如之奈何。劉氏曰：妾之叔父履

豈現充按察司禮北與之謀及可以相顧，如果寃不可伸，然後移居以避，兄弟畏縮，豈男兒之志哉？天來曰：「明且稟告母親，纔可舉行。」凌氏東西探聽，亦聞次媳葉氏云：「貴興慘毒如此，其何以堪？猶恐他日再遭毒手，性命難保，宜早存案公庭，以杜後患。」

劉氏情財業氏顯命
意各不同文法變換

君來曰：「母兄在堂，事無大小，豈可造次及曙？兩媳登堂，凌氏責曰：『汝等

女流，夜來並勸夫訟，賢婦固如是乎？兩媳相顧吐舌赧顏而退。天來兄弟聞母責罵，

其妻愈不敢開言控告，越數日，君來返舖而去。一日天來閒步市中，貴興偶然遇之，

時思天來往日被毆，今番見他愈覺精神，如今正好在此當衆之地，再打他一番，令

其畏我之威，不敢抗拒。正思間，遙見族叔易行左手攜糞，右手提糞鉤，垂眉低腦，

東西顧盼，緩緩而來。貴興近前問曰：「叔父竟日勤勞，未審有何出息？」易行答曰：「僅供

一口，四字有趣最賤營生。」貴興曰：「何不別業？」易行曰：「一雙白手，安能別業哉？」

賢姪多情，力量提拔。易行一聾夫耳，尚能知稱呼，各得其宜，究不知宗孔之稱呼姪老，豈真無陳助之人也。貴興曰：「吾今正要叔父一雙白手，

安能便可發財矣？」易行大喜曰：「賢姪有何見教？」貴興低聲曰：「天來現在前邊站立，叔

父若能極力打他一打，姪兒卽以黃粘補報。」易行搖首曰：「若說要打，天來我必不爲，

緣去年末與他挪借，尚未還償，如今將他毆打，何以施諸面目哉？」易行可謂有天理實心矣。貴興聽罷，

大拂其意，適遇宗孔當前，貴興盡舉其言以告之。宗孔見其不允，如何遂得姪兒之

願乃笑謂易行曰：敢問哥哥，昔日之財奚在？眼到光景宜人，哥哥請更圖之。易行想起與他細談許久，總屬虛言，回視冀寥，空然無物，晚餐之計，何處而來？不覺點頭應允。貴興大喜，易行問曰：打了之後，得穀幾何？貴興笑曰：一掌一担，舉數而量。合價之奇未嘗見有如此易行乃用墨塗抹其面，究竟難以施其面目向天來橫加拳掌，左右換手，連打幾番。天來乍然失色，四顧而走。貴興大快所欲，自不必言。天來既去，易行問貴興曰：賢姪曾計得幾大掌？貴興曰：叔父歸家，五担黃粘，自然送至。易行大喜，持簪而歸，囑妻整備籬笠，待裝黃粘。谷鄭氏愕然問曰：丈夫何故得來？易行曰：吾姪祈伯酬我之勞。鄭氏曰：向來未蒙其惠，今日一旦送穀而來，得毋欲購我宅改進行門，故預放谷於我？他日緩緩扣除，豈不聞狡兔尚有二窟，鷓鴣猶顧一枝，從來富貴相交，一錯難解。丈夫宜細參詳。易行曰：不然，彼念我貧，偶值天來過市，叫我毆他，自有黃粘饋送，一掌一擔，舉數而量，却恨手遲，只得黃粘五担耳。鄭氏聞說，痛責其夫，驚起坊隣勸解，詰伊夫婦為何易行訴曰：吾有衡州故人，販來黃粘數萬，乾淨異常，因見合價，蒙他暫記。這妒婦言我胡不量米，籬谷為何？故此嗔將起來，有勞諸公勸解。易行一生異恥，此址強數語可見其有羞惡之心坊隣皆曰：嫂嫂非所宜也，夫有所糴，何論谷米哉？鄭氏曰：不然，妾思昔日家姑棄世，一貧如洗，殮葬無由，自念與貴興親同九族，意可挪移，豈知託言外出，只得含淚歸家，路遇天來

之母凌氏泣訴於他，蒙他施以長生各物，然後家姑始得安葬，於茲數載，尙未啣環，何其妄聽貴興一言，遂將伊子天來毆打如此，恩將仇報，反乎情理之外，哉言罷舉，聲大哭，扯其夫往梁家釋罪。當時旁人有勸解者，或有恥笑者，更有代其妻而罵者。易行兩頰暈紅，默默不作一語，低頭赧顏，奪路而往，其妻含淚附肩相隨。易行張頰鄭氏含淚爲出夫婦

二人且說天來被辱歸家，正在廳堂納悶，忽見易行奔入，心內暗吃一驚，料必此人兇性，初時毆我，怒尙未息，如今還要登門追打乎？正欲躲避，更見其妻隨着丈夫一齊屈膝，天來欣然接入。易行曰：「適問市上錯毆賢甥，特來負荆，幸勿見罪，隨將貴興擺佈之言以告。」易行所以能遷善改過者，以此有恥耳。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觀此猶可想見。天來歎曰：「毆人給穀，千古奇聞，甥若預知，正好使舅父多獲黃粘，以活家計。」鄭氏極口代夫請罪，雙手頻頻拭淚曰：「丈夫後車可覆，吾亦無心於人世矣。是時一家老少，皆稱讚鄭氏賢良，念彼貧難，餽以升斗周恤，留其晚膳，同相慨歎一番，夫婦拜領而去。其後梁凌二姓，釀成入命冤情，善哉鄭氏者，可謂賢德矣。可謂得免其名，未及殺身之禍，皆藉鄭氏賢德所致也。後人有詩讚曰：

易行家計本貧難

賴有賢妻透肝膽

誰道閨房言莫聽 能於危處保身安

易行去後，天來謂家人曰：汝等看鄭氏嫁此強徒，竟能感化其夫，使他遷善，可謂閨中之女丈夫矣！吾稍有過，汝等亦當效之，言訖辭母投省而去。未知天來去後家內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黃苗岡嘍囉掘芋 中秋夜姊妹題詩

却說天來去後，宗孔在鄉愈肆其惡，一日經過黃苗岡上，窺見白玉剛熟，歸謂貴興曰：方今中秋佳節，八月芳辰，黃苗岡上之芋，密如螻蟻，大若蹲鴟，胡不令人往挖，以與衆兄弟同餐？貴興曰：梁家之事，遵從叔父所行，縱有不如，姪兒自當握領。貴興未說此話之前，宗孔罪惡已經貫盈，今一聽得此語，益展其謀，所謂「獵犬成羣強似虎，小人得志火添油。」立時率衆嘍囉，至黃苗岡上，喊聲大叫，自朝至晚，晚掘至朝，竟將黃苗岡一帶鋤得溶溶爛爛，連苗帶莖，盡行掘得一空。正是

米債近來無芋抵 酒錢無靠賣花還

且說貴興之妻何氏，與姑娘桂仙久已知其良心日喪，惡過日深，姑嫂偶爾相談，何氏曰：汝兄性情近來改變，致與姑母成仇，汝與姑母本血脈相稱，今日禍起蕭牆，正是操戈入室，何不發一語，初桂仙幼時在梁家習得兩手錦繡，滿腹詩詞，曾與梁天

來之女桂蟬拜爲姊妹，誼約金蘭，只見兄長與天來參商，心恆戚戚，適逢何氏所問，答云：嫂嫂吾有是心久矣，緣未與姑母細談，以故不曾啓齒，吾今當往梁家走一遭，然後歸家勸諫，遂攜丫環小娟私奔而去。凌氏接見，悲喜交集，且與桂蟬相會極言，往日衷情，是時八月十五佳節良辰，凌氏謂祈福曰：汝可往黃苗岡上鋤些白芋歸來，吾與表娘伴食。祈福領命而去，遙見滿岡失陷，四面鮮泥，竟不像從前境地，退走如風，駭報家主。凌氏聞報，暗知爲貴興所掘，桂蟬在此，莫可言明。移時中秋月上，桂影飄香，二人舉貴興日前所作之事，慨歎不已，因見抑鬱無聊，桂蟬曰：如此明月，階前丹桂燦爛，何不賦詩一首，以遣愁懷？桂蟬曰：請問其目。凌氏卽教他二人將花月吟咏，詩中句句押此二字。桂仙援筆寫來，連成十首，其詩云：

有花無月恨茫茫，有月無花恨轉長。花美似嬌臨月境，月明如我伴花香。扶筇月下尋花步，攜酒花前對月嘗。如此好花如此月，莫將花月作尋常。

其二

花香月色兩相宜，惜月憐花臥轉遲。月落謾憑花送浪，花殘還有月催詩。隔花窺月無多影，帶月看花別樣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金枝。

其三

月臨花徑影交加，花自芳菲月自華，愛月眠遲花尙吐，看花且喜月方斜，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花，算却人間花月會，撚花玩月醉流霞。

其四

秋宵花月值千金，祇愛花香與月陰，月下花香人寂寂，花梢月轉夜沈沈，杯邀月影臨花醉，手撚花枝對月吟，明月易虧花易老，月中莫負賞花心。

其五

花開燦爛月光華，月思花情共一家，月爲照花來院早，花因隨月上窗紗，十分皓色花輪月，一徑幽香月讓花，花月世間成二美，傍花賞酒不須賒。

其六

一庭花月正秋宵，花氣芬芳月正饒，風動花枝探月影，天開月鏡照花嬌，月中謾擊催花鼓，花下輕傳弄月簫，只恐月沈花落後，月臺花樹兩蕭條。

其七

高臺明月照花枝，對月看花有所思，今夜月明花好處，去年花病月虧時，飲杯酬月澆花酒，翹首評花問月詩，沈醉欲眠花月下，只愁花月笑人癡。

其八

花發千枝月一輪，天將花月附閒身。或爲月主爲花主，纔做花賓又月賓。月下花曾留我酌，花前月下厭人貧。好花好月知多少，弄月吟花有幾人。

其九

月轉東牆花影重，花迎月魄若爲容。多情月照花間露，解語花搖月下風。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花睡月明中。人生幾度花和月，月色花香處處同。

其十

花正開時月正圓，花如吐錦月如銀。溶溶月裏花千朵，燦燦花迎月一輪。月下幾般花意思，花間多少月精神。待看月落花殘夜，愁殺花前月下人。前文意思極雄壯收筆忽作起衰頹之語佳山之死

詩之爲
識矣夫

當夜賦成花月詩十首，呈與凌氏。凌氏覽畢批云：詞華意富，出自天然，無半點着迹。隨問桂嬋曾賦起否？桂嬋說：搆思不得，只賦一首，尙欠推敲，煩賢妹與我改訂。桂仙接着看，只見其詩云：

秋花秋月兩相宜，月競光華花競姿。花發月中香滿樹，月籠花外影交枝。梅花月落江南夢，桂月花傳鄂北詞。花却何情月何意，我遊花月泛金卮。

桂仙曰：姐姐一首，勝吾十首多矣。凌氏曰：如此難題，尙能賦成十首，真個奇才，我今

再出一題，將花月添一酒字，以顯才情。桂仙援筆，亦就時賦成一首，其詩曰：

摘花浸酒邀明月，借月移花入酒杯。酒熟待花和月飲，月明攜酒賞花開。採花弄月酒爲主，沽酒尋花月作媒。我欠月前花酒債，不辭花酒月中來。

桂仙有如此才情，可謂女中之才子矣。惜乎其不幸。

凌氏一覽，贊曰：雖天下才女見之，無不拜服矣。斯時月到中天，命丫環設酒賞玩，以竟一夜之歡。次早桂仙告辭曰：吾今歸去，苦諫親哥，倘或見聽，二姓先靈有幸，如不肯從，吾亦無顏再與姑母相見矣。凌氏曰：須看景而言，勿以我梁家之事而傷汝兄妹之情。言罷，桂仙灑淚而別。未知桂仙歸家之後，如何諫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中庭上妹子直諫 北沙畔賊匪橫行

且說貴興掘芋歸來，於十六夜大宴嘍囉，所有凌家子弟諸色人等，咸來追賞月華，貴興與之交杯酬酢。數巡之後，宗孔大聲叫曰：大爺有話囑咐，忽然人人避席，個個低頭。貴興曰：爾等可於某日在沙上如此如此，言罷，轉入中庭。諸嘍囉聞貴興所囑之言，暗記在心。酒罷，各皆散出。貴興入至中堂，但見妹子桂仙愁容滿面，淚迹盈腮。此時貴興酒量已有七八分，靠椅而臥，頃刻沈吟，叫曰：妹子一妹子，汝往梁家何幹歸來，默默無言，遂寢着。又少頃，復叫妹子二妹子，今宵追玩中秋，正好家庭敘話，如何

不做聲。桂仙亦不答。須臾又叫妹子。三妹子汝有甚麼隱情，可備述來，吾能與汝排解。桂仙反面向壁。踰時，貴興連叫妹妹。四妹子吾與汝血肉之親，父母去世，兄妹曾有幾人，何以全無答應？是時桂仙正欲勸諫，因他酪酊，是以未言。後聞說出血肉相親，乘其良心稍動，斯時進諫，或可見聽。遂答曰：哥哥一哥哥，既知與妹係血肉，其與天來是陌路乎？豈可鋤墳伐木，毀拆他牆，乃明於我而暗於彼也？貴興曰：他既念親，如何傷我風水，阻我功名？桂仙曰：風水原屬渺茫，今日哥哥享百萬家財。二哥哥或者藉他樓房護衛，且未可知。貴興晒而未答。少間桂仙曰：古人云：「功名承祖澤，風水仗心田。」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三念也願哥哥以先人爲念。三哥哥何須較長論短？貴興駢聲漸作，踰刻，桂仙曰：曾聞人說哥哥自與宗孔叔父交遊。四哥哥人咸呼他爲虎翼，又名飯匙鬚。粵東有蛇名飯匙頭咬人最毒竊思其爲人也，機心叵測，看他兩顴高聳，雙目歪斜，若與人言，頻頻瞻顧。既曉堪輿又諳柳莊女風奚異吮癰吮痔之流，喪心亡命之輩，宜亟遠之，慎勿聽他鼓舞也。貴興駢聲大作，移時乃醒，其妻何氏曰：姑娘所見不低，深知書理，如今所說句句是藥，字字成金。願丈夫見納。貴興怒妻曰：好個妒婦，汝說他書理深，便來諷我書理淺，不成先時裕耕堂上，真個酒逢知己千杯少，如今轉入來，竟然話不投機，半句多，言罷拂袖而去。何氏曰：吾自入嫁以來，所說未嘗無理，總不能使

他入耳，吾今而後不敢復言。次妻楊氏少妾潘氏皆曰：卦師言他身犯五虎，須要設送方吉，不得已與他讓星拜斗，代他懺悔一番，誰知拜得他顛顛倒倒，恰似豺狼虎豹，慣愛噬人。正是

佛力不扶無義漢 神明難化喪良人

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芙蓉已謝，楊柳凋零，老北沙田禾正熟，一帶鮮黃，分外可愛。且說天來兄弟出門，家中只有凌氏，一日耕人阿仔慌張登門來報曰：凌安人田禾不可了，今早一班惡少，突然搶割，將小人縛在田寮，皆云貴興主使，教小人到安人府上，便曉情由。序撰字是實爲序撰，割是隨寫文法變換。凌氏歎曰：既然被他搶割，吾且免租。阿仔曰：還有工費田料，一歲勤勞，盡在於此，言罷，眼暈俱紅。凌氏心中不忍，撫慰曰：汝且回去，自有佈置，斷不使汝小家人吃苦也。隨後該管沙丁亦至，報田禾被貴興搶割，寡難敵衆，弱不勝強，特來報知主人耳。言猶未絕，一人自外奔入，厲聲叫曰：目今國家如此太平，怎肯容這般狗徒，在這處作這般猖獗事，便要挺身追究，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同分解。

第七回 奪椅桌預早移書 慶花壇終宵鬧酒

却說此人，乃係翰昭聞報，田禾被割，忿忿不平，即向凌氏索些費用，稟告于總黃公。

黃公提兵至北沙捕捉，但見阡陌缺陷，溝壑填平，只有禾頭，而凌賊已遠遁矣。當日貴興率衆搶割，歸來散之嘍囉宗孔等，日夜與他交遊，投其所好，非惟貴與所好，亦有所不好。漸喪其德，終不自省。是年雍正六年正月初旬，貴興家中賀正，蘭花大放，香飄十里，氣透盈階，吐得燦燦爛爛，人人咸來爭鑒，正是

花迎麗日高低放，氣逐春風遠近聞。

古云：「牡丹雖好，倩葉扶持。」凡物必有配襯相映，然後可以悅目，即如一個美人，雖有閉月羞花之貌，沈魚落雁之容，若禿着雙腳，視之不特無景，而且增嫌。當日貴興家裏之花，雖然吐得芬芳，開得美豔，自覺花盆不甚雅緻，不過石灣土產，近來石灣亦有繪巧擊目，洞不亞玉石。看來索然無味。忽念起從前玉石花盆，不能弄得到手，未免有些惱氣，且無花梨椅桌擺襯，一切玩物都在天來之家。蓋貴興係驕矜傲物之人，想來安得不忿，乃仰視而罵曰：「天來天來，好害怕人，前既阻我功名之願，今番掃我花壇之慶，花盆椅桌，被汝祕藏，如此惱人，終當還我，終當還我，言畢，喝聲嘍囉，前往梁家擄掠。區爵興曰：「何不先致一書，如彼肯從，則罷，倘或見拒，然後奪他過來。」貴興嘉納其言，即修書一封，着喜來帶往，却說天來是個孝子，不時回家定省，一日接得貴興之書，暗暗忖度，自從與他冰炭，未有往來，何故修書前來，莫非自悔其過，欲與我修和也，即拆

書視之其書曰

檻外百花開放，分外驚人；舍下盆粗，不堪悅目。曩日花盆椅桌，幸爲分輝隣燭，借映餘光，俟酒闌花謝，奉璧原珍，臨楮不勝渴望之至！

天來看畢，知貴興係個險心惡人，當以善言答之。卽對喜來曰：本應如命，邇來東江賽會，花盆借與別人，往日迎神，其椅桌現在醫靈會館，如彼送回，自當敬奉。喜來回家以告，大拂貴興之意。霎時間點齊兄弟，逕奔梁家，將往日廣源店所投之花盆椅桌，盡掠一空，恰似宦家嫁女，搬運粧奩，市上道旁，無不歎惜。正是

花放只留芳徑畔

客來空坐碧階前

當日貴興大暢所欲，張燈結綵，席設花壇，所有賀正蘭盆，個個移新換舊，將琥珀覆面，別培金菊八盆，上蓋珊瑚珠，旁用寶石砌成萬字，更栽玉蘭四盆，高尺許，盆座用象牙雕刻山水人物，一切奇花異卉，古樹靈芝，襯得儒雅羅列在花梨桌上，遠觀之，竟如錦繡一般。是時孟春佳節，初九芳辰，貴興喚妻妹二人，囑曰：今夜設壇，分爲三座，西廳宴親家外戚，大小娘姨，妹子桂仙，主席；東廳親疏姪女，老幼姑婆，係汝主席；其中廳我與衆兄弟盤旋，二人須要應酬，不可稍怠。桂仙曰：哥哥奪他花盆，掠他椅桌，見之尙且傷心，安忍將身主席乎？哥哥之命，不敢從矣。貴興曰：汝旣傷心，

且勿登堂主席，何敢面刺吾非，此後更不得倚門傍戶，陰往梁家，汝本女流，須知禮義，汝之西簾恥。桂仙曰：父母親情，恩愛難割，貴興曰：汝視他爲恩愛，曾不知我以為深仇，汝欲結拜金蘭，交搭養福，將我家事洩漏，皆爲汝所敗也。桂仙曰：哥哥若肯與梁家修和，妹子縱有金蘭，自當裹足，言罷淚流如雨，丫頭小娟扶入閨房。是晚貴興囑咐何氏兼主東西兩席，自主中廳，鬧酒賞花，一呼百諾，眼前一望萬朵千株，評論一番。斯時酒興方濃，忽聞階下一人厲聲報曰：事大如天，爾等不得在此賞花吃酒。不知此人是誰，所報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勸夫哥姑嫂自盡 糾盜賊叔姪同謀

却說喜來聽得桂仙房中自縊，斯時形忘意亂，不知叫誰援救，只管亂呼爾等。衆人聞喊，面如土灰，奔入房中，各人來救，但見

花落三更難再發 月沈五鼓不堪留

花壇酒席盡皆搬去，不在話下。初桂仙幼時許配大石街陳澤廣之子金玉，因金玉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脂，年甫八歲，便應答如流，其父生平慣好與人唆訟，人咸稱他爲陳狀元。因其儉傲狀便娶稱爲狀元世之呼呼其名者真乃令人笑倒初時貴興看得金玉合意，便忘其父之所爲，如今阿妹死於非命，未免有些疑忌，便來求計於叔宗孔，附耳低聲，說個如此如此，一邊

使人報知陳宅，一邊備辦粧物。澤廣聞報，抱恨不已，偕其子踵門親弔，茶罷，澤廣曰：「兒子福薄，不能招納，但不知令妹何病而故？」貴興曰：「實不相瞞，緣舍妹結拜金蘭，屢訓不遵，不幸一旦懸梁，忝辱高門，大失所教矣。」澤廣曰：「既然如此，真假可分，當請黃公相驗，方可殯殮。」貴興見此光景，知他係個意思，即欲與之說個明白，又難啓齒，乃左手捧着黃金一包，鋪塘契券五紙，右手挽着小娟對澤廣曰：「寒門一向未嘗接官到驗，今日舍妹於我何辜，老親翁若肯容情，即將此金一百兩，東頭鋪契三張，村跟菱塘二口，侍婢小娟皆伊平日使喚，預奩之費，當下交割明白，永結朱陳，免至外人齒冷，如有別意，晚生不敢強從。」澤廣改容答曰：「姻生隨即說來，是否可驗？」自然聽候高明。言猶未絕，小娟哭曰：「吾於終身之事，倚靠何人？」貴興命金玉異日留他爲妾，來往凌門。父子二人，領下黃金契券，攜小娟歸家，不勝之喜。此時何不請驗按：下不題。此時桂嬋與桂仙隔別經旬，正欲修詞致候，忽見凌家有人帶書前來，桂嬋忙接過，即拆開視之，其書略曰：

蘭閨分袂，只道生離，豈意竟成死別？緣爲同氣不和，連枝相煎，哥哥日喪天良，不惟善言不入，反蒙惡語相加，只得輕生自絕，嘆紅顏之薄命，自分當然，但念姑母之恩深如滄海，粧台之義重若泰山，圖報未遑，餘言永訣於來世。姐姐鍾情，聞我

無不哀痛，願珍重玉質，聊節悲傷。然而閨中寂寞，不妨另尋紅閨，再結良朋，萬勿以禮義所拘，堅持古道，則妹在九泉之下，又何遺憾哉！臨終永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桂仙泣血檢衽書

讀罷，不勝哀慘！遂於簷前祭奠。貴興風聞，怒責其妻曰：「吾妹有此遺書，何不呈我，擅自送與梁家，言罷將何氏痛打。何氏念起往日梁凌之事，屢諫不從，且忿且羞，是晚亦墜樓而死。岳丈達安叔丈達先一家二十餘人登門吵鬧，達先二人索銀二千五百，其餘衆人不知派去多少，然後干休。斯時貴興之家人亡財散，禍不單行，正宜自省其身，銷光養晦，如何昧良肆惡，恃富凌人？」教語有關世教之文一日對宗孔曰：「吾妻墜死，妹子懸梁，揆其所由，原於天來不義，吾今當要他兄弟償此二命，纔快心中所欲，叔父可與我別作良謀。」宗孔曰：「今有二人，正合所用，若能以財帛結之，自然得他死力，則萬事可成，而梁家之恨可消矣。」言罷，囑貴興少待片時，自往外邊糾訪，行不數里，只見二人魁梧奇偉，旁若無人，行至漸近，二人執住宗孔，大喝一聲，欲摸其衣。宗孔亂呼，簡葉二哥，叫不絕口。二人再喝曰：「爾是誰人，何故識我？」宗孔曰：「今有緊要發財之語，正欲與二位酌量，未審鈞意若何？」二人細認，始知宗孔大笑而止。蓋宗孔往日衣衫

檻樓，近與貴興交遊，故得徧身羅綺，而且且夕膏粱，未免顏容改變，驟然一見，故爾難認。當下二人改容謝曰：「吾儕孟浪，冒瀆威顏，幸勿見怪。足下有何勾當，請試言之。如有機密，當往尊堂請誨。」宗孔邀他到裕耕堂中，指二人謂貴興曰：「此人姓簡，名當，勇能射日，彼係姓葉，名盛，膽可包天。」日不能射，天不能包，此可見二人有名無實矣。二人素有俠氣，百黨千朋，可洩梁家之恨。言未畢，忽聞後堂啼叫甚急，貴興慌忙轉入，未知哭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命債命祈伯喪良 賊薦賊簡當設計

却說貴興轉入後堂，只見兒子應科啼叫不已，一見貴興，涕淚頓收。貴興攜他同步廳堂，與簡葉打話。簡葉曰：「號泣之聲，原來令嗣叫食，於是爭捐利市，同相撫弄一番。」貴興曰：「前日妹子縊死，賤內墜亡，此兒終日叫喊，使我心神頓喪，懷恨入骨，揆厥所由，皆爲天來所致，二君能與吾雪得此恨，當謝洋銀三千兩，如追兇手，自有週全。二人聽罷，相顧吐舌，暗忖他係巨萬之家，紳衿之輩，縱然壞事，擔帶有人，於是一齊問曰：「尊意雪恨若何？」貴興曰：「吾被梁天來陷我一家，二命當以他兄弟二命償還，纔快我心所願，汝等可常懷利刃，早晚潛窺，如遇其面，不妨與他結果，慎毋誤中他人。」簡葉正欲當衝搶奪，一旦見此意外之財，安有不肯之理？乃慨然許諾。貴興大悅。

即檢出花銀五十兩，交簡葉權作茶資。正是

多財自有邀奸匪 重賞還能召勇夫

二人領過此財，與貴興辭別出門，行至荒僻處，葉盛謂簡當曰：貴興所言若此，從來殺人償命，決不可逃，如此大財，非吾所有，大哥請自爲之。意義逼真文法變幻曲折簡當曰：公事公辦，豈敢私爲，合無將此財奔往省城，與人鬪勝爭雄，或可發財，逃而不返，如不可勝，再作商量。賢弟意下如何？葉盛鼓掌贊曰：大哥有此妙計，小弟敢不遵從？二人計議已定，從陸路至省城，攤館不數日，盡將此財付之白虎青龍，恰似從前景地，二人且忿且愧，不得已借宿於場中，以圖後計。天下之傾家者莫過於賭天下之敗德者亦莫善於博博乎物齊之判官也與再說貴興自從發喻簡葉往刺天來，意料他必死於二人之手，常使人往梁家探聽，絕無影響，心中正在疑惑，忽聞人報簡葉流落在省，貴興立與宗孔喜來三人同往尋他，甫到省城，貴興即述簡葉之貌，着令喜來入城諮訪，自與宗孔在沙面稽查，搜尋既窮，果無蹤跡。貴興戚然不樂，宗孔曰：省城地廣人稠，增數十萬人，而不見其多，減數十萬人，而不見其少，九流共集，三教同居，且夕之間，豈可驟見越三日，喜來侵早出門，徧走一遭，力乏神疲，憩息於永清門外，遙見兩個漢子，手提數股青蚨，朗誦攤經，大驚小怪而來。喜來暗曰：此必簡當葉盛也。讀者亦以爲簡當葉盛慌忙近前叫曰：簡葉哥，我家大爺等候多時，請

往三德店敘話。二人答曰：我非簡葉吾乃簡葉頭家。唐國史補云：今之博徒服僧分面謂之葉家，什一而化謂之乞頭，即俗所謂頭家者也。汝欲找他，速往前邊賭館隊中裸體結辮，束手旁觀者是也。喜來煩謝，逕至賭館果見二人神色無聊，徒自吁嗟！束手立於局傍，與人看皮口中猶喝青龍中了中了。二人在喜來目中寫出取喜來低聲告曰：請二位大哥，到凌大爺小店敘話。二人聞叫失色，不得已跟着喜來而往。二人附耳低聲說個如此如此，不一時同至三德店。貴興尙未開口，簡當曰：小人往日負託，有誤大爺特來領責，今後自必効勞。葉盛亦曰：緣爲天來連日閉門，早晚窺探，不睹其面，有人說他在省，是以我等奔來，仍未探其虛實，因見鹽引合消，欲借銷以偵音信，不意被巡丁所獲，乃將昔之茶資用盡，然後使得脫羅。宗孔曰：誤人誤己之事，切不可爲。情之所爲如何貴興曰：既然如此，我今亦不究汝前非，嗣後務必盡力與吾作事，不可再誤。宗孔曰：汝等須要將功補過，勿負大爺之期望也。葉盛曰：大爺果要取他的命，報己之仇，我等二人實不敢允。貴興曰：久聞二兄百黨千朋，意中曾有此人否？簡當曰：小人素所拜服者，惟林大有頗能相託，此人智勇兼休，謀之必成，取之必得，身材雖小，跳躍如飛，現在北門外販賣鴉片爲業，貴興聽得大喜，再給洋錢二百，糾他同來，叮嚀告誡，不可再蹈前非。二人不息點頭，去如箭急。且說林大有一日在館中，自覺心內懨懨，因往城隍廟頑耍，見一個少年測字，眉清目秀，一表

人才，腦後一個師傅，鬚髮滿面，皓首紅顏，招牌上大書，師徒並考四字。林大有暗道：他兩個師徒，人物非凡，必然有學，信手揭下一個閉字，求測那少年問占何事？林大有答曰：求財，少年舉筆判云：

字義本來閉 休作出門計

若不信吾言 此禍非關細

林大有覽畢，心中愈加懊惱，不覺憂形於色。師傅見此光景，如何討取卦資，從容解曰：小待學問空疏，殊非此字意義，乃將門字內添一才字，極口贊曰：正好財氣當門，何得非這等判語，遂執筆改其批云：

字義雖然閉 須作出門計

若肯信吾言 此財非關細

林大有見其批，改憂作喜，多予卦資而去。旁人皆云：師傅判得有理，真不枉老成練達。林大有行不多時，聞前途一人叫曰：林大哥，適間何往？使我徧尋不見，可速歸館，免至外人等候。未知林大有歸館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林大有改裝登岸

張阿鳳巧食沙街

却說林大有路遇梁上賓，叫他快回，只得緊着脚，逕回館中，却見一人在此哭泣。

看偏

一湖筆夾敘乃令
既者猶裝不着

林大有問其所泣何事，其人訴曰：前日與大哥所買之烟膏，說保過佛山，誰知在鷹嘴沙地面，被分府差頭掠去，大哥可與我查回，免下次交易。林大有慨然拈出一大缸洋烟，再挑過幾兩，用紙封固，外面明用林聚仙館圖章，不計烟價，囑曰：汝可仔細隨帶，如有留難，說在吾館採買，自可無慮。言罷，送他出門，適遇簡當葉盛到探，敘林大有相見簡葉自然而來可見文法曲折三人接見，歡喜無限。林大有暗道：測字先生應驗，真果財氣

臨門，遂答曰：我等兄弟，不妨前往打劫，掠其家財，奪其衣物，但不可殺傷人命。簡當曰：貴興之意，正在傷人。林大有搖首曰：偷傷人命，文武官嚴行追究，吾兄弟終不免其所獲，大非所宜也。所謂及頭出者如此是也葉盛曰：萬一打劫不成，既不可以領花紅，又無所擄掠，吾兄弟豈不是空走一遭乎？林大有曰：即如打劫不下，虛張大鬧，幾番花紅亦當領半，吾之鄙見如此，二君之意如何？葉盛曰：正如是，吾等實不敢為。三人計議已定。林大有即領帶爪牙五人，首一人混名大簋吉，姓周名贊先，次一人混名擎天水，姓李名亞添，又一人混名跛脚犬，姓尤名亞美，及甘亞定混名雙角白，熊亞七混名四蹄兒，並囉囉十餘人，咸至三德店中，正是

五虎下村尋飽噉 二奸設計陷賢良

貴興見林大有身長不過五尺，眼若流星，衆兄弟個個狼牙虎面，呼喝如雷，心中且

驚且愛。半信半疑，遂對簡葉曰：前日許下花紅銀三千兩，曾交宗孔家叔收貯，事後自當酬應。衆人見他往日未舉事之前，二百花邊，尙且慨然相贈，今番此事，後日諒不支離，遂齊聲答曰：大爺有事，雖無此物，我等亦自當効勞。宗孔曰：旣蒙諸大哥効力，計須萬全，如此喧嘩，恐惹外人耳目，乃叫林大有等，改裝易服，扮成陝西客商，然後登舟望譚宅進發。是時中元佳節，勝會盂蘭，西北角黑雲密布，順風吹送，一息間已抵譚村，個個匿影藏形，伏在官艙，偃息候至初轉二鼓，一齊潛入，凌家貴興急喚喜來，往請美閑，到來酌議，是夜行劫之事。宗孔曰：今夜十五，家家超度，處處焚衣，月色明明，往來不便，而且未曾實探天來，兄弟蹤跡，不如十八晚三更時分，一網生擒，庶幾剷草除根，不至來春復發。變盡天良 惡極緣十九日係伊母大壽，彼必歸家祝壽，斯時下手，插翼難飛。不覺日去夜來，秋光易度，未幾十八之期已屆矣。是日貴興家裏宰殺牛羊，大宴強徒於裕耕堂上。單說鄉人有一丐食人，姓張名鳳，三歲失恃，七歲而孤，親人無所倚靠，屢屢與人作傭，未及三日，必然告辭，若不遭於疾病，定遇家主凶喪，總總不利於人人，皆厭絕，以至沿途丐食，經歲如常。一日在大王廟前睡覺，遙望見天色昏暗，日影朦朧，更不知辰巳午未，自以爲晚景將來，不敢遠來丐食，只在附近街頭，挨門傍戶，從人打發便了。偶然經過凌貴興之家，聞他家裏有別縣聲音，喧

嘈不已，更見簡當葉盛往來其間，意其係禮義之門，簡葉乃是強徒之人，何以在此往來，殊無忌憚，於是潛聽所言。忽聞貴興叫衆兄弟，可各飲一觴，今夜三更時分，可將天來兄弟斬爲兩段，各領花紅。美閉曰：隔牆有耳，切莫高聲。林大有舉刀拍案曰：是誰敢聽？吾當以此刀殺滅其口。張鳳在外邊聽得此言，嚇得心胆俱喪，由丹田中震起來，上下牙一齊打响，唇面皆無血色，雙手凍如冰雪，兩足幾不可行，探頭探腦，轉身欲走。剛遇喜來在外面歸，一見驚怪，喝聲大胆張鳳，何故在此慌張？必有歹處，竟然一手拿住。未知張鳳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張義巧偷報奔逃 凌惡霸糾匪打劫

却說喜來接着鳳張大罵不已，鳳張曰：小人身上有病，瘡疾將來，如今正要打睡，懇求大哥放手。喜來不由分說，把鳳張渾身盤摸，見其無夾夾帶，於是放他而去。張鳳回到廟中，神色稍定，暗思貴興係譚村殷戶，如何聚賊吃酒，又言今夜要往梁家打劫，謀殺天來，無怪其家財巨萬，我須往前報知天來，使他趨吉避凶，方是仁人君子。回念他與我非親，我與他非戚，所言恐不見信，斯時反爲不美，將若之何？事屬嫌疑，不可不可，遂不報於天來，且在廟前炊粥罷，方熟三咽不下，張鳳一身且未能了嘆曰：人生不能護已，亦當衛人，何可自了一身？試思古來拾誨盜飯納履偷瓜，事雖嫌疑，後來

亦可以共白，今日梁家之難，舍我不救，其誰知之？遂棄粥不吃，奔至天來之家，叫化酒食，良久寂然，只得大聲叫喊。祈福聞喊，拿些飯菜而出，張鳳嫌其稀少，祈福取回入內，少頃，喊聲愈急。祈時必有候，修發烈之聲。祈福不禁其叫，多予餚飯。鳳張又言無酒，既得酒亦不行。祈福罵曰：汝張鳳得毋欲求分產乎？何以竟成無厭。鳳張曰：小人本與大爺求乞，非與大爺討取，必須要大爺親舍，然後回去。祈福曰：我家大爺官職卑小，不敢與你張哥相見。適凌氏在家庭中，聞祈福鬪口，謂祈福曰：汝可入報大爺，言貴興又使張鳳登門圖賴，必須設法驅行。凌氏之心無一刻不預費，與來放毒故有是言也。祈福領命入內以告，天來出謂張鳳曰：張大爺既有酒肴，便當回去，如何苦苦多求。張鳳曰：今日之事，非小人之苦，乃大爺之苦也。祈福罵曰：汝這流丐，尚不肯甘心求乞，反來惡言獲罪於我家主乎？遂欲鞭之。張鳳顧盼無人，低聲告曰：大爺今晚大難臨門，凌貴興買賊前來殺害。天來正在疑信之間，問曰：此言何處得來。張鳳曰：適間小人丐食於他家，親見一斑賊匪聲音，今夜三更時分，前來劫殺大爺，小人義關梓里，特來報知。天來心中雖未篤信，見其語言切直，又不敢斷其必無，遂檢出花邊銀二圓，贈張鳳曰：蒙張哥一副婆心相救，本該厚謝，因家未便，祈爲見諒。張鳳得此銀，遂與天來告別而去。君來謂其兄曰：張鳳之言，不過掠美市恩，竟得一場造化。非張鳳之造化，正乃二君之造化也。天來曰：事甯可信，其有不可忽

其無緣貴與係個陰險的人，目前所陷之事，皆出乎人之意外，張鳳之言，又安能卜其必無哉！按下他兄弟不題。且說張鳳回至大王廟中，自以爲與天來解了一場大難，且蒙他贈得洋錢二個，自覺心歡意樂，將此銀玩弄一番，回想天來萬一疑我賣恩，不肯逃走，反來誤他性命，於是返往天來之家，還其所贈之銀，謂天來曰：適間小人所報，原爲鄉里之誼，故來告急，大爺有此盛德，小人不敢拜領。天來兄弟先以張鳳爲市恩，故此尙未驚懼，及其返所贈之銀，知事必然真實，竟然舉家張惶，涕泗滂沱。張鳳曰：大爺竟可收回此銀，速向遠奔逃，不致今夜爲伊所害。此時天來得人報知，如得活命之丹，恨不得分家產以相報，其視區區小利，安忍收回？遂答曰：這些薄意，不過略酬今日指示之恩，異日再行厚謝。吾兄弟自有盤費，大哥不須介懷。張鳳口口聲聲，連說幾個不敢，左右拂袖不顧而去。說張鳳一生性情言行皆出於老實義氣絕無誇誇凌氏泣曰：今汝兄弟父子三人，可速奔往糖房，我等女流，又寬一着。天來曰：事勢如此，請與母親皆遁。凌氏曰：古語云：「家有一老，猶有一寶。」我須在家主持，汝等不必以我爲念，言罷，卽命天來兄弟父子三人，各皆拭淚而去。正是

極天風雨垂楊暗 滿地關山杜宇紅

且說凌氏有個姪娘，是日使者挑着一擔禮盒送來，明日賀禮，名叫程三嫂。當下凌

氏正在覓人守屋，偶遇程三嫂到來，留他晚膳，且言明日廚中要人料理，今夜在此歇宿，他日酒闌，可酬以早田糴米。程三嫂答可，明日再來如何？凌氏曰：五更時候要殺雞拜神，竟要留人到五更爲之一歎，省得往來趨走十年一次，幸勿推辭。程三嫂見他如此愛惜，况復天色又晚，於是欣然許諾。再說貴興家中招集南番賊匪，約以卽晚三更時候舉事，個個磨拳擦掌，露爪掀牙，裝束得齊齊整整，更將各器械一新。是時雲暗星稀，秋風颯颯，傳敘此開筆，全讀者懷然，忽聽得譙樓二鼓，孤雁鳴天。將寫哀景，用雁聲快調，貴興囑付衆人曰：爾等兄弟今夜可踴躍大殺，與我報仇。如果成功，當倍花紅酬謝。與對宗孔說，寶石室同是一般口吻。林大有曰：蒙凌大爺幾番錯愛，敢不効勞。既而水雞初唱，山月高升，至此又有一番景緻，敘可見文法曲折也，喜來探聽來報曰：市中家家燈息，處處雞鳴，可於此時進發。宗孔曰：爾等兄弟前往，休要驚慌，文武兩衛，我姪老爺現有往來交帶，今有一言，爾等須要謹記在心，到彼之家，逢男皆殺，逢女休傷，豈意後來不能殺男而及傷女，可知造化不由人，事後當有花紅檢送，如今姪老爺以加倍，此係格外施恩，爾等不合與吾討取。林大爺亦斷不許爽約，務其與他奮力，不必懷疑。貴興曰：若能滅盡梁門，平生之願足矣。區區小利，何足道哉。喜來又報，如今三更三點，可乘此雞犬俱寧時候，不可少待。貴興乃攜宗孔、美閑，叫聲林大哥，吾今與汝衆兄弟一齊同往，但見十六個嘍囉，執着虎頭牌八面，燕尾牌四雙，挾鋒刀，裹赤帶，隨後八人，手拿丈

二長鎗，周贊先李亞添各執錐木鼠尾棍，熊亞七尤亞美滿身弓矢，甘亞定持着雙鏡，柳毓柳權潤保潤枝四人，穿着一門佛郎機大炮，越文越武並使攔門，宗孟宗季皆恃火把，越和越順宗孝宗和扛着無數鎗刀器械，及一切引火之物，美休與海順攜帶火藥，林大有上着京青布衫，下穿薯莨綢褲，頭戴尖竹帽，兩手握七星洋劍一雙，腰間束一條花紅縐紗帶，雙足穿一對外國皮鞋，前邊點起凌家部選提籠兩個，與貴興並肩而行，方纔出門，適遇一人，喝曰：前途有官兵防禦，爾等休要進去，不知所遇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凌美閑烟攻石室 黃千總兵按沙街

却說喜來一夜在街頭探聽，偶遇黃千總查夜回衙，奔回報知兄弟，林大有聞報，喝聲衆人住脚，再說凌氏是晚准備禦賊之計，家中所有老幼尊卑，咸躲入石室之中，惟祈福年庚稍長，不可入去，囑他臥在邊廊，以報外邊消息，移時月到中天，銀河瀉影，祈福聽大炮一聲，如雷鼓貫耳，又聞得四圍嘶喊，却似山崩，漲颶作傾垣，不在黃即向石室裏報曰：果有賊到，爾等可速閉石門，言罷，躲入後園林，叙出却在祈福耳中聽來，故法奇妙，令讀者猜摸不着。大有催進，叫周贊先李亞添數十人，在沙街口把守，以防策應，越文越武等並立東街，熊亞七踰牆而下，大展四門，叫曰：兄弟進來，衆賊匪蜂擁而入，林大有見木門扇

閉，提刀一劈，兩只木門，隨手折去。樓內婦人喊救，四鄰雞犬鳴吠，還有鐵門急難卒下。宗孔叫熊亞七、尤亞美十餘人，攻打不入，於是殺豬取油，塗油於門下面，架滿柴草，放藥入裏，舉火焚燒。霎時間一對鐵門，紅如旭日，林大有引錘撞去樓中，各婦寂然。寫樓內軍軍提點，句與照應殺驚人。惟程三嫂在門楣上舉水澆淋，誰想鐵門兒早已展開了。是時東街上更練，雖有數人執戈前來護救，却被越文攔截，不敢拒敵。右鄰梁翰昭聞炮聲震地，又見火光冲天，急令家人鳴鑼助喊，單身投報黃千總，且說祈福在園，惶懼意欲踰垣而走，只見四圍高峙，只得躲落池中，將荷葉覆在頭上，不敢號救。正與樓內人相反，當下貴興見攻破兩重樓門，意謂天來兄弟勢必不能逃生，誰知更入一層，又有石門塞閉，怒喝林大有曰：爾等可乘夜攻開，與吾雪恨，不可盡棄前功。林大有曰：大爺不須叮囑，小人自有工夫，再與衆兄弟奮力攻打，攻之已久，竟如鐵壁銅城。林大有擲錘歎曰：自來擄掠多人，石室之堅，未嘗有此。此時林大有已有退志。貴興曰：如此完固，爲之奈何？美閑答曰：彼有護身之方，吾有討命之法，卽以桐油捻縷放火，取烟絞烟入室，攻出得幾個女流，喊聲斷續。二字描寫烟攻。樓上樓下，奔去奔來，兩邊鼻鼾不絕，幾行眼淚爭流。凌氏將欲登樓，程三嫂偶然下閣，二人相遇，一總傾來。敘明老生少死之由。程三嫂番身再走，而凌氏伏地不起矣。讀者至此意謂凌氏必還於死，當意謂後文得疑伏線伸明何以得不死之故，用法微細真不可及。長媳次媳。八命中次媳葉氏着其二矣。有噓無吸，春桃秋菊。

二婢
之名
似鼠如蛾；孫媳雖賢，託與來生伏侍；桂嬋無憾，此宵可與桂仙同游賦詩；程三嫂早田糯米可餐，只恨袁成壽飯腹中兒可憐，天鬼未曾出世，已先亡。正是

八命啣冤千古恨 七屍遭折一門傷

且說梁翰昭飛奔投報千總黃公，黃公此時正在寤寐之間，急提兵策應，兵至沙街，忘帶火藥。林大有聽得沙街有簇軍馬當前，喝聲柳毓放炮，舉提各器械，熊亞七、尤亞美、矢發如雨，驚得黃公心胆俱喪，因見賊勢浩大，遂按兵不動。貴興謂林大有曰：「如今石室裏寂然不動，天來必然結果了，我等須當回去酌酒酬勞，言罷放炮三聲而散。」真果驚黃千總趕得火藥前來，這賊黨已遠去矣。是晚張鳳在大王廟，聽得炮聲震地，人馬喧天，一夜心中驚怪，凌晨而起，尙未澡洗，洗亦不肯亟往梁家打探，但見祝融仍在回祿，猶存滿目，緒垣不勝太息，喜得天來猶未遇害，即趨往省城報知。且說天來兄弟父子三人到店，店內人皆言尊堂壽誕，正宜歸家慶賀，何以反奔而來？天來具道其故。一人頓足歎曰：「梁兄差矣！但凡橫逆之來，心中先有主宰，纔可解得意外之變，消得局中之危，胡不在本地地方官處備些禮儀，求其發兵防禦，然後與母祝壽，豈不美哉？不謂棄母而逃，不顧家人不謀解救，竟然斂手待斃，保身明哲果如是乎？」此公果有卓見，惜乎未詳其姓氏耳。天來聞說，如夢初覺，如醉方醒，俄見張鳳當前，心中先吃一驚，張鳳

叫曰：梁大爺家中不可了，昨夜三更時分，果然被賊所害，打劫不遂，舉火焚燒，燃燒不成，絞烟入室，至今石室，尙未開門，但不知有多少人，在裏面，大爺可速回家，天來聞說失色，登時氣死在店，踰時方醒，遂偕子弟與張鳳四人僱舟而返，將就到門，遙見務德里司李公，于總黃公，同相勸驗。天來兄弟父子三人，向石室裏呼之不應，聽之無聲，駭然放聲大哭。李公指後牆責曰：此爲護室之所，不應拆去，以致竊匪從此往來。明是賊寇大爲一家之害。天來稟曰：前爲凌貴興毀拆，填塞魚池。李公細看牆下魚池，果有碎磚破瓦，塞去大半。除小半爲所福是晚驟身之計李公曰：猶幸竊匪未曾掠物，命人爲重我今回去詳堂，如彼不能自開石室，可速令工人砍鑿，言罷，偕黃于總回衙而去。未知司爺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黃縣宰相驗七屍 何誼父推薦良友

却說天來送了司爺回衙，急遣人喚石工，一面稟報縣宰。此縣宰係江西省人，姓黃進士出身，是年三月下車，一向太平，未嘗得辦盜案。當時到勘，首將更夫黃元大痛答五十，押起坊鄰，惟石室重關緊閉，喝令石工奮力砍鑿，半晌僅通一竅。石室之堅上文已詳敘至此間再教令人見其真確，急着人入內往探，少頃搜出八個女屍，個個如柴一般。黃公指一人問曰：此人是誰？天來稟曰：蟻妻劉氏。黃公曰：庚長幾何？天來曰：四十九歲。復問一人，天來對

曰：女兒，年方十七。黃公見此二人，寂然不動，早有穢臭之氣，驗至凌氏，天來兄弟泣告縣主曰：不待問出先告文法變探此是母親凌氏，行年七十有二。君來探其心頭尚暖，慌忙提起灌藥，幸得緩緩蘇甦。初凌氏跌下樓來，俯伏於地，輕烟離地五寸，猶可喘息，因此得活。件作黎亞三稟曰：這兩個丫頭，未審何名，徧身冰冷，難以援救。敘了頭文法又一變探天來稟曰：此名秋菊，彼叫春桃，皆母親使女。君來見其妻七竅流血，稽顙報曰：蟻妻葉氏，今年三十二歲，死不足惜，惟腹中尚有一命，懇太爺驗明在案。一案引出二人文法讓得自終黃公聽得愕然，令人取出新民一塊，用炭火煨紅，放入醋內，乘煖覆之於腹，良久揭驗，果有男形。是時凌氏醒來，朦朧之間，駭見屍骸徧地，捶胸哭曰：我門一家受害，禍及他人，還有一個程氏三嫂，驗程六三嫂在凌氏口中敘出文法愈變愈妙係始娘使他送禮而來，更不知他生死。黎亞三揭屍報驗，見其兩目迸出，四體如柴，報之縣主，皆存在案。正洗驗間，一人近前跪泣，黃公問曰：汝是何人，何故在此零涕？此人答曰：蟻本姓陳，名蓋，單生一女，嫁入梁門，不幸遇此大害，懇太爺明鑒相驗在案，追賊伸冤。養福指一人稟曰：此蟻之妻，即伊之女，今年十有九歲。陳蓋親扶而救，誰想面色轉藍，呼吸已絕。驗係陳氏又在陳蓋眼中寫出亦是文法之變探黃公嘆曰：吾覩此七屍八命之案，令人慘目傷心，即當回衙存案，與汝追賊，便是。君來曰：蒙經驗確，當以八命申詳，不使幽冥抱恨，俾得生死沾恩。驗畢，買棺殮殮，皆停於石室之中。

親戚故舊咸相弔問，不在話下。且說凌貴興是夜焚劫歸家，大排筵席，飲畢，當堂交出花紅銀六千兩，林大有等各領謝而去。當下貴興喜殺，天來令人報知爵興。爵興聞報而來，貴興即舉夜來焚劫之事以告。爵興曰：吾爲舌耕，致與表姪隔別經年，未能代爲畫策，如今拔去眼中之釘，趙在觀宮出州及誰職人皆喜其去而相謂曰消除心上火拔去眼中釘既而復任令長出拔釘錢如不納者皆報叱之今爵興以此言加於天來天來亦當以此例謝於爵興也可誠如衆人所願，誠賊黨中簡集說延聖劫掠討命賞不敢爲之語何得說衆人所願耶惟事關重大，必須掩蔽爲高。言未絕，一人來報天來兄弟歸家，稟官勸驗。貴興頓生驚怪，謂爵興曰：吾以天來受烟而斃，如何死裏逃生？爵興曰：天來未死，事機一洩，將有滅門之禍，宜先拜會司爺，說個如此如此，隨後買囑更練，庶可無虞。貴興登時整衣結帶，入見李公，言被梁天來昔年吞去本銀一千兩，近日與生成仇，生之妻妹皆爲所逼，今他遇盜，聞他捏生，以冀逃償，萬望父台明察，言罷，遞過茶金銀七百兩。李公曰：年兄身居學者，必無此事，堂翁有問，吾當善答，年兄不必介懷。七百茶金禮得開個年兄貴興暗喜而歸。且說天來家中七屍經驗，人命無訛，斯時口傳問話，究竟還未具稟公門。一日張鳳登門催告，天來歎曰：吾意欲告貴興糾賊焚燒，細思之無以爲據，不如告賊，待賊告他。張鳳曰：大爺如果指實，貴興小人願爲見證，倘有異心，皇天鑒察。天來曰：前蒙報救，今番安可牽連。張鳳搖首曰：不妨不妨，勿以小人爲念，頓忘八命之冤。天來見其義氣懷懷，辭母携張鳳往省。

覓人具訴。次日二人遍走一遭，所逢訴師，不敢應允，皆言命案延纏，非比尋常盜竊。此時此際，無可奈何。正是

須知世上從來苦，莫比人間取次愁。

當下天來雖有雪恨之心，終無具稟之策，只能偕張鳳回至天和店中。正躊躇間，有人報養福誼父何傑臣踵門弔問。天來接入，泣告一番。傑臣嗟歎不已。天來又云：現下乏人作稟，如之奈何？傑臣曰：足下休要耽愁，吾今有個視弟爲人，謹言慎行，靜索沉思，本不念財，原非唆訟，持此七寸之管，能傾百萬之家，見人之所不及，見爲人之所不能爲，但不易爲人謀事。上數語極言其人之可求，今天來慷慨悲憤及後一句又使聽者索然添愁，意之於持文之曲折誠爲作手拜服。得他首肯，何愁冤不伸耶？天來曰：既然如此，求之之計若何？傑臣對天來說個如此如此，天來謹記在心。傑臣說罷，告辭而去。未知傑臣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施智伯仗義膽詞 簡勒先貪財設計

却說何傑臣係部堂冬夏班司辦，時值七月下旬，故得與天來借箸。是日至西關，入見視弟，言近來京城有一新上諭頒行，係將朝廷律例變換一新，且有直隸奇聞，可借足下到吾敝館一覽，言罷，即攜他而回。行至第八浦，適遇天來在天和店首站立。之傑臣傑臣一見大喜，三人攜手入店，施禮已畢。天來問傑臣曰：敢請令友尊姓大名。

傑臣答曰：施公智伯，新會縣人。吾今攜他到敝館同覽上諭，不意爲足下所留，未知有何見教。天來曰：久不會面，當敘一歡，邂逅相逢，正宜少敬，遂喚廚子具酒，款待智伯。欲行，却被傑臣代爲挽留，曰：吾與公相交，無異與他相處，原屬知己，皆可以患難相扶。突然說出患難立字使其知有所求未嘗有些爾我，今日偶然相會，何妨聚首談心。好個談心竟然要他吐出心血踰時，滿目杯盤，三人分賓主而坐。酒至半酣，傑臣問天來曰：梁公近日形體癯瘠，面着愁容，不知何事爲廬芳心。天來歎曰：我家七屍遭殺，八命含冤，一寸心頭，如燒如刺，豈但愁容滿面而已哉。二人見說，相顧失色。傑臣佯作不知，訊其被害之由。天來始末盡說，更言雖有證人可據，恨無高手膽詞，言罷，不勝哀慘。智伯問曰：既有證人，今在何處哉。天來卽喚張鳳近前，智伯問張鳳：汝能在公庭實證乎。張鳳曰：能。又復言如此莫大之案，只恐他年刑證，汝果能不反所供乎。張鳳又曰：能。智伯見他貌雖不美，胸中却有義氣可取。以貌取人失之張鳳慨然謂天來曰：不嫌鄙見，當效犬馬之勞。天來改憂作喜，檢出筆資一百兩，遞與智伯。智伯固辭，傑臣以目視之。智伯會意，領下酒闌，言畢，辭別而行。行至太平門外，智伯將筆資轉送傑臣。傑臣謂曰：此公之物，於我何干。智伯曰：公旣不取，何故以目視吾。傑臣曰：當時不受，恐彼生疑。智伯只得單身回至天和店返之。天來泣曰：先生不肯代謀，不特八命冤沉，我命亦難逃矣。智伯曰：不然，大丈

夫一諾千金，何須此物，吾今決無爽約，足下休要生疑，遂不顧而去。次日寫就一詞，交天來曰：宜將此詞讀熟背念，縣主有問，可言出自心裁，慎勿說吾代筆。天來騰過細覽幾遍，即持此紙赴縣投遞黃公閱之，其狀云：

具稟人梁天來，稟爲虎豪疊噬，抄殺七屍八命事。悲姓寡人單，居住凌貴與叔

姪肘下，惡聽堪輿，要蟻拆居，長伊風水。蟻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破

祖父天罡，斬伐長松樹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拆後牆墳塞魚池，擄掠花園，渡頭截

殺慘拷奪銀鋤岡芋，割田禾，搶雪菊，玉石花盤，花梨木椅桌，種種欺噬，事事有據。

蟻欲騰詞上控，因母所訓，貧富相懸，卵石不敵，只得忍止，豈料惡十害不休，禍於

戊申年七月十八夜，知蟻母生辰，料知兄弟歸家，報本糾合強徒，統賊焚劫，烟殺

七屍八命，蒙 台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爲確證，有此大冤，勢着瀝血上

鳴乞 天丙鑒沾 恩切赴。

黃公鑒畢，撫慰天來而歸，登時飭差，往捕凌貴興等。陳德領命，帶領小差十餘人，飛

奔至譚村，蜂擁入凌裕耕堂，忙將貴興區爵興二人押起，隨後檢出縣票，擲看二人

看畢，相顧失色。爵興曰：吾本區姓，凌大爺亦是儒家。明是大賊，已發借者取今日梁家失竊，首何云儒家，了八條性命於我何辜。陳德曰：曲直之理，小人不致預聞，只知奉票行事。爵興曰：爾等到

向說人家失竊，極極慘極

來辦案，穩無陞調之理，無非欲索東道，何苦乃爾。陳德曰：案情重大，東道難從，二人務必到案。爵與罵曰：爾等狠差，有怎樣前程？曾不懼凌大爺重放湯頭，却去爾遠年身役。湯頭必有用金銀花及珠珀散不然則又不可以治遠年之惡毒但不知輕重多寡耳長時歸家吃粥，你便知錯。遠年之症漸效斯時必娶飲藥粥然後徐徐乃得痊癒陳德暗思自從得充此役，乃能畜妻活子，萬一被他革去，如何度活聊生。勢盛財雄誰云不怕況他係大富之家，想必係個意思，不如索東道爲高，卽向小差喝曰：凌大爺身居學者位，列紳衿。學者紳衿四字一百兩銀買來爾等兄弟何得無禮？衆小差會意息手。貴興見其頗曉事體，令人檢出銀一百兩交他，許以後事再交一百，倘有改差另行打點，回衙可說外出，遲日歸家具訴，衆差點頭而去。正是

禍至門前猶可脫

災生眼底竟能逃

衆差既去，貴興鼓掌大喜曰：適間之言，美如金玉，無表叔，吾今夜實難捱矣。爵與曰：此不過暫解目前，惟縣主要卽覓人打點。貴興曰：若何？爵與曰：吾有一友，姓簡名勒，先現在番禺衙內，表姪可與謀之。貴興僱舟同至二德店，着人往請。勒先聞請而來，貴興優禮相待，舉其事以告之，欲挽勒先代爲排解，當有厚報之意。蓋勒先爲人，附勢趨炎，知有其利，而不知有其身，意其係百萬家財，便欲分肥染指。遂答曰：今此案，其大如天，黃公加意究辦，我不敢言，非得舅爺，無以見聽。貴興遂許以黃金千兩，

送入公堂，後來結案，另酬行事。勒先唯唯而去，欣然入見舅爺，具道貴興之意。舅爺歡喜無限，勒先辭別而歸。原來舅爺江西省，姓殷，與縣主同府同縣，自從三月隨任囊囊無餘，當日聞勒先說有黃金千兩，喜出望外。殷鬼見錢頭一日黃公退堂，殷舅言凌貴興被梁家誣捏，當許以黃金八百。明落出送入公堂，求姊夫調停改稟。既做官親又要做二黃公見說驚愕，怒驅之。幸能用計幹成此事殷舅暗思隨他赴任，意以肥囊，誰想他堅執不從，隨之何益，不如旋踵為高，俸倖入房，取束行裝，忽聞外邊一人喝曰：爾與我來當與我去。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拏罰俸孺人催審 指濫保干證遭刑

蓋此人係縣宰之妻，孺人殷氏，賦性過於慈悲，傷於節儉，遇有殺生繁費等事，必執拗不行，雖丈夫亦不能制。當下聞殷舅旋鄉，便要與他同去。殷舅曰：吾有所為，不得不行，姊姊隨任未久，因何而返？孺人曰：我嘗聞此犯人鞭撻之聲，欲去久矣。汝今有何所為，可試言之？殷舅即以天來之案，從頭具說，言姊夫固執不從，孺人乃轉問縣主，如何不肯納諫？黃公歎曰：近來州縣罰俸，皆是多因命案所致，朝廷煌煌，豈容偏辦哉？殷舅素知孺人慈悲吝嗇，低聲私謂其姊曰：據他辦案，將來殺戮必多，而且解犯往來文書迢遞，日久不能結案，其繁費豈易當哉？設我嘗得此慈悲費為能節儉數語極中孺人心何能超生民命

坐享黃金。孺人曰：朝廷好生之德，尚且減刑，立法雖嚴，行法每從其恕。既有黃金八百，卽如罰俸，亦可以抵填。吾弟所諫未嘗無理，竟將天來狀詞，說與師爺從寬批出。批云：「准拘審究。」孺人復叫丈夫刻日升堂審釋，不可苛政殘生，以傷後嗣。初縣主進身時，家中田產質典與人，如今受此八百黃金，便可歸家收贖，而且生平懼內，一聞細君之語，不敢不從。霎時間傳齊兩造，凌姓衿耆，拘出左右坊鄰，及更夫黃元大，見證人張鳳，咸跪於大堂審訊。貴興呈上訴詞，縣主視之，其詞云：

具訴詞人監生凌貴興，

訴爲藉死架禍，乞明天察釋無辜事。生父宗客在日，與惡梁天來父朝大在南雄合夥，二十餘年，是時情同管鮑。因康熙四十八年，朝大置老州以田數頃，爲欠價銀，與生父揭出九五色銀一千兩，湊交田價。至康熙五十七年，分夥。生父欲取回此銀，朝大因見息微合算，不思清還，拖延歲月。生父亡後，朝大相繼而亡，屢向天來兄弟討取，初還認欠，再後問取，則云人死債爛等語。竊思天來有萬富家財，而負千金之數，背逃瞞生欺吞至極。去年渡頭一見天來兄弟，理應問取，惡見生弱拳脚相加，街鄰勸之不住，幸得族叔宗孔聞聲奔救，教授區爵與勸解得免。斯時欲瞻詞控上，緣伊母係生之姑，親來泣勸，因見姑悲，更追先人之義，只得忍止。自

謂有姑一日，一日不敢具詞，俟其良心自返，豈料賊劫其家，惡以八命陷人，希圖卸債，乃以虎監儻，抄殺七屍八命事，捏生叔姪在案，蒙台喚審，敢不凜遵起訴。外開梁朝大的筆揭數一紙呈電，乞天察釋無辜，究償欠項，舉家沾恩，乞赴。

覽畢，罵責天來言汝父所欠之款，既無力以償，何得捏他以圖搪塞。天來稟曰：此伊偽數，且無中保為憑，懇太爺明見。黃公曰：中保有無事，猶可緩；汝家被劫，見證是誰？張鳳稽顙曰：小人於十八日親見賊匪，出入凌門，聲言是夜要往梁家，焚劫謀殺。天來兄弟，小人親見親聞，並無虛詐。左隣梁翰昭又稟曰：小的眼見得賊中多有凌家子弟往來其間。何不說是時小的曾親往投稟黃副爺黃公又問元大曰：爾本該地更夫，所見必實，凌姓強徒，是夜曾見得否？元大稟曰：小的所聞者，皆隔縣聲音，所見者，異鄉生面之輩。黃公怒，遂將翰鳳二人各答三十，責其滋事。當時凌家僞衿，臣良翹伯，耆民裕國、昌明皆言貴興向來肄業，不作非為，家有小康，可保可結。天來力證其假冒衿耆，求太爺明察。張鳳又指裕國係嘉應州人，剃頭為業，昌明本是姓郭屠狗為生。黃公詰張鳳曰：彼既屠狗為生，本縣且問爾作何事業？張鳳曰：小的自來畏法，丐食多年。黃公怒，責曰：凡人百藝隨身，何竟成無賴，爾本非瞽非疾，當壯之年，甘於叫化，可見爾為人之

行也，呼皂隸再答五十，八二共張鳳忍痛不過，大叫冤情。後邊鼓革亂鳴，黃公退堂，與師爺酌議詳文單留元大一人，餘俱散出。正是

廣州城中雲蓋日，番禺縣裏鳳鳴時。

當下天來審畢，攜張鳳歸家，泣訴其母。凌氏泣勸其子，不可再訟。天來曰：前者十害不休，兒皆曲忍，如今一家受害，母命難從，言訖往見智伯，將開堂審判之語，以告智伯。智伯問曰：張鳳被打時，後堂鳴否？天來曰：張鳳剛打後，鼓隨鳴。智伯曰：卽此光景，受賄無疑，可再做一詞上府投遞。天來曰：詞內立意如何？智伯曰：彼以財神佈捏，詞中首尾連及番禺，援筆寫成一紙，交付天來。天來讀畢，稱贊不已。再說貴興具訴歸家，與爵興等大張筵席，隨着人帶銀兩到黃元大家中，叫其妻子勤進米飯。正飲間，有人報天來上府控告。貴興曰：區表叔高見若何？爵興尙未對，宗孔厲聲答曰：吾有一計，可以轉憂作喜，釋怨成恩。姪老爺可飲巨觥，聽我說來。乃雙手擎着一隻雄黃精杯，滿酌一杯葡萄美酒，遞過貴興。貴興引滿盡飲。宗孔附耳低聲，說個如此如此。前說大聲又復低聲的是本人，作用所爲如是天來可不覺哉。

一紙命喜來，隨豔婢美蘭靚妝更服，三人同步而去。未知此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張鳳作嘔辭買囑

天來含淚具遵依

却說宗孔三人出門，適遇張鳳在道旁捫虱。宗孔高聲問曰：張哥別來無恙，昔今特來糾訪，商酌一言，此處非打話之所，可偕大哥前往僻處，然後細談。正可捫虱而談，何必前往他處。語畢，拉張鳳且行且歎，欲言不言。張鳳知宗孔係與貴興同流，心中早有幾分焦燥，遂答曰：有話可速說來，何必在此吞吐。宗孔曰：不然，大哥有所不知，吾姪祈伯與天來原屬血表相關，二家所以雀角者，只為大哥一人而已。大哥苟能超乎局外，則梁凌二姓可以結和，現有黃金五十兩，東街宅契一張，將此小婢許配，酬答大哥之義，不知鈞意如何？那張鳳舉起一雙冷眼，但見美蘭年可二八，生得如花似玉，杏臉桃腮，秋波兒斜斜顧盼，微含帶笑，儼如仙女降凡。故意賢借使人消魂，誰知張鳳致之無由。正是

東風可嫁雷嫌瘦，處士無家合占春。

張鳳正色罵曰：吾自幼不慣風流，敢擬從前京兆，何須布局以亂吾心，言訖，怏怏而去也。張鳳乃流丐也，財色皆不動其心，此亦千古之出色也。至天和店，盡述所遇，天來深服其義，遂偕張鳳往廣州府上控劉公閱之，其稟云：

具稟人梁天來

稟為財神拜術，巧織瞞詳，八命沈寃，號天伸雪事。繼悲姓寡人單，居住虎監，凌貴興叔姪肘下，惡聽堪輿，要繼拆居長伊風水，見志不從。繼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

仇，屢被勢逼，破祖父天罡，斬伐長松樹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拆後牆，填塞魚池，擄掠花園渡頭，截殺慘毆，奪銀鋤岡芋，割田禾，搶雪菊玉石花盆，花梨木桌椅，豈料惡十害不休，禍於戊申年七月十八夜，糾賊焚劫，烟殺七屍八命，蒙黃縣台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為實證。以虎豪聲噬抄殺七屍八命事，到縣鳴冤，惡以雄財賄縣，衙棍把持，朋奸受順，保惡為良，彼稱鄉老，此認耆民，賄吏賄官，瞞詳混判，如此官寢民冤，勢着瀝血上鳴，乞天電燭，脚恩切赴。

計粘原詞一紙

劉公覽畢，歎曰：觀此呈詞，與該縣詳文，大相懸絕，即出票，差胡班等捉拿貴興。再說宗孔三人回見貴興，言張鳳非但不從，而且被他詬罵。貴興曰：真個一生福薄，千古呆人，復求計於爵興。爵興再薦一人，為其籌策。貴興與之相見，領他姓氏。爵興答曰：陳公邦爵，他之令嗣，係我誼男，今他現居廣州府府中，一切事宜，訪他便知詳細。貴興問之，邦爵答曰：僕曾見縣主詳文字，字字皆有關係，足下但未知劉公意下如何。貴興曰：此文先生能記念否？邦爵援筆寫來，交與貴興讀之。彼詳文不在縣主一邊，又不在府尊一邊，却在貴興口中，稱中此亦文法之變幻奇極巧極。

其文曰：

知番禺縣黃某，為違詳七屍八命事。先據務德司李芳報稱，譚村鄉民梁天來家

被賊劫，卑職聞報驚駭，隨往檢驗，果見其家中女子七人受烟致斃，內有君來妻葉氏，懷孕，居所捏之監生凌貴興叔姪糾賊焚劫，隨即拘伊訊審。伊訴天來因債成仇，藉屍架禍，當堂紳衿耆老皆出公結，保伊叔姪爲良。天來以一張鳳爲證，能令卑職取信流丐，而不准衿耆哉？此卑職棄小就大，不敢輕斷貴興爲賊者也。查朝大欠數雖存，既無中保，亦不能起死者而驗筆跡，均未准訴，此亦卑職盡牧民之本心矣。今將原被兩詞口供判語據實備詳憲覽，求察其四知之心，不勝待命之至。

貴興讀罷，謂邦爵曰：「有此詳文，諒無所礙。」邦爵曰：「不然，劉公心如玉潔，性本冰清，大小案無不親辦，近來病後虛寒，心無主宰，事多遺忘，惟鮑師爺可以代理，若得其人首肯，可以擬得八分光景。」貴興曰：「若此當何如？」邦爵曰：「他今與人購得珍珠手釧一雙，尙欠交銀六千兩，如可許辦，必然又有九分光景。」貴興欣然取出銀六千兩，託他前往幹事。當日鮑師爺正在乏銀交價，欲將手釧還人，偶遇邦爵所求，慨然領下，登時入見劉公，試問梁姓命案如何批判。劉公援筆寫來，批云：

爾天來，如果被貴興擺佈財神，冤沈八命，該縣何得瞞詳，豈容污吏惡民，徒令生死男女，並受其害，自當從重究處。

劉公批內四十四字，不可更移。鮑師爺一見此批，如何受得凌家之賄，遂歎曰：「府台差矣，此案原貴與受冤，天來藉此卸債，稍有所偏，便成武林縣案矣。劉公暗思：前日宰武林縣時，曾不聽老鮑之言也，因辦差一樁命案，後來弄得零零落落，得此極力操持，然後可能免罪。今若不聽其言，又來辦錯，如之何哉？乃謂鮑師爺曰：「我病未痊，日裏精神恍惚，心無主宰，夜來魂魄飛零，爾可與我細心批來，慎毋貽累。」鮑師爺唯唯點頭，教劉公升堂審判，須要如此如此。一日排衙吊審貴興，呈上訴詞。廣州府劉公視之，其詞曰：

具訴詞人監生凌貴興，

訴爲兩仇出捏，架禍吞財，乞天究救事。生父宗客在日，與惡梁天來父朝大合夥二十餘年，是時情同管鮑，義若雷陳。因康熙四十八年，朝大置老北沙田數頃，爲欠價銀，與生父宗客揭出九五色銀一千兩，湊交田價。至康熙五十七年分夥，生父欲取回此銀，朝大因見息微合算，不思吐還，甜延歲月。生父亡後，朝大又相繼亡，屢向天來兄弟討取，積惡成仇。豈料賊劫其家，惡以八命陷人，希圖卸債，乃以虎豪疊噬，抄殺七屍八命事，到縣捏叩，更有積匪張鳳在生家下曾偷晒晾，被家人毒打，懷恨在心，天來買之爲證，捏生叔姪在案。幸有衿耆鄉正，知生平日讀

書守法，天來的係架禍卸債，共忿不平，公堂保結，蒙縣台審釋無辜。但以反造之條不究，千金之債不償，懦弱善生，憚禍不敢與聞，只得遵依官斷。豈料惡狼陷不休，乃以財神擺佈，巧織瞞詳，人命沉寃，號天伸雪。時蒙行牌喚審，敢不凜遵赴訴。外開明梁朝大揭數一紙，呈電乞天察釋無辜，究償欠項，舉家頂祝公堂，沾恩切赴。

劉公覽舉筆而判之。判曰：

梁天來輕信張鳳之言，遂告貴興爲賊。一定賊劫在前，而張鳳報之在後，做狀人必不真切，易以張鳳報之在先，賊後突至，夫張鳳既有先報，何不投明水汛營兵，取下狩船，况該司衙門不遠，豈肯知而斃哉？亦自問良心，不無枉告貴興之理。縣判不遵，因欠數未消，證告之案有存，恐貴興不肯甘休於異日，故再下石，一則以免後患，二則鬪勝爲奇，何其道理顯然，爲識者洞鑒肺腑。朝廷律例森嚴，奚容爾民刁訟哉？凌貴興其中不無逼勒，搶割田禾，查律例凡欠債佔人妻女，准折者絞監候。佔人田產，准拆者重則軍徒，輕則枷責，奪人財貨者，雖不足亦當還清。嗣後不得向天來討取分毫，天來亦不得誣告貴興抄殺人命等語。捏人命案，例該徒杖，但念爾天來一家受害，姑寬不究，各具遵依存案。

天來意以在府伸冤，誰想被府台勒寫遵依，不覺氣喪心墜，淚如雨下，更見張鳳鞭得血流遍地，愈覺淒涼！此時意欲不遵，勢不可得，只得勉強寫成一紙，呈與劉公。劉公曰：嗣後只得問官追賊，爾二人毋許再行冒瀆，言罷轉入後堂，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負重財爵興往鎮 受夾棍張鳳歸天

却說天來具遵出衙，偕張鳳歸家，泣訴其母。凌氏哭曰：張哥兩次受刑，於心有所不忍。古云：蠅頭豈可負山，卵石焉能與敵。張鳳搖首曰：不妨不妨，此仇可復，死亦甘心。天來曰：大小官員，終有明斷，母親且要開懷，安慰已畢，又携張鳳往見智伯。將開堂審判，具寫遵依，張鳳被打以告。智伯歎曰：吾詞內句句真切，字字關情，前日縣台不准，今朝府憲不憐財神用事，奈彼何哉？奈彼何哉？天來曰：弟輩命運乖違，多承顧盼，敢求再畫一策，叩稟刑明，是否可行？萬望先生見教。智伯遵依，已具干證遭刑，如此措詞，又多拆駁，而且此衙刑重，未曉張哥之意，何如？張鳳厲聲曰：先生肯費心血，小人敢惜微軀。二句乃為後文智伯吐血張鳳亡身設語智伯見其兩次鞭答，心口不屈，今番再審，量不更移，乃援筆寫來。按察司之稟乃在智伯筆中敘出文法，又與前不同其稟曰：

告為捏兇疊噓，抗殺八命七屍，台憲受賄沈寃，干證非刑受夾，號天究救，死生有

賴事。蟻悲姓寡人單，居住虎監凌貴興叔姪肘下，惡聽堪與，要蟻拆居，長伊風水見志不從。蟻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破祖父天罡，斬伐長松樹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拆後牆，填塞魚池，擄掠花園渡頭，截殺慘毆奪銀，鋤岡芋，割田禾，搶雪菊，玉石花盆，花梨木桌椅。豈料惡十害不休，禍於戊申年七月十八夜，糾賊焚劫，烟殺七屍八命，蒙黃縣憲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爲實證。蟻以虎監疊囓，抄殺七屍八命事，到縣鳴冤。惡以雄財賄縣，蟻復以財神擺佈，巧織瞞詳八命沈寃，號天伸雪。時到府伸叩，惡以雄財大賄刑證沈寃，逼蟻具詞存案。蟻悲一家受害，奚惜微軀，勢着望光伸雪，死生有賴，沾恩切赴。

計粘二紙

寫畢，交天來赴臬衙投遞，按察焦公接覽，火速行牌到縣。貴興聞風，早已取出銀一萬六千兩，託爵興帶領十餘人，纏束上身，說個如此如此，一齊同往佛山。其後焦公弔審，兩造所供，與府縣無異。此句省却無數字半日不能決，於是細詰張鳳曰：汝既證人，誰非誰是，據實供來，如有挾仇指妄，按律施刑。張鳳直指其抄殺七屍八命，親見親聞等語。焦公默然良久，乃將貴興訴詞，三番四覆，細閱幾遍，閱畢勃然變色，責張鳳曰：看汝這不逞之徒，鸚眼鷹頭，必非善類，如此偷閒放蕩，不治營生，既無恆產，必無恆心。

萬六金買得兩個必字令讀者廢書三嘆原告已具遵依，干證何得滋事，本司洞鑒肺腑，豈容汝流丐，誣捏斯文，哉！立時上起夾棍，叫其從實招來。張鳳所供如故。天來見張鳳夾得如花似粥，不禁凄然！近前叫聲，張哥曰：爾可順口招來，免至命歸黃土。張鳳搖首曰：刑法可以亂行，我口不可以亂說。天來以袖代他拭淚，眾皂隸一齊發力。張鳳仰天哀喊，是時九月初旬，天朗氣清，忽然陰雲密布，風雨將來。焦公退入後堂，天來哀求六七次，暫鬆棍索。誰想這班皂隸，私受貴興五百餘資，恨不能早日夾斃，各各分肥。此時張鳳受苦難捱，哀叫天來曰：梁大爺、梁大爺，吾困矣，吾命休矣，吾與大爺永訣矣。三吾字有無限義烈言罷，大小便一齊迸出，長歎一聲而逝。正是

斯君可繼關雎齒，此地翻成落鳳坡。

天來罔知所措，環抱而哭。先是爵興往佛山時，浼親家李輝國代其行事，是日偶遇其子乘龍，不用報富自來資舍輝國意欲却辭，因見有萬六橫財，竟託他人代理婚儀。星夜來城，萬六財途失一新翁侵早走入桌衙，將此財與貴興幹弄，又預買囑夾棍手，犂二等。故此張鳳得以致命。當日張鳳既死，天來使人扛至養和店，囑養福開喪，買水義服齊衰。智伯聞驚入店，偕天來並哭。天來曰：如此大冤，被他沈了八九不識，可以繼此而得告乎？智伯曰：奉命以來，未嘗寢食，空勞無補，於心實有所慚。天來斯時雖欲再求，難以啓齒。

乃掩袖而哭。智伯不忍其悲，慨然謂天來曰：君如不棄，請更圖之。天來頻頻收淚，歸家說知母弟，母子爲之哀憐。凌氏誠其子曰：公庭事一筆勾，宜轉心不可構，望其地滅。俟其天收，天來強用善言，安慰其母，復往省城與智伯酌議，再行稟告之計。未知天來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凌監生交結李豐 施智伯拜服東萊

却說智伯於天來雖則無功，心中依然未舍，良朋義氣，可謂相投。一日天來往問告撫詞意，若何智伯曰：前稟雖難，猶有證人可恃，如今張鳳已斃，孤掌難鳴，詞中當直指其屠證沈寃，然後題出坑生滅死，九命難伸，如此或可見憐，不負高明所託，乃閉目幽思，好久，鬢然而起，寫成一張稟帖。天來帶往撫衙，印戮號房見此稟，係告官吏，不敢相從。天來再三求之，終不肯印，遂入告傑臣。傑臣曰：探得大人來日燒香城隍，何不攬輿投遞，天來從之。次早大人果進香，候至回衙，俯伏於甬道呈詞。蕭公覽畢，收紙入內，天來暗喜而返。且說貴興自從與天來構訟，一向交結李豐，緣貴興心有所求，且夕往來，不勝禮貌，又常揮金似土，曲意逢迎，蓋李豐係撫院蕭公內弟，勢利機巧，聞貴興素稱譚村殷富，亦欲與之往來，曾力薦於蕭公，言貴興才名夙著，有三唐學士之風，兩廣文人之譽。蕭公取其課文披覽，貴興乃將別人佳章以進。蕭公以

爲善，遂納爲門下，嘗賜食全羊。一日聞得張鳳夾死，在家大演俳優，與爵興鬪酒，酒至半巡，忽有一人入報，巡撫大人有召，卽晚便要到廳，留下南門，請凌老爺登時發駕。貴興領命而去，入至後堂，只見蕭公怒責李豐曰：爾這狗才，不曉世務，不諳民情，薦此凌姓罪人與我，言罷，擲天來告詞於地，令李豐看。李豐執起看讀，巡撫聚在李豐口邊，出文法寄釘裏換其狀云：

告爲屠證沈寃，坑生滅死，千金易捏，九命難伸，鬼泣人悲，泣叩超生雪死事。續悲姓寡人單，居住虎監，凌貴興叔姪肘下，惡聽堪輿，要續拆居長伊風水，見志不從，續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破祖父天罡，斬伐長松樹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拆後牆，填塞魚池，擄掠花園，渡頭截殺，慘毆奪銀，鋤岡芋，割田禾，搶雪菊玉石花盆，花梨木桌椅。豈料惡十害不休，禍於戊申七月十八夜，糾賊焚劫，烟殺七屍八命，蒙縣台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爲實證。續以虎豪抄贖，抄殺七屍八命事，到縣鳴寃，惡以雄財賄縣，續復以財神擺佈，巧織瞞詳，八命沈寃，號天究救事。惡以雄財大賄，刑證沈寃，逼續具詞存案。續悲一家受害，八命沈寃，又以捏兇疊噓，坑殺八命七屍，台憲受賄沈寃，干證非刑受夾，號天超雪，死生有賴事。蒙行牌吊審，將謂三法昭昭，盤寃可雪。孰知官寢民寃，張鳳證賊不諱，慘害刑酷，夾

死公堂，輕如羣蟻。勢着望光甫赴，乞天超雪，生啣死切赴恩。

計粘原詞三紙

李豐讀畢，稽首謝曰：此案是否未明，惟臬司曾經辦妥，伏望吾兄執法從寬，免取下

民晒笑。不是律例緣故，徒下民晒笑何等強詞。蕭公亦將貴興罵責，貴興默然無對。竟不能答可蕭公大怒，引得肝

氣盛作，心火上炎，一月未嘗下榻，所有大小案，盡附詹師爺與李豐代辦。貴興常進

珍珠於二人，求他護衛，二人欣喜無限，遂與貴興圖謀，再說天來通稟後，日日到衙

探聽，全無影響。一日見壁上貼出大書，梁天來批四字，下邊幼字兩行，批云：

爾天來屢告官判不遵，膽敢告官告吏，倍告貴興，真乃刁筆健訟，打死該打死。

看罷，錯愕不能行，乘輿泣訴智伯。智伯跌足歎曰：今番不准，再告無詞，奈何？奈何？二

人無所爲計，天來暫別而去。智伯意欲再訴一詞，細看此批，無處可以安腳，左思右

索，三日不能着筆。正慮間，忽聞童子報門外有人求見。伊何人哉智伯整衣而出，只見一

人丰神飄洒，氣宇逍遙，上衣色繭單袍，下穿蒲履，頭戴玄紗網巾，手持白鵝羽扇，神

舒氣暢，立於門外。智伯欣然接入，茶罷。智伯曰：高僧光臨，有何見教？東萊曰：今日仲

春八日，詩會佳期，可與公同到大佛寺中吟咏。智伯曰：吾今正在一字不下。東萊笑

曰：詩壇尙未出題，如何一字不下？智伯曰：不然，曾爲他人搆稟，被其批死，再告不能。

東萊問曰：批語云何？智伯舉天來之案，細述一番，且說批中有該打死該打死之句。東萊歎曰：枉汝一生博學，不善膽詞。智伯不問東萊，不說先作一頓。智伯愕然問曰：批中若此下筆，何如？東萊笑曰：如此批語，正好下筆。不笑其問從發，其批又作一頓。智伯奇其言，再叩其旨曰：事為人謀，敢求教益。東萊曰：稟中之語，即此之言。施公請更追思。不肯道出令其，自想又作一頓。智伯愈怪其荒謬，良久，再三詰曰：如此用意，實非所諳。然後東萊微拊其背曰：胡不曰甯願該打死該打死，不願含冤屈死。時智伯聞言，如獲異珍，倒身下拜。倒字用得巧，寫出當日情景。東萊回禮長揖，與智伯告辭，徐行緩步，悠悠而去。未知東萊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施智伯怒拘毛錐 孔制台嚴拿賊黨

且說智伯聽得東萊道出不願含冤屈死之句，於是細心裁成一張冤狀，不覺目倦神疲，憩息於几席之間。三日餘倦止，有此安息。適遇天來奔入，見案上寫就一紙訴詞。此稟在原告人簽，出文法又一變。執而讀之曰：

具稟人梁天來

告爲寧願該打該打死，不願含冤屈死事。竊鱷毒非文公不徙，巨惡非王法不誅。議於初一日，攔車告以屠證沈寃，坑生滅死，千金易捏，九命難伸，鬼泣人悲，泣叩超生雪死事。蒙批爾天來告官告吏，倍告貴興，真乃是刁筆健訟，打死該打死。議

伏讀全批，心胆俱碎，嗚呼悲一家受害，奚惜微軀，故而不避斧鉞之誅，冒死扳轅，再瀆乞。天弔案賜審台前，魑魅難逃，臬鑿巨惡，豈漏王章，瀝血披陳，不勝待死之至。

計粘原詞四紙

天來讀罷，竚立於案前半晌。智伯醒來，天來極言詞中意義逼真，當不見棄。智伯曰：內有朋助，非我全謀。天來持往撫衙投遞。蕭公閱畢，順手批云：

業經查案，毋許多瀆。

天來見批如此，號泣不已，越數日，更訴一詞，狀內有云：

密雲無雨，不得不瀆事。

蕭公覽猶未畢，發回。天來前後三紙，竟然不准。天來以告智伯。智伯執筆歎曰：冤沈不起，用此何爲？拘此筆擲於地，忽然吐出血。正應十七回中張鳳之言天來扶至榻前，再三勸解。智伯泣曰：吾不能不特與八命伸冤，更移害於張鳳，皆吾不才之過也。天來含淚勸曰：先生且要保全貴恙，以作良圖。智伯曰：吾病革矣，不能與公伸冤，公可求救於東萊，其人與總督孔公同年兄弟，彼爲時事所感，削髮爲僧，現埋隱於海幢古寺，言罷再嘔一斗，登時面轉青藍，渾身冰冷，須臾氣絕。正是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衿

天來放聲大哭，捐資代爲殯葬，檢出銀三百兩，酬他二子，二子拜領。天來安慰一番，歸家具道撫告，可憐智伯已死，凌氏擊案怒責曰：「賊狐野鼠，當避其鋒，昔日張鳳已故，如今智伯不存，助汝者皆不祥，如何屢誠屢控，吾今而後，毋容汝訴公庭。天來聞責，情不自禁，以袖拭淚，低頭無語。久之，告其母曰：「大小官員，曾經具稟，惟有總督尙未騰詞，智伯臨終，囑我求僧取救，母親在家安息，待兒走往河南，言罷零涕而去。奔至海幢，求見東萊，備述冤情，懇他拯救。東萊曰：「汝欲雪冤，可潛身於此寺，看我如此如此，汝便如此如此，或者其庶幾乎？」

却說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兩廣總督都堂孔大人，一日舟泛珠江，直望河南進發，稽查鹽政，盤詰諸倉，事畢經過海幢，步入禪壇禮佛，知會同年。是時梅花初放，十月小陽，掃雪烹茶，調活水，敲冰煑茗，進奇香。東萊呼諸徒辦齋置酒，正問答間，忽聞西邊喊聲斷續，隱隱有人。孔大人遙見檐前下，寫出一首，恍似五言排律，句句叫韻驚人，近前讀之曰：

虎監疊鯨吞 家命遭坑殺 禍因惡祖山 丙午科不發 稱屋犯文星
勒逼蟻巢拆 見志不允從 恃豪行不法 陷蟻祖墳堂 畫虎照家宅

蜂擁入花園	強把圍牆拆	茶村討賬回	渡頭遭辱撻	慘毆命幾亡
擄掠銀三百	岡辛秋受鋤	田禾冬被割	椅桌玉花盆	搶兇明勒索
土惡陷人深	慘冤難摘髮	知蟻母生辰	四方糾盜賊	割草要除根
不使來春發	張鳳幸得知	叩門對蟻白	只道賊害男	誰知女禍及
是夜一家人	哀哉被烟殺	弟婦懷孕亡	七屍而命入	縣訴把棍持
府稟遇勢八	臬告愈加冤	證人枉斃殺	三齒撫不亡	批云該死責
螢蟻望光來	泣天恩霹靂	如告一字虛	當堂甘受押	匍赴切哀哀
萬世沾恩澤				

計粘原詞六紙

讀罷，愕然歎曰：我只疑是詩文，豈意民間命案，遂問原告人安在？東萊未及答，迴廊下閃出一人，稽顙泣告曰：小的梁天來，懇大人與生死伸冤，不至冤封九命。孔公曰：汝既有此大冤，何不赴本部堂轅門投訴？天來曰：因有母在，屢禁小的膽詞，不與虎監凌貴興相爭，自恨生死含冤，痛入肺腑，也曾不孝，母命是違，巡撫臬台均批不准，府憲縣主並不矜憐。十六字中有無限筆墨無限悲哀是以不避斧鉞之嚴，有違慈親之訓，只得在此哀求，伏望大人鑒察，言罷兩淚交流，痛腸欲斷。孔公曰：汝且歸家奉母，不用悲傷，本部堂

不比貪官污吏，縱惡陷良，俟獲賊與汝伸冤便是。賢制台不愧囑畢，擺道回衙而去。天來聽得孔公如此囑咐，心中暗喜，復轉生疑，因見貴興往日於大小衙門，打點得四通八達，恐今番仍來作弄，不得不防，乃問東萊曰：「今日冤情，幸遇明員，喜出望外，未審何日可辦？」東萊曰：「孔公秉性堅剛，臨民愷悌，待百姓若子孫，視金銀如草芥，一切奇珍玩物，不能稍易其心，乃當今天子之師，孔仲尼之嫡裔也。曾聽得康熙年間，聖主仁皇帝，偶臨孔聖廟，欲開中門而進，孔公犯顏諫曰：「敢請陛下，當行何禮？」聖祖曰：「師弟之禮，若何？」孔公曰：「師弟之禮，用下敬上，謂之貴貴，復問君臣之禮。」孔公曰：「君臣之禮，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遂不放中門而進。其生平耿介如此，迨後聖主聞粵東洋匪擾攘，特調孔公捕撫，不數月而海晏河清，咸沐孔公恩澤，今日凌家諸賊，亦何患其因循哉？」言未畢，忽聞炮聲三响，一徒欣然入報曰：「梁官人可賀，可賀！三尺之法已行，九命之冤將雪矣。知所報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楊福單拳擒大有 李豐雙足跪高全

却說孔制台，點起文武官兵，放炮三聲，前往捉拿凌犯。委員楊福，千總蘇安，帶領牌刀弓箭手百餘人，嚴嚴整整，乘大舟於珠江，兵分三哨，望譚村進發。是時雍正七年，小陽月令，貴興以爲訟事安然，將欲大排筵席，廣集梨園，區爵興諫曰：「幾番宴飲不

終被他冲散，須防訟事有變，且勿驚揚。貴興曰：表叔是何言也？今日酬答良辰，正好與衆兄弟痛飲一宵，以顯我凌家聲勢，遂不聽爵興之言，邀集一班惡黨，仍在於裕耕堂中，惟熊亞七、尤亞美二人未曾赴席。當夜三更時分，官兵剛至，一網生擒。初林大有聽得官兵將到，飛奔上儀門瓦面，楊蘇將各犯細束出門，適遇天上有飯流下，塗污楊公之衣。事奇而楊公驚怪，不特當隨驚怪單身上瓦面，只見一人躲身俯伏，酪酏流涎。可爲嗜大有見楊公騰身乘醉而走，楊公醒來不暇叫喊，隨後環屋追趕，追漸近，大有迸力一跳，相隔數尺，楊公翻身倒逐，大有不預其意，被楊公一手擒拿。二人比試幾下，大有乃用童子拜觀音法，兩手撥開，又相去遠。楊公發聲大喊，衆官兵聽得，扳檐而上，然後把他捉獲，一齊關起三木，押解埋城。正是

賓主無端又別離，梨園滿目空歌舞。

是夜獲得賊匪三十餘人，次早傳入天來訊質。孔公一鞫，各各不諱，惟貴興獨不肯招。孔公用鐵板煨烘，燃他腳掌，貴興禁不得苦，忍不得痛，兩日幾乎迸出，只得從實招來。於是發往監中，斯時尚有熊亞七、尤亞美二人未獲。孔公之意，俟獲二犯，然後將他正法。當日貴興被獲，家中無所爲計，乃託李豐向孔公之弟高全求情，許銀十萬釋放。高全素知其兄賦性清廉，不可以金銀作弄，直却李豐，不能如命。李豐惡意

綦切，高全固辭。李豐條然跪下曰：今日雖與貴興出計，實爲我兄之謀，將來變案，此禍非輕，言罷，眼暈俱紅。高全見他如此哀求，扶而慰之曰：足下休要如此，吾卽往諫，便了然聽與不聽，皆是汝之造化，非敢以逆料焉。遂入見其兄，語言以漸而進，及說到貴興富有百萬，學足三餘之句，却被孔公舉脚一踢，怒責曰：如何作此不善語，於是左右足連踢五脚。天來受打五掌，高全受踢五脚，一手一足，遙遙相對。高全懼抱頭而竄，暗思事爲人謀，而身受其辱，心甚不甘，亟喚下人，齎漱，向李豐索銀五百兩。李豐以爲得計，大喜而進之。後久不聞音耗，訪察齎漱，漱言二爺被踢五脚，故此索銀五百，較諸往日，減價殊多。易行五掌，高全五脚，索銀五百，谷一銀，遙遙相對。未幾，聖旨到粵東，宣召孔公去理黃河急務，限日限時到京，竟將九命冤情，附肇於肇慶府連公監督，叮嚀告誡，刻日揚帆。天來聞孔公登程，亡魂喪膽，催舟追趕，誰想官船去後，舟艤填河，日行三五十里，幸得有些南風吹至，飛來寺下，窺見孔公入寺參神，待其回舟，俯伏於船頭號哭，悲慘之聲，惹起峽猿助叫。孔公撫慰一番，給予金銀布帛。天來歸告其母曰：大人者，所仰望而伸冤也，今若此，與其母弟相對泣於中庭，而孔公已度嶺去矣。孔公度嶺之易，正可與下，文天來度嶺之難，相對。由此觀之，則君子之清政蒞治，其黎民不愛慕者幾希，此話休題。且說肇慶府，遵領孔公之命，將各犯帶回府監，誰想當日簡勒先，聽得貴興案情發作，逃在端州，今聞貴興帶到府監，便改裝探問，二

人相見，且驚且喜，設計偷生。貴興囑他如此如此，勸先點頭許諾。忽聞後邊一人叱曰：汝等在此，休要生事，貽害於吾。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府太爺置酒求謀 簡勸先快船趕賄

且說簡勸先與貴興，剛剛講到投機，被獄吏徐煥喝退。勸先出，遇蔡順於途。蔡順問所從來，勸先答在府監，二人握手，同至蔡館。勸先備述其因，且言貴興牢中所許，有能釋放者，酬銀十萬兩，但得免死而減刑徒杖者，許以二萬五千。護理人自當厚報。蔡順欣然無限量，竟日與他籌策。蓋蔡順係順德都甯司人，在端州當行出官，與府公子往來甚善。是日先告其友徐鳳，託他如此如此。然後入見公子，首將倉庫試其盈虧。公子嗟悼不已，遂實告其空虛。然後微叩梁凌之案。公子答曰：此犯業經監候，家嚴尙未詳文，勢必將他處決矣。蔡順訝曰：尊翁非所宜也，曾不知昔日天來稟中，巡撫幾番批死，臬台堂上，證人屢次受刑，四品微臣，可與大人比較。况復衿耆鄉正，聯保爲良，聞彼百萬家財，近日遣子登朝，抱告將來，欽差到審，如之奈何？公子曰：制台主意，自有擔當。蔡順嘆曰：公子更差矣。黃河此役，自古稱爲苦差，那有回邦之理？將見同僚大小，仇視尊翁，如有所失，其禍非淺。此時此際，雖欲與子優游同樂於此地者，其可得乎？公子聽罷，徧身冷汗，慌張欲告其父。蔡順止之曰：與兄數載相交，所言

俱是心腹，慎毋吐出吾言，語畢，辭別而去。公子入內，將蔡順之言，作爲己意，告知其父。府爺曰：我兒所慮精詳，自當原情定案，然御告之意，何處聽來？公子曰：孩兒親聞民間長者所言，伏望父親聽信。府爺暗思：蔡順久在當行，必諳民間消息，於是傳他而入，歛以百味珍饈，將其子之言以語。蔡順答曰：探得凌貴興家有七星伴月，富擬石崇，近聞其子披星戴月，抱告朝廷。俄頃，徐鳳拜見杜師爺，言貴興許銀十萬，送入府衙，師爺若肯與他調停，另有黃金厚報。師爺大悅，徐鳳退出，師爺入見府爺，府爺述蔡順之語，師爺吐徐鳳之言。府爺復問蔡順曰：果曾聽得此語乎？蔡順曰：聞本確聞，但未審其虛實，豈敢平地風波，滋生議論乎？府爺感謝一番，蔡順拜辭而出。師爺告府爺曰：蔡順言他有百萬家財，今他許以十萬，此言可見非虛。須臾一人入報，巡撫大人不日親臨查事。公子曰：如今倉庫兩陷，可預爲之。府爺曰：奈何？師爺附耳低聲說個如此如此。蓋蔡順與徐鳳係八拜之交，徐鳳之子拜杜師爺爲義父，是以蔡順荐他往說，其言易入。蔡順在旁鼓舞，愈不可疑，復說許多利害相關之語，一旦墮其術中。當日蔡順回館，謂勒先曰：梁凌之案，功已將成，可速辦禮而來，如禮不到，定然生變。勒先出，適遇徐鳳，徐鳳亦催他辦禮。勒先奔至海傍塔脚街，叫得快艇五隻，每隻只用七人，勒先嫌其太少，每隻再添四人，限時八個，便要趕到譚村，給予工銀。

三十船戶搖首曰：工價慢談，惟此路程遠，快則十時，遲則十二，任他四面風來，可以如期而至，工價百元，遲一刻，罰我七兩，早一刻，賞我十元，所有火燭支消，巡船費用，官人自行給發，其後准訂八時二刻來往，皆然，工價竟依船戶。不減價而減時，是昔年情狀，若價時不減，便不成其為文矣。

此日未時初刻開船，布散海面，衆快頭躡躑捷如馳馬，快過龍舟，偶值西風大作，順水揚帆，轉盼已到西南，移時又抵禪山，忽聞夜鐘九點，亥初兩岸寥寥，五個營兵喝聲住槳，盤詰何船，衆快頭一同發力，更不答言，去如箭急，鐘鳴二點，丑正始到譚村。

附自鳴鐘

一點丑未 二點正五 三點寅申 四點正寅 五點卯酉 六點正卯 七點辰戌 八點

九點巳亥 十點正巳 十一點子午 十二點正子

勒先奔入凌家，具道牢中受苦，蔡徐求救，許財十萬有餘，立解金銀。異日丈夫釋放，屆期不至，後來機會難逢，家人急喚喜來，將七星摘下，二顆團圓，缺去一角。點遠命彼隨行，帶不盡乾糧器械。乾糧所以防飢，器械所以防禦二者皆扼要之物。卯時開船，是日亥時才到。水有險逆船有輕重，往來相去三時可見作者心細。竟將雪白鮮黃，數十人昇入府衙而去，正是

能於禍處翻成福，解向仇家買得恩。

欲知貴與釋放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端州上貴興反案 雙門底天來被辱

再說天來居家，痛恨孔公離任，一日聞人扣扉，天來緩步而出，却被十餘人不分皂白，拘押而去。天來問曰：爾等何人，因何事故？左邊一人厲聲答曰：番禺陳德。天來回顧右邊一人低聲告曰：肇慶府新任差爺陳登是我。有此低聲故能請梁官人前往端州聽審。行不上半里，前面有一漢子攔住去路，喝聲爾等前去不得。天來抬頭一看，其弟君來也。衆差役聞喝，慌忙檢出府票擲看。君來覽畢，從容而言曰：既有府票，便當前往，但家兄近有微恙，煩衆貴差與我周旋，切不可大驚小怪。今有花銀五兩，權作茶金，異日再行重謝。衆差役領過，欣然釋手隨行。天來顧謂其弟曰：汝可歸家奉母，數日我自當返。君來歸告其母，凌氏捶胸大哭，呼天而救。君來再三泣勸不題。一日帶至端州，府爺升堂，傳命拘出各犯跪下。府爺聽訊，天來應答如流。幾番聽諫安得不應答如流府爺大責貴興曰：汝本身充國學，道入聖門，如何罔知法紀，糾賊行兇，貴興俱言天來入命陷人，希圖折債，復責各犯曰：爾等亡命之徒，聽誰鼓舞，焚劫梁家，林大有稟曰：小的係彼舊日耕人，拖下田租與他有隙，被其誣爲賊匪，久困監牢，小的有母在堂，今年九十有五，伏乞太爺明察秋毫，大開湯網，俾得回家奉侍，免受饑寒。府爺拍案大怒曰：你本賊性，還說孝子虛言，喝皂隸痛答五十。林大有不敢招認。府爺再詰曰：如

果貴與攬你等打劫，抑或爾等自行，從實供來便了。林大有所供如故。府爺將他發上招案，夾得林大有手足冰冷，苦極難禁。徐稟曰：小的曾與他批佃老北沙田，拖下租銀二百連日登門逼勒，也曾與他撕打，因此他日成仇，故被誣爲盜匪。萬望太爺鑒察。天來稟曰：他並不是耕人，現有原耕可對。府爺曰：爾等欠租，還將業主毆打，便是賊人氣概，喝皂隸加緊架索。但見林大有咬牙搖頭，竟然不肯實招。連審三堂，終不肯決。只得向天來大罵曰：汝曾在廣府具下遵依，何故幾番控告，此盤此掉，何處而來？天來答以父親遺下。府爺曰：既父所遺，如何單號你名，不見君來物業，卽此一事，可見糊塗。物各有主，猶思冒認，誣人捏事，自不必說。巡撫大人批該打死，本府照批行刑。就是。如何不誣孔公之語，而偏引巡撫之批者審畢，將貴興等各犯放出，反留天來一人。越數日，天來具下甘結。然後始得歸家，泣告母弟，舉家大哭。天來係今孝子，日來尙且含忍，不敢多啼，恐致母親動念，夜裏登床就寢，兩行淚珠，暗地偷垂。正是

九迴腸斷三更夢 一片魂驚五夜雞

天來夜夜悲傷，不能安枕。每至五更時候，神疲思倦，方能乍見周公，偶然一朝，睡至日出三竿，還未起來澡洗。君來揭帳視之，但見淚落連灘，兩邊浸爛，駭告其母。凌氏待他醒來，撫慰曰：我兒可往省城復業，免至連夜悲傷，死者不可復生，貧者安能敵

富如再迷而不醒，將來有誤生涯。天來暗忖與貴興構訟多年，滿城大小官員，也曾具稟，卽如告准，亦屬空談。此志此心，被他喪去八九。一聞凌氏之言，對母自咎曰：兒不孝，不遵母訓，屢屢呈詞，今日誤人誤己，財散冤沈，自知已過。以後雖有明員，兒亦不敢與他再訟矣。有此一段生出後文正所謂水窮山盡如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言罷，辭母往省而去。一日行至雙門底前，偶遇貴興，乘一頂玻璃大轎，手持一把銷金紙扇，後邊小僮兩個相隨，揚揚得意而來。天來俯首疾走，貴興一見，停轎而出，叫聲梁表。天來作佯不聞，再叫一聲梁表。天來又不答。乃提天來之手，且笑且罵曰：汝莫不是到衙控我乎？天來曰：從心所欲，從吾所好，賢表又安能拒我哉？貴興曰：汝欲告吾，惟有四君可告。天上帝君，地下閻君，廚中灶君，朝內人君，除四君何地可控我？天來曰：汝量吾不能赴京御告乎？貴興曰：果能此事，當以筆資奉送，言罷，呼小僮檢出銅錢二百，擲於地。天來曰：如此鄙人，誓必告汝，誓必告汝，拂袖而去。貴興跟前再接其手，從容而告曰：賢表貴冗多端，精神疲憊，此心猶恐忘記，吾今當以此扇打醒你的精神，使你常常記念，言罷，舉起手內紙扇，向天來照頭照腦亂打無數，竟將一把銷金紙扇打得粉碎，骨肉俱離。四字天來回顧無援，掩面而走。正是：路到狹處難迴避，運到乖時慣折磨。未知二人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梁天來攔輿遞稟 蔡顯洪念友遺金

却說貴興在雙門底打辱天來，回至三德店中，揚眉大笑。爵興問其所晒何事？貴興答曰：吾自與天來鬥訟，所耗財不下三十餘萬，反不如今日雙門底撒去二百銅錢。宗孔亦怪其言，欠身問曰：姪老爹，莫不是費工錢而使人打辱天來乎？貴興曰：不然。適遇天來於道，倅然要往皇都告我，我看他體瘠形癯，僅存皮骨，在貴興眼中寫出一天來安能幹得這般難事，赴得萬里燕京？蔡則到京者豈不是空想的話？故此贈他筆資，以告將扇頭打辱一番，恨不能在十三行中，使異邦鬼子、外國夷人，同看此癡人說夢矣。爵興嘆曰：表姪大非所宜，天來係個有志之人，非吾與汝可及。小人亦有自知之明今日省會之地，千眼同窺，安忍爲人所辱哉？可常着人探聽，勿視爲閒。貴興見他料事如見，不敢不信，遂喚喜來，往偵消息。再說天來歸家，哭訴雙門底被辱，母子相對飲泣。天來便要與弟瓜分產業，將名下家資，赴京告御。凌氏怒罵曰：汝前日所言，雖有明員，亦不與他再訟，何乃癡心若此，不念前言？天來稟曰：兒以爲原告不題，被告必然休手，誰想今日乃於大街之中，尙且敢施毒手，他日相逢暗地，害不堪言。天來曰：七千餘里水路遙遙，朝內無人，何以舉事？前日新制台上任，合無再遞一稟，看他批出何如，如再不准，然後另酌良謀，天來從之。不即遞京稟寫天來之事兄弟酌議已定，即日寫成一紙，攔輿投遞。總督楊公

看見詞內有賄吏封寃之句，暗思此案雖寃，執法辦來，功不在己，卽如變案，罪不關身。此時肇慶府已將各犯放出，天來又具下遵依，何可別生一事？况且初到韶關之時，也曾受得貴興一個千金之禮，不如不准爲高。韶關在公楊說，出省却無數筆處。看畢，擲下天來之稟，前面頭鑼亂响，幾人喝道齊鳴，一直向衙而去。天來持紙而歸，再告其母。又來與弟瓜分家業，和貴興決個不共之仇。君來曰：家中有兄，猶國中有主，事無大小，惟命是聽。天來取出田契一張，稟告母親，出門而去，行至歸德門外，蠓畔街頭，入見顯洪。且說顯洪係福建人，姓蔡自號繼田，與人交接，仗義輕財，屢中貨殖，有范蠡之風。雅勸時人，無論居國居家，皆以謙和爲貴，試看當日三田和同，可見吾人貿易，當以抑己從人，因自號爲繼田。曾與朝大在大新街合夥，販賣珍珠，號奇珍店。顯洪係個知機之人，看見行情冷淡，二家分夥，各人獲利數萬。後來我朝廷清政，重廉恥而省奢華，尙樸素而輕珠寶，行中各店，做得零零落落。顯洪有些疲帳，尙未收清，乃在蠓畔街租下一間大館，凡有貨物合價者，他亦買便以待時。十餘年來，竟成巨萬之家。當日接見天來，不勝之喜。天來將前日七屍八命之事以告，且言近日肇慶府反案，雙門被辱，述具一回。顯洪大驚曰：我回家數載，不意世姪遭此大害，殊多欠候，且問令堂福祉如何。天來答曰：近來遭此大害，夜夜悲啼。顯洪嘆曰：汝父一生剛直，半世勤勞，天

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言罷亦代爲哭泣。天來親手進茗。顯洪接過，飲畢問其來意。天來將赴京御告之意以告。顯洪恐他費用不敷，取出銀一千兩，說曰：「此銀係往日奇珍店疲帳，我在福建新收，乃前任協鎮大人洗公之數。」天來曰：「先君名下，合收五百，卽以五百送回。」顯洪力勸曰：「如再不敷，不妨謀及於我，勿使半途而返。」天來呈上田契，實與顯洪。顯洪大訝曰：「此汝父之血產也。昔年我勸汝父所置，汝父見他價昂，尙且躊躇少待，我說此係上稅之田，老北沙一向太平，曾未有人偷割，同照上文再檢出黃金八百兩，贈之曰：「此金我與外甥二人共置，待價而沽，今日贈與世姪，赴京收作程儀之意。」天來辭曰：「世叔旣與令甥合夥，愚姪不敢拜領。」顯洪卽以四百兩贈之，又將向日奇珍號頂手銀五百兩交他。天來再辭曰：「黃金足矣，何用白銀？」顯洪曰：「不然，當日頂手一千，我曾說生意事務，汝父之功居多，余不敢受，汝父只收一半，今汝可帶回家，以待不時之需。」天來念母在堂，慨然從命。二人敘話一番，天來告別，顯洪囑路上切要保身，入店預防奸細。正是：莫言便吐三分話，正好全拋一片心。未知天來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程醫生賺姦輔友 林賊首領賞開筵

却說天來自蟻畔歸家，稟知母親，凌氏暗喜，囑子往衆厚親友辭行。天來領命出門，到第六甫永濟蜡丸店，故知程萬里。萬里贈三百兩程儀，人參大小三枚，旁身九兩一盒。天來感謝一番，附耳說個如此如此，辭別而歸。蓋萬里少時與天來學習管絃，爲後文四昌行唱曲伏線二人意氣相投，緩急相濟，有管鮑之風。是日得他一臂，天來又往劉宅，稟知岳母左氏。左氏贈以珍珠手釧一雙，泣謂天來曰：「此吾入嫁妝奩，父在廉州採買，當時值價八百餘兩，汝可帶在身去，如費用不足，不妨變售，以充盤費。吾今年逾七十，取之何用？若能與我女伸冤，便是男兒壯志矣。」天來謝曰：「忝爲坦腹，不意禍及高門，如此力盡計窮，猶有懿親顧盼，若不可以伸冤，恐無顏以見秦水，言畢，頓足吁嗟。左氏勸曰：「縱無人助，自有神扶，何可自餒其志？」二人悒悒不已。天來拜辭行不多時，回步告左氏曰：「吾今此行，外人無有知者，恐貴興阻撓，有誤前程，因與岳娘母子之恩，不得不來稟告，逢男遇女，幸勿疏言。」左氏曰：「終日居家，那有洩漏，汝在外邊，萬望調停飲食，千祈謹慎，風波言罷，天來唯唯而去。且說喜來回報貴興言，天來有白米巷口攔輿遞稟，楊公不准，發回原紙，與他。爵興曰：「前日千金，未嘗枉用。」楊公之事未有實序，在此一懸針線尤密。貴興曰：「表叔明如觀火，天來不及多矣。」爵興曰：「此紙不准，必赴燕京。」貴興曰：「果若是，表叔有何妙策，能阻他行？」爵興曰：「他若赴京，必鬻田以作盤費，宜着人在老北沙看守，

如有棧豎，作速報知。貴興不勝嘉納，依計而行，又喚喜來到天和店訪他蹤跡。一日喜來回報，言天來病臥糖房，延請程萬里先生診視，門外果有藥渣，且有衣灰混雜。貴興再叫喜來到永濟堂如此如此。喜來領命入至萬里館中，問天來近日症治何如。萬里反詰之曰：爾與他有何關涉？問他則甚喜來詐曰：社中諸友託我而來，因有案本留存，係他帶用，聞先生與他發藥，特來借問一言。然後萬里從容而答曰：天來之病，六脈無根，真元衰憊，三焦已失，榮衛虛寒。三焦未失魂已失矣非但小生劣手，卽如扁鵲難療。喜來回報貴興，爵興喜曰：幸他有病，我等安然，如果赴京告御，舉家雞犬不甯，將有殺身之禍，竟日燕食，遂不以爲意。再說天來卜吉登程，將七屍祭奠，凌氏致囑一番，天來與弟告誠一徧，偕祈福二人含淚而去。君來隨後相送，到天和店辦些元寶衣襲，稟告張鳳，自往城隍廟求簽，簽內有但得東方人着力，此時名利一番新之句，更去城西北帝廟許願，將登程赴京御告之意，詳稟一番，稟畢回店，與祈福二人改裝易服，暗暗登程。舟至佛山汾水，聽見篙聲，上落亂喊，往來日渡鳴鑼，驚得天人胆喪心寒，忽生嘔吐，祈福近前撫慰曰：大爺須要鎮定，勿使驚慌，不過外面水手行船，何至乃爾？三月到京，還有八九十日，如此受怕相驚，何日可至？主既不細，僕亦疏，是時旁有一船，係勒先之弟勒尙，解犯埋城，窺見天來主僕，側耳傾聽，聞祈福說出三月

到京之話，暗記在心。及至省城，帶各犯入臬衙，交代事畢，奔至勒先之館，不見勒先，復往其家，亦不見面。嫂答凌家請酒，連忙奔至譚村。且說貴興在三德店中，與爵興等燕飲。貴興曰：與少樂不若與衆，我們可回鄉，與衆兄弟再飲一番，以酬林大有昔日肇慶之勞。乃歸家大演俳優，邀請一班烏合，聲言凌大爺有銀給發，是日應召之匪，如雨駢集。或問：賊未知在否？曰：既家飲食又復賞賚，自可言外見得。貴興逐一賜賞，惟林大有與區爵興以金代銀，謂大有智勇雙全，爵興料事如見，二人當以另眼相待。竟將天來之玉石花盆、花梨椅桌，羅列於裕耕堂中，畫棟前張燈結綵，梨園上鼓樂齊鳴。是時僅至初更，貴興家中牝雞亂唱，各各心疑。霎時一陣狂風大作，所有燈燭盡滅，忽聽得階下一人厲聲喝曰：大兵將到，特來報知主人。熊亞七、尤亞美二人早已騰身上瓦，略點二人妙手幾失。衆人亦因散奔逃。先有此疑，再遇此盜，安得不四散奔逃。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訪天來爵興點賊 託陳式德先贈書

却說當夜衆人被嚇，又遇燈燭滅去，其後舉火辨真，始知勒先。貴興惶問其所以，勒先告曰：吾於城西北帝廟中偷聽得天來口稟，言往京都御告他，若告准，當有大兵到來，我兄弟怎生計較。言未絕，勒尙亦到，低聲謂貴興曰：我曾在佛山窺見天來主僕，因在此，意留心潛聽所言，其僕說出赴京之語，吾自解犯稍暇，便來報知。爵興歎

曰：天來此去，心腹之患也。喚閩保閩枝，駕一只快船追趕，見他主僕，登時刺殺，投諸江中。歸來自有厚酬。如此許諾是，否則上可操。再喚喜來解銀一萬兩，將五千送與南雄千總劉昇，餘五千留下韶關聽用。攜同越文越武，越順越和并散手二十四人，在北門陸路進發。直到南雄，切不可使他度嶺。劉公盤詰，叫他須要嚴緊，不可稍有放縱。美閑可押銀五千兩帶領十二人，前往贛州關打點。倘費用不敷，可脩書與喜來，在南雄府解運。或走流星馬報告，不可因財失事。陸續行程，亦要防他蹤跡。一分撥已定，忽有一人抗聲問曰：我等不才，當作何事？視之乃柳郁柳權也。爵與囑曰：你二人可到梁家，如此如此，各皆領命而去。且說凌氏自從其子去後，無日無時，不念心頭，偶然一夜三更時分，在家堂中許下保子平安福力，具稟其子某日登程，赴京御告，與九命伸冤。顯洪贈金以去，祈福相護而行。海外風波，仰望神明保護。伏下山間雲雨，惟祈佛力扶持。關照下文，文法顯。却被柳郁柳權伏在瓦面潛聽，慌忙報知貴興。貴興曰：怪不得守田之人，總無消息，原來福建這個老賊，膽敢與吾作對。爵與歎曰：顯洪贈以四百兩金，天來便可走得七千里路。如果赴京告御，予及汝皆亡也。此來授只留得孟子一句用，來妙極趣極。是日再撥水陸兩路，沿途截殺者三十餘人，按下不題。且說天來在佛山多添水手，限日包程，許以花紅神福。衆水手並皆踴躍，南風大作，疾如馳驅。未寫南雄之雨，先寫佛山之風，作一引子。未幾已抵韶關，是

時國家太平，過關者盡是衣冠人物，商賈往來，一歲之中，從未有人瞞稅，早晚兩關，只有官親代放，不甚嚴查。故此天來未曾耽擱，揚帆破浪，直抵始興。可見家神自有靈應，今之婦人求禱於冥鄉荒僻之廟，或求於寺觀，若靈則滋生福事，而反答禱之不應，靈豈理也哉。主僕二人舍舟登岸，入白石村，求見德先。且說德先姓蔡，本處賢人，天來與之世交，往來三代，二人一見大喜。德先曰：地之相去千里，心之懸隔十年，何期生輝蓬華。天來答曰：順經此路，故來拜候尊顏。德先乃將天來行李貯頓，一呼廚子安排筵席，便要留他半月，方許登程。天來力辭。德先曰：我自入京以來，離家八年，本月歸家，方纔數日，正好與世叔盤旋。天來曰：有難羈身，不敢如命。德先曰：心中何事，吾能與之分排。天來具道其因，求他指示章程之意。德先殊出意外，大訝良久，二人遂無心於飲食，相語達旦。德先詰他帶得禮儀盤費多少。天來答以八千。德先歎曰：八千之數，尙未足以刑部支銷，還有通政司與大理寺，安能遞得此詞。乃代畫策脩書，贈與天來，說他帶入京城，呈上給事科陳式，因彼與通政司及大理寺皆有關照，其人可以相顧。天來問曰：世姪與他有何瓜葛。德先曰：愚姪係彼之內弟，大家姐賽蘭之丈夫也。天來聽得賽蘭係幼年與他頑耍，到此必然不棄，回念昔日城隍之簽，有但得東方人着力，此時名利一番新之句，看來豈不是陳式遂領下所贈之書，欲與德先作別。德先乃謂家人馮二曰：汝可速往南雄，尋問殷實寓所，覓個

好好淨房，打掃得虔虔潔潔，待樂老官人前往安息。馮二領命先行，隨後天來謝去不題。且說閩保閩枝快船回見貴興，言水面全無消息，也曾趕到清溪，只見下水船多，去船無幾，湊着敵帆細小。雖有南風可用，實憑槳櫓而行，料得他在老龍直上和平小嶺，知吾攔阻，偷行上十八灘。或云他日天來若經此路，免得許多驚險，余曰不然，不由梅嶺那有餘先所聞之香南雄雞啼浦之信，故曰智巧之深，不如造化之巧。爵興曰：和平小嶺路屬東江，何以船經汾水正躊躇間，座間一人叫曰：某有一計，便知明白，你等休要生疑。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十六回 和平縣大有分兵 泗昌行區明度曲

却說閩保閩枝，探得天來在和平縣度嶺，衆人是否未分，忽聞孔宗說有一計，便知明白。貴興問之宗孔曰：胡不遣人到萬里家一訪，則真僞立見，何用狐疑？貴興乃請爵興往第六甫訪察。爵興入至永濟堂，與萬里相見，試詰天來之病。萬里暗知貴興使來，亦以微言挑之，二人各具隱情，不肯實吐。爵興回告貴興曰：天來此去實所難明。貴興曰：閩保閩枝之言，甯信其有，不可必無，遂取出銀二百兩，命林大有帶領力士六人，飛奔至和平縣候他度領，暗地施謀。林大有曰：他由此路，我不能擒，自當束手請罪，言罷，七人陸路而去。且說天來主僕侵早自白石村出門，是日雨水泥濘，午後始到，遙見馮二在泗昌行門外站立。馮二一見天來，近前接過行李，引祈福入房。

安頓，天來取出些小包，謝與馮二，馮二拜領而去。蓋此行開創百有餘年，是日偶然修整，尙未竣工，故此客寓稀少，不甚喧嘈。行主係南海九江鄉曾姓，人咸呼他爲曾三公，與南安府泗源行同事。當下接見天來，問他姓名。天來實對姓梁，改名德，有語畢，主僕入房安歇。天來囑祈福夜來須要提防，不可熟睡。祈福點頭應諾。次早意欲登程，因見行李尙濕，天來着令祈福檢出晒曝，以待明天。此日中秋佳節，吉日芳辰，行主開筵邀客賞玩月華，是晚同席者四人。三公指一人告天來曰：此位與梁兄係廣府鄉親，姓區，名明，字元榜，尊府陳村菓箱大客，前往蘇州寶號區江便是。數十年來，貨物過山，所有俱在本行出入，爲人老成練達，韜略過人，諸事每堪重託。請梁官人代吾致敬一觴。天來細視此人，生得身材五短，內緩骨清，相逢不見其耳，於是擎杯而作，叫聲區伯爺，今承三公之命，特來奉敬，倘寶號貨物往來，倩人押運，如肯相信，當效犬馬之勞。區明曰：老夫虛長梁兄十有餘年，一事無成，那堪錯愛如此。邂逅相遇，未曾領教大名。天來答曰：不佞名呼德，有前往江西，今日幸領雅誨，何相見之晚耶？區明接過此酒，一飲而盡。天來見席間一人，器宇不凡，問其姓名居地。其人答曰：姓蘇，名沛之，京都到來，前往貴省。天來亦與他交飲一杯，已而杯盞狼藉，感不盡。明月清風，忽聞四鄰絃管叮噹，引動區明雅興，勃然而作，提着一個檀板，欲與天來

唱和。天來推作不諳。區明再請。天來固辭。區明乃自援板而歌。放聲唱一只伯嗜賞月唱畢。衆皆喝采。卽傳板與天來。叫他唱負劍西遊。天來強從其意。唱到鴛鴦日裏並肩以遊。夜中交頸而宿。想俺蘇秦爲着功名兩字。萍蹤靡定。離別家鄉。父母不能奉侍。妻子不能相親。可見人不如禽鳥。曲本遊俠人不覺觸動八命愁懷。今日離鄉告御。忽然跌下地來。昏迷不起。嚇得衆人不知所以。共扶至榻。未幾復甦。區蘇二人亦各歸房就寢。如此中秋佳景。被他掃去。正是世人每多愁苦。事人間能得幾回歡。天來念起家中有此大冤。滿城大小職員。竟不能以大白。只有孔總督可以鳴冤。調往燕京而去。再思張鳳已故。智伯已亡。知心相輔者。亦復寥寥。有母在堂。家資消乏。幸得顯洪助以費用。猶且不敷。今日影隻形單。寄身客店。前程還有六千里之遙。萬一告來不准。豈不是空走一遭。細想貴興。這個仇人。被他累得好苦。咬牙切齒。不知不覺鼓床而嘆。隔房區明剛剛睡着。被他驚醒。斯時三更三點。月上東牆。須臾區明神被眼倦。將入南柯。復聽床聲一响。再吃一驚。如是者數。區明傾耳而聽。但聞天來嗟嘆不已。乘夜過房。問曰。梁兄終宵不寐。爲甚緣由。天來嘆曰。夜來種種愁懷。茫茫如海。家計艱難。不可與人共白。區明曰。居家子不慣離鄉。枕席間自覺無聊之嘆。天來曰。不然。我心之憂。不比他人小故。竟然痛入心腸。言罷。再嘆一聲。區明曰。君今不過客中寂寞。便說無限淒涼。曾不記盛鄉天來。彼

亦與君同姓，一家被害，屢告沈沈，將人比己，君更何如。天來聞說失色，不覺潸潸淚下，只得推心置腹，言姪輩本是天來自念明早過山，今夜如何安枕。區明聽得大駭，忽一人入房問曰：汝二人竟夜多言，令我不能成寐。天來拭淚接見，正是

莫道夜深無別耳，須知窗外有閒人。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林大有宿娼被獲 張阿鳳託夢訪計

却說天來對區明說出真姓真名，被蘇沛之在外頭聽着，入房間候。天來見他二人，並皆忠厚長者，盡吐真情，再將赴京御告之意道之。沛之曰：敢問梁兄帶得盤費幾何？天來直對八千。沛之嘆曰：如此稀微，勸君趁早歸家，免生妄想。天來自思進退，實爲狼狽，於是仰天而泣。沛之不忍其冤，良久謂天來曰：梁兄既有此冤，自當圖謀，非可以哭泣了事。天來拭淚求他二人畫策。區明曰：老夫身居商界，不能力助梁兄，蘇元德、燕京大客，當有良謀。天來乃向沛之極意哀求。沛之曰：吾今客務倥傯，不敢爲君久計，可修書一封與君，到京都投入吏部衙門，呈上君師李坤大人收覽，大人自有照料。言罷，將天來冤情顛末，寫入書內。天來拜領，是時天色將曉，沛之遂捲席而行。蓋沛之係新授廣東按察，甫到粵界，便改名微服，訪察民情，當日贈書與天來。

正欲與民除害。天來得書，喜，喚祈福挑了一担行李先往，隨後與區明行主作別。行不上半里，祈福飛奔而返。天來問之，祈福駭聲叫曰：前途不好了！小人窺見鄉中越文越武等，立在衙頭，左探右窺，必然訪我行迹。大爺且要少待。天來聞告，心寒疾趨而返，不得已將往日情由告知行主。三公聽得，大訝，隨使人往外面察探。果見許多生面之徒，形跡可疑之人，入房實告天來。天來懼與祈福並相哭泣，區明聞說，亦戚戚不安，力勸其主僕潛身避禍，不用悲傷之意。正是

北望朝廷何太遠，南來竊盜又相侵。

且說喜來當日到了南雄，求見千總劉昇，呈上禮單拜帖，具言貴興之意。天來之貌，劉昇大喜，留他在此幫查。須臾一人入報，宗孝、宗和等八人解到銀壹萬伍千兩。喜來與之相見，問其來意。宗孝曰：往日林大哥帶領兄弟六人，分兵在平和縣把守，杳無消息，各各心煩。咸在石龍鎮宿娼，當夜聲勢揚揚，所有美妓一齊取來，却被分縣老爺捕獲。惟林大哥一人奮刀打脫，餘細入衙內，特着我等到來，叮囑衆兄弟不可效尤，免貽累於正事。喜來又問解來之銀何用。宗孝曰：恐贖關不敷，本處不能接應。大哥可於各衙隘口交粘周密，不可吝惜資財，以失大爺所望。喜來乃將此財檢點一番，然後與劉昇同登梅嶺，連日在掛角寺等候天來，聲言大人新令，無論過往軍

民驗過方許放行。有人帶得洋烟一罌，裝成駝子，藏於背上；又一人販婢爲生，將小婢四人，扮作良家小子，古安府邑庠生盧協清行李中有骰子數顆，一一被他盤出，遂將三人執法送究，一切遺禁等物，搜得清清楚楚，更不開遮戴帽，掩飾顏容，雖有貴公子乘輿，每每揭簾相驗，當時私走漏稅，不敢經由，來者尙不認真，惟去者加意嚴查，過往客人，共相驚訝，無貴無賤，不得不從。極之嚴緊以見度嶺之難三公風聞，夜來入告，天來備言大人新令，嶺頭盤詰綦嚴，凡有禁物，不可隨帶，非但客情耽擱，且貽害於本行。天來暗忖，主僕二人，無物可稅，更無禁物隨行，過山那有攔阻，先教祈福打睡，三公退出。是時二更三點，萬籟無聲，入店以來，連夜未嘗安枕，孤燈寂寞，星眼矇矓，忽見張鳳當前告曰：大爺赴京御告，小人特意跟隨來日，掛角寺前，于總添兵把守，南雄嶺上，喜來居此稽查。天來嘆曰：如此難行，吾當自返。張鳳曰：休要驚慌，自有三魂之力，慎毋退縮，免沈九命之冤。日裏要謹慎，夜來入店提防，言罷，大叫三聲而去。天來偶聽得鄰雞一唱，猛然驚醒，乃是南柯，細思冥冥冤魂，未嘗無據，萬一被其所執，將若之何？不覺悲叫一聲，驚起隔房元榜，擁衿而問。天來備述其因，二人半信半疑，無所爲計，適遇三公當前告曰：某有一計，只恐官人不爲，如肯樂從，可保泰然無事，未知此計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南雄嶺遇雨逃生 泗昌行裝作假箱

却說區明與天來正欲設計過山，偶遇曾三公入房，說有妙計。區明問之。三公曰：「吾來日與客官發貨，欲將此貨輕載，令其主僕扮作挑夫，從中遣人代購，如此費力無多，又何難以掩飾？但伊主僕未審鈞意，肯從乎？」天來拂淚答曰：「能得度嶺，萬死不辭。」區明曰：「足下之計，掩耳盜鈴而已，曾不思他裝可改，貌不可移，三人商議一番，無以為計，不覺日上三竿。天來泣曰：「如此疊卵之危，望區伯爺憐而救之。」區明沈吟良久，三公曰：「區官人寶號貨物過山，歷年未經查驗，蓋無將伊主僕匿在箱內，未知衆意何如？」區明點頭稱善，主僕亦以為得計。衆人酌議已定。三公吩咐衆挑夫，明日五更造飲，侵早與區江號發貨，密喚心腹人十六名，將四人肩挑，天來又四人分扛，祈福餘八人以代購，一進一退，須要知機。斯時菓箱計得一百有零，其中大小不同，參差不一。三公檢出兩只稍大，却將箱底鑽穿，旁邊斜鑽幾個小孔，以疏喘息，放乾糧等物，外面大書盈字九十九號，又一個重字一百號。所有天來行李，改印區江字號。是時四更三點，天高風靜，月色如銀。寫月色反襯下文風雨三公謂天來曰：「請梁官人飽餐入箱，俾抵飢於來日。天來聞請，早吃一驚，頓時不省人事。祈福扶而救之，少頃漸漸醒來，長嘆一聲。區明近前撫慰曰：「大丈夫臥薪嘗胆，不以爲難，望梁兄開懷，莫作兒女之態。天

來猛然一醒，騰身與祈福啖飲畢，意欲入箱，一人報外面有許多生面之人，一夜街頭探聽爾等須要提防。既而鄰雞亂唱，五鼓齊鳴，三公與區明慌忙扶着天來，放入重字號菓箱內面，衆人安慰一番。祈福亦自躍入盈字號菓箱而去。然後輕覆箱面，假貼封皮，用藤繩網固。門外挑夫齊來紛紛叫喊。區明喚他九十八個先往後邊兩個跟隨，遂與行主告辭，望南安進發。於是步巉巖而履危橋，繞松林而穿梅徑，既度一山，又逢一澗，但見四面山景疊疊重重，又聞兩邊歌聲來來往往，忽然來至掛角古寺，寺前一個巡廠，廠外大書盤詰奸細，嚴拿走私八字十餘人，皆舉探筒在手，分列兩旁。區明俯首向前，呈報韶關稅單。千總劉昇覽畢，喝衆查驗。區明稟曰：本號數十年來，未嘗走私，懇總爺免查。劉昇叫聲區年兄，如今大人新令，毋論官軍客商往來貨物，皆要嚴查。言未畢，只見衆查手將各箱查得熔熔爛爛，是時節逢白露，暑氣猶存，各挑夫從其查驗，憩息於叢林之間，遙望天色陰涼，薰風徐至，將起狂風，先以微風時接於是再作安排，整頓緩緩而行。當下劉昇問所查之箱多少，衆扞手皆云：九十八個。區明思忖，還有兩個未驗，進退不能，哀聲再稟曰：後邊兩個菓箱，係奉蘇州府太爺代辦，決決不可疏風，非但缺本所關，且受憲所責，伏乞總爺免扞，矜憐小的，無任瞻感。稟畢，知勢不可逃，不覺心悸肌慄，只得將高王經默誦幾徧，暗叫大發慈悲。劉昇見他九

十八個未有欺瞞，諒此兩個亦無私貨，况他係個長者，字號經年無異，可以取信官民，遂准其言，放他而去。有此一摺文勢亦曲誰想喜來報曰：前九十八個，查無夾帶，今此兩箱，正有可疑，求老爺扞驗。然後可放。劉昇急喚喜來，親自扞查。喜來提起一個三尺探筒，稜分兩角，鋒芒如箭，飛奔向前而來，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天，霹靂一聲，四面飛沙走石，滂沱大雨，勢若傾盆，咫尺之間，盡將一個巡廠，吹得滿山零落，各司辦東奔西走，逃往山坳。喜來舉手欲扞，遇着一個披髮化子，被他照頰一掌，霎時跌下山塹。區明催十六個挑夫，一齊上膊，冲雲冒雨，直抵南安。劉昇在電光中，照見七個女鬼，將他纏束，不知所以，沾得渾身凍雨，震懼起來，趨至廠俯伏。俄頃，雲收雨霽，天色晴明，劉昇起來，但見一林樹木皆倒，兩邊澗水齊鳴。正是

撞破鐵籠逃虎豹，頓開金鎖走蛟龍。

未知天來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蘇臬臺微行訪察 凌公子無意逢迎

却說天來去後，嶺頭巡館，盡被風雨倒壓。劉昇四顧無人，但聞坑底有沉吟之聲，視之乃喜來也。發聲大喊，衆人飛奔而至。劉昇喝衆作速往救。只見喜來神色昏迷，口面歪破，含驚問衆人曰：張鳳尚在否？劉昇聽得，駭異良欠細詰之。喜來徐徐答曰：吾

在風雨中被他向頰一掌，不知此處是何所在？可叫凌大爺祭他一祭，言罷，雙眼乍開，乍合作畏懼之狀。劉昇愈怪其顛狂，令人煮蒜水與他澆面，折柳挽扶其口，終不可復。由是喜來夜夜合眼，便見張鳳在前，放眼時即不見他。所以乍昏乍合之由，前是真鬼，後是假鬼。且恐且驚，連日不起。再說區明親護天來主僕到了南安，十六個挑夫，一齊扛入泗源行寓所。區明附耳低聲，述與行主曾四公見說駭絕，忙將重字號菓箱解去麻繩，劈開封皮，然後輕揭箱蓋，只見天來寂然不動，滿箱穢氣，熏人箱底之孔，已被沙泥填塞。可見旁真個老成練達。嚇得衆人手足無措，一邊扶入臥室急救，一邊打開盈字菓箱，祈福騰身而起，見天來牙關緊閉，下身皆爲糞所染，區明渾身濕透，舉羌湯而灌天來。祈福曰：區爺請往更衣，小人自有主意，乃以糠灰炒煖，盛於囊中，熨其心腹，冷則易之，踰時而甦，幾人相與安慰，不題。且說蘇沛之在南雄，一路訪察，半月始到省城，微行在臬衙測字，偶遇李輝國，拈下一字求測，自言係臬衙司辦，聞新臬台上任，連日不見來，未知這個狗才所因何事。先生爲我判來。沛之問他姓名，輝國遂以實對。沛之暗記在心，將此字尋索一番，良久未判。輝國曰：此字解作甚麼意義？讀作甚麼聲音？如何測法？爲我批來。沛之答曰：此是盞字，卽孟子所謂盞於背者是也。唐朝宰相尚不識此央字，况乎臬衙司辦，氣怪其詢細看字頭，原屬央字諧聲測來，道上當有災殃，下邊一個皿字形而拆，便作西字，遠到

江西近在西南。遠在天邊輝國曰：風聞新臬臺，法令威嚴，不容胥役展翅，如果路有災殃，我等謝天謝地。沛之曰：敢問大哥，前任按察如此清廉，因何離任？輝國笑曰：此話那裏聽來？若使清廉，吾儕便當吃醋。沛之曰：看君氣色，印堂明亮，紫氣重重，近日財源可賀。輝國曰：歷數年來，得辦梁凌一案，上下衙役，咸獲其利，豈徒弟輩而已。沛之一一記在心頭。二人問答一番，輝國遞過卦資，感謝而去。沛之更望譚村訪察，依然測字爲名，寡坐一天，無人向測。舍會荒村次日，沛之於招牌上，寫出蘇半顛奉贈測字，懸於市中。前有牛仙後有半是日紛紛到測，密如螻蟻。沛之言必獎譽，個個拜服，點頭。不取卦資自然正沛論間，遙見一個中年公子，身穿象眼綢袍，外披十行馬褂，左顧右盼，乘轎而來。那公子看見人多擠擁，又問旁人，說他有見往知來之術，下轎而出，順手拈下一個躡字，交沛之測。沛之細看那公子，生得天倉豐滿，地角方圓，相富五岳無虧，三停半恃。相衣謀只爲兩顴高聳，相懸雙目斜視，相奸氣散神昏，相天語言浮動，相傲便問公子尊姓大名。那公子舞手動足，答曰：凌是吾姓，貴興吾名。於是兩手凭着抬頭聽講。沛之聞答，暗吃一驚，問他所測何事？貴興屏退旁人，低聲告曰：吾與梁天來雀角多年，他說登朝御告，不識可以赴京乎？先生爲我直筆批來，幸毋隱諱。那沛之揣摩躡字，拆開原係一個千里足，若說天來可以到京，必然惹他百計追尋，竟援筆寫來，其判詞云：

行人在外貴身輕，足重如何趨得程，半路不成應自返，動時無力赴燕京。貴興看畢，鼓掌贊曰：先生神筆不亞古之容師也，如應所言，當有厚報。沛之微叩其事，貴興曰：吾曾分派多人，或在東江把守，或在庾嶺生擒，水陸兩途，去者八十餘人，追他而返。言未畢，當前一報曰：凌大爺，我等在南雄嶺已帶人回來，可速歸家發處。相作器人之語，令讀者不得不急看下文。貴興大喜，檢出卦資與沛之謝去。未知貴興歸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梁祈禱身遭橫禍 區元榜智激良朋

却說貴興測字歸家，滿意捉獲天來，詎料喜來抱病而返，心中不勝懊惱，遂問嶺頭消息，何如喜來答曰：小人在此稽查，一向嚴緊，惟一日區江號菓箱過嶺，尚有兩個未查，其間有些疑惑，因斯時狂風驟雨，電閃雷轟，煙沙撲面，人鬼難分，是以縱他而去。區爵興跌足嘆曰：凡事有疑，正須加意嚴察，胡不親自稽查？喜來曰：小人既是偷安，何有墜坑之禍？如今編頭損破，老爺還見未乎？那爵興細看喜來，果然換面改頭，不似從前之相。貴興延醫與他調治，自不消說。且說蘇沛之微行至南海，訪得黃經一段冤情，隨到佛山陳川等處，連訪半月，所有風土人情，猜嫌好尚，以是爲非，反非爲是，一切含冤誣告之事，無不具悉於胸中，然後回衙升堂，急喚李輝國開堂盤問。

輝國答應稍遲，即將他痛答五十，上下衙役，咸相畏懼，不提。再說天來自從過山驚嚇，抱病臥床。一日，祈福偶閑檢衣，往溪頭洗滌，久不見回。天來正在盼望，忽有人報：「祈福在官堆被人細縛，不知何故。」天來聞報，心胆如碎，病愈加沉。區明與四公咸來議救。天來曰：「我曾幾次囑他隱匿，他竟不遵，今爲貴興所獲，無怪其然。」望二位與我分憂。二人未及回答，忽見祈福飛奔而返，天來轉憂作喜，戒勉一番。蓋南安府曲路崎嶇，生人頗難認清，祈福自望溪頭洗衣服，洗畢欲回，茫然不知所向，偶值卡兵失去水盆衣服，看見祈福手持濕衣，外貌驚慌，卡兵更覺可疑，向前一把拏住。祈福雖有弁言，卡兵那肯相信，遂繫於營前鞭撻，後來辨出非本人贓物，然後釋放。正是

不特主人多險難，更連廝僕亦遭磨。

當日天來對二人曰：「今日得遇諸君，雖粉骨碎身，難以補報，求爲再作良謀。」既與分憂又作良謀有客如此，吾思三公兄弟不暇談矣。早赴皇都，不便淹留此地。正話間，一心腹人入報，贛關近日加意嚴查，傳說南昌失犯，大小客商，每每留心相驗，往來貨物，到也無妨。前重去而不重來，今重人而不重貨，文法遂換。四公問他始自何時，其人答曰：「始至中秋佳節，遞爾而行，早晚兩關四品大員親放，滿衙吏役，不壓煩難。」寫嚴重又是一樣筆法與庚嶽不同。言罷退出。四公問計於區明，區明曰：「吾有一友，姓何，字天爵，世居南海沙頭，爲人好勝邀名，當以惡言激勵，聞他寄寓本處，遠來行內，今夜具

酒邀請，彼如赴會，老夫自有機謀，遂與天來四公二人，說明如此，急着人投刺往請。天爵聞請而來，四人接見大喜，施禮已畢，天爵坐於客位，各領姓名。區明曰：久別丰儀，每感念於暮雲春樹，今日得瞻顏範，足慰平生。天爵謝曰：疊蒙錯愛，未嘗一事効勞，是時天來亦在坐間，默默不作一語，須臾搬出佳餚美饌，三人延天爵於上座。區明謂天爵曰：與子義屬鄉閭，濫叨知己，如此脫粟相邀，幸勿見怪。天爵慚謝不已。酒至數巡，天爵見天來似賈非賈，似儒非儒，舉手請曰：敢問梁兄，所向欲往何方？天來掩袖而泣曰：赴京有路，作伴無人，九命之冤，何日可報。天爵聽得，愕然而起。區明舉其所遇以告之。天爵悶悶不悅，曾四公見天來涕零不已，而諭之曰：梁兄暫且放懷，以盡今宵歡敘。區明舉酒與天爵曰：足下飲此一觴，求薦一人護他過廠，此吾厚友，幸為與之分憂。天爵一杯盡飲，暗思：一身本要到京，還有何人可荐？意欲與他同往，恐彼見疑。因天來有黃金數百，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乃俯首沈吟良久。四公問曰：何客官往那方經營？未曾領教。天爵答曰：今有香椽百擔，珠寶一箱，搬往皇都發售。四公曰：如此，更可與他同往。天爵未及答，區明接口曰：許大功勞，何兄肩帶不起，抑非得經濟之人，不可與他過贛。何兄不過商賈能人，揚一只可往來押運，焉能當得此任者。抑又天爵聽得，忿火填胸。人技藝舉著擊案曰：僕之不才，豈特可以保他過贛，直可與彼同到燕京。待他自說妙極，老區

明日：豈謂足下不才，惟恐中途有失。天爵曰：大丈夫爲人謀事，敢不忠乎？天來不勝感謝，忽見一個長者，當前搖手曰：適聞先生保他過贛，總屬空談。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同分解。

第三十一回 淫女兒通奸被逐 富家翁屈打成招

蓋此人係泗昌行，曾三公因見當日過山遇雨，特來探候平安，與天爵各通姓名。畢天爵曰：足下與梁兄，雖屬賓主恩情，東南之美，然吾與彼，亦有鄉黨之義，周緩急相通，僕今保他過贛，足下言其虛語，莫非因我生疑，皇天在上，仰祈洞鑒。三公曰：不然，近聞贛州稽查甚緊，何官人以孤客而保他過贛，必然功棄中途。天爵勃然不悅曰：足下以僕爲孺子乎？既承區公所託之重，自然定有主張。區明聽得暗喜，問其計將安出？天爵曰：吾有比兒赴京會試，不幸偶遭時疾，中途而死，現停柩於城外，尙有藩台文票，會試燈籠，持此過關，誰人敢阻？衆人聞說，皆大歡喜，相與卜吉登程。喜得自家過關，不管他人。按下不敘。且說雍正八年，南海縣有個富翁，姓黃名經，職捐司馬，原籍江西，運司會舉殷商，是時私鹽充斥，埠中雖設巡丁，定不可禁，後來辦得疲難，未及半年，自行告退，只將巡丁所用之器械搬歸。當日有個武舉吳威，係彼姨甥，偶然亦有軍器寄頓，皆屯於柴房。家中養得一女，名喚如仙，前有雜仙後有知仙，前後遙遙相對。年方十五，生得眉如新

月，髻若濃雲，輕步步蓮花小脚，軟擺擺楊柳纖腰，生憎麻葛，雅愛樛蒲，若不當晝而寢，必然昏暮挨街，見花翁而嬌聲喚賞，遇情郎而媚眼頻舒，不時更服，連日靚妝，或飽餐於鄰舍，或寄宿於庵堂，父母以他年幼，無意提防，其後稍知方纔責罵，非但不從，更來鬪口，逢男遇女，每每厚顏。一日黃經他出，如仙毫無畏憚，與人密約偷香，正是釵橫髻亂，歡多少，鳳倒鸞顛，話短長。

適遇其父回家，奸夫無以躲匿，被黃經鞭撻無數，遂將如仙逐出。如仙攜此奸夫，潛入柴房，共議終身之計。蓋奸夫姓蕭，字輝鴻，現充臬台差役，矚見房中軍器屯積如山，低聲問如仙曰：賢嬌欲報仇乎？如仙答曰：自幼以來，未嘗拷打，無拷打故一朝被辱，又不可回，非無顏以見人莫道與彼萍水相逢，即如生父，此恨難消。輝鴻聞說，攜之歸家，訂約百年恩愛，再來生起一點歪心，捏他造反，投報按察焦公，言探得黃經素有異心，家中暗藏軍器，將有逆謀。焦公急點文武官兵，果然搜得無數鎗刀干戈弓矢，所有軍器件件俱齊，竟將黃經一家三十五人，細解臬衙審判，詰他黨羽何人。黃經稟曰：器械係往年辦埠所存，巡丁所用，弓矢乃武舉吳威寄頓，並無叛逆機謀。焦公曰：不然，汝可據實供來，本司從寬而辦，作汝行謀未遂，尚可偷生，如有包庇，凌遲勿悔。黃經不肯強認，焦公將他一家老少發往監中，乘輿拜見運司，訪問黃經向年辦埠

之事，語畢回衙，飭差往捕吳威。一日開堂甫審，代出黃經，責他胡說多端，希圖搪塞。所辦之事未久，如何軍器屯山黃經稟道：大半係吳威之物。隨後吳威投到，焦公責問。吳威暗思：身為武舉，不得不來聽審。雖然往日寄下弓矢與他，此物尙屬無據，可以推諉不認。若招實自家之物，必至株連，萬一將吾正法，夷其九族，如之奈何？吳威能遂稟曰：武舉吳威稟請大人，威素練武，猶望千城，以與國家除害，何敢異心。又無他路，虛以圖不詭。這弓矢並非威物，威自可用者貯家，大小威有號記，求大人細驗。黃經亟證其去年五月寄頓，何以反心昧理，盡沒天良。吳威又言：平素與他有隙，彼其嫁禍牽連。焦公怒責曰：黃經汝真個刁民，前說巡丁器用，固屬虛浮，今以弓矢誣他，有何據？黃經結舌不能自伸，焦公將他發上招架。黃經口面俱變，聲如寒鴉，淚似啼鳥，苦極難禁，暗思：總歸一死，不如暫認，或可有生。無奈勉強招成，其後督撫會審，所供又變。連審三堂，終不能決，依然發在監中。不覺天桃已謝，金菊將開，日沈月轉，春去秋來。黃經久在囹圄，心意稍順。一日當晝而寢，忽聽得司獄卒當前叫曰：黃官人，今有大貴人到探，可下床與他相見。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念母舅程書探監 護主僕天爵登舟

却說黃經一日在監裏晝寢，忽聽得獄卒報外面有大貴人到探。黃經接見，係外甥

程書其人乃江西進士，是年要往皇都引見，途中遇盜，進退兩難，特到粵省母舅處借貸，聞舅被陷，逕到牢中，甥舅一見，悲喜交集，各述所遭。黃經附耳曰：本省職員，不可與舅氏伸冤，惟望賢甥代爲朝告，言罷，血淚沾襟。程子曰：無傷也。程書語純用四書天然接合君子亦有窮乎，今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此則與禽獸無異哉！黃經曰：輝鴻奸險，架禍於我，知汝爲吾謀事，恐來貽害賢甥。程子曰：斯人也！下仁不智，無禮無義，則爲狼疾人也。彼哉彼哉！吾何畏彼哉！黃經又告曰：吾有東濬田租，可收來以作盤費。程子舉手感謝曰：子將有遠行，夫子之言多助之至。黃經更言離家千里，飲食須要調停。程子對曰：一人之身，饜餐而治，必敬必戒，無違夫子矣。黃經囑他在途中一切越分之事不可爲。程子又答曰：夫子教我以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是非君子之道，吾弗爲之矣。黃經且將投店事宜叮囑，以防小人暗計。程子點頭曰：不仁者則知惡之，黃經恐他不慣江湖，舟行須要仔細。程子曰：吾聞之觀於海者，其慮患也深。黃經戒其以上下相處，須以義交，不可以怨結。程子欣然曰：予旣已知之，其有不合者，受之而不報矣。黃經遂問其引見後，何日錦旋。程子嘆曰：千里而見王，幾千人矣，皆引領而望，王如善之，是予所欲，王若棄之，非赤子之罪也，豈予所欲者，以待來年然後歸。甥舅問答一番，同相哭泣。程子安慰其舅曰：大人者，今也不幸，雖在繯絏之中，不

能一朝居也，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莫之致而至者，則君子不患矣，言罷而別。程書至東澹，討得租錢數萬，收拾行裝，僱舟發程而去。正是

風月一江共笑傲 雲山滿目壯行遊

未幾舟次南雄高登巖嶺，再僱一舟往北而去。且說何天爵卜吉與天來主僕登程，一邊着令親人收拾行裝，遂與區明等分別。區明泣謂天來曰：「吾今爲貿易所羈，不能隨護足下，竟至中途而廢，心甚不安，乃作七絕一首留別。」詩云：

與君聚首別今朝，又隔江山萬里遙。望保千金圖報復，他年恨雪訴天朝。天來看畢，愁腸欲斷，不禁淒然，遂將原韻賡和，其詩云：

時乖運蹇竟連遭，今日茫茫去路遙。賴有諸君同着力，微軀應可赴公朝。寫畢呈與區明曰：「後會無期，感諸公再造之恩，不知何日可報。」四公曰：「梁官人須要寬心，勿以我等爲念，今日何客官慨然而仗義，真乃一場造化也。」天爵曰：「吾今保他北上，事如兄弟，自然不負所託。」諸公且勿介懷。天來取出前後飯店銀，遞與四公。四公辭曰：「君子之交以義，區區小利何足道。」天來再三放下，四公囑咐管店人將三人行李貨物，搬至客船，交代明白，無使有遺。數句似極閒穩之句，然却不可少看下文便知也。三人辭別登舟，天來囑祈福隱身入艙，勿惹外人耳目。是日南風大作，雲滿秋江，天爵在船頭觀望，行不上半

里，遙見後邊一隻小舟，舟後插兩個燈籠，大書紅黑二字，盪幾枝橫槳，乘風破浪，快
 快追來，高聲叫曰：前面是甚麼客船？天來聞喝，心駭少頃，又一人叫曰：係梁某人船
 否？主僕二人驚顧，匿在官艙屏息。船戶雖有應答，他竟不聽。天爵心中疑惑，左右瞻
 顧，佯作不聞。天來在艙，聞他再喝一聲曰：若係梁某人船，前往不得，我等兄弟便要
 過來。設至此為天來捏一把汗天來在艙，聞他再喝一聲曰：若係梁某人船，前往不得，我等兄弟便要
 足無措，愈不敢出來叫救。主僕慌作一團。極意描寫以見下文之趣天爵叫船家乘此順風，高掛輕帆，
 任他叫喊。但聞他在後邊，聲聲高叫低帆，如此帆大風高，小舟焉能追趕，自然愈追
 愈遠，隨喝隨行。縱一筆又為天來解寬不意遇着一陣狂風，吹斷客船帆索，衆水手紛紛叫喊，却被
 後邊小船趕到，高聲贊曰：好風！在耳未知此舟何人，且看下同分解。

第三十三回

蘇按察細查舊案

梁庶民假扮新科

却說何天爵，被後邊小艇追到，撲入官艙，叫聲何梁二位官人，我們行主，有個程儀，
 特來致敬，適因匆遽遺忘，幸勿見怪。天爵曰：如此風高，何須苦苦追來。來人曰：還有
 燈籠一對，未曾攜帶，恐怕夜來要用，有誤舟行。天爵喚船戶將燈籠安放後邊。此非明筆正好
為上文登程下領過一個豚元封些果金答禮，謂人曰：辱承厚貺，感領殊多，煩大哥與吾
文通開伏線致意，來人領命而去。天來主僕漸漸醒來，是日二人被嚇，連日倒床，天爵亦偶然傷

風，說日立在船頭，安得不有此病竟將一個豚元，發付船家與衆水手飧食。是時國家太平，舟行每至三鼓後灣泊，天未大亮，亦復行開船，未幾轉吹北風，衆水手一齊牽纜。正是

天若有情天亦老，水如有意水長流。

再說蘇按察當日陞堂，將李輝國痛笞五十，暫洩微行之怒，尙未查出梁天來一件七屍八命冤情，三番四覆，細閱幾徧，不覺拍案而嘆。淑人怪而問之，蘇公歷言其冤。淑人曰：丈夫既知其冤，自當與他辦理，如何作怒驚人？蘇公嘆曰：五岳之山易改，七屍之案難移，彼要伸冤，只有登朝抱告。我在南雄訪察，也曾贈書與他，帶往皇都李坤大人收聽，未審予書收到否？淑人曰：曾聽得丈夫言，李大人明年正月壽誕，何不修書一封，辦些儀禮，先祝千秋，後及天來案，有何不可？蘇公從之，囑贈千里馬，麥如雲，限時限日到京，叫他將此書與禮儀一併藏在身上，駕一隻快馬，上衣輕裘，下面用縐帶纏束，頭戴土絲絨雪帽，加鞭出北門而去。又一夜看至黃經，一件謀反案情，暗思此案雖冤，督撫業經批准，部文未及，暫且歸監，惟是行謀未遂，不能將家小行刑，若經發覺，然後可及妻奴，曾記佛山訪察之時，民間皆言黃經受枉，今日爲民父母，何可附之罔聞，乃開堂審訊，盡將黃經一家二十餘人，審釋歸家，單留黃經一人在部。淑人曰：謀反罪，議凌遲，如何釋放，偷督撫見責，若之何哉？蘇公曰：行謀未遂，罪

及本人子女妻奴，又當別論，况曾訪察，猶有疑寃，如此孩提衰老，命若蜉蝣，何可久困囹圄，橫加桎梏，前台下民易虐，我今上天難欺，有胆無謀，不可以任按察，有謀無胆，亦難以理刑，明豈謂巡撫部堂，便要曲徇其意，即聖旨六部，亦當詳駁得宜，生平五經廿一史，習來何用哉？蘇公本是清廉耿介之官，復得淑人許多參贊，民情大小案件，竟然明察秋毫，自從下車以來，夜夜披閱民間案件，日日吊審，審出民寃三十條，盡將民寃釋放，警責原告之人，未及半年，盜風日息，訟事恬然，官清民樂，兩順風調，遠近異邦，咸稱粵東大治，此話休題。且說贛州兩關稽查，得嚴嚴密密一絲不洩，兩翼難逃公務之船，到此未嘗免詰，商賈之客，正須加意嚴查，見有知非之年，幾人揣摩四體，聞有番禺土語，一齊鑿察五官，又一樣寫法與庚嶺不同上下舟艤往來，疊疊魚貫，左右客商傳報，一一無私，關口查丁，個個眼懸秋月，座中司辦，人人舌捲春雷，忽見左邊江面，兩座客船，監起黃旗，兩道首一隻大書奉旨引見，兩旁執事，金殿傳臚，後邊一隻新科會試，何姓燈籠，主乘風破浪，滾滾而來。讀頭敵在度嶺人眼中寫出關口船，在放關人眼中寫出俱各聲勢勝人。將到關前，一齊下帆，關上鳴鑼迎接，座中同事，起立兩旁，船戶高聲喝曰：進士程書奉旨赴京引見，現有藩台文票，後面一隻又報曰：廣東舉人南海縣何某，新科會試，呈覽該省布政文憑，太爺聞報，見他具為功名，須要還些面子，將欲免查，不材美閑在旁稟

曰：縣名南海，連接番禺，須防奸細弄假，求太爺實驗。太爺聽得，急喚差役索取文憑。差人登入程書舟中，程書檢出交付，轉身踏過天爵船頭，只見官艙裏一人峨冠博帶，手持羽扇，踞蹕於馬斂之上。那差人稟曰：請何客官發出文憑，與小人帶上關去相驗。天來未及答，天爵在旁答曰：我且與你同到關中。差人點頭唯唯。天爵乃檢出文憑，拉他同去，將香椽之數列明，其珠寶作爲家用之物，不錄報單。太爺以香椽係生菓食物，因免其稅。各司辦將二人文憑，徧與太爺相驗。那太爺細驗文書中，果有兩省藩台紅印，量無虛僞，不甚稽查。同胥役高聲喝曰：那邊兩隻客船，係赴京殿選，爾等差役毋得停留。差人領命舉聲叫曰：程何兩座客船，太爺有令，速整掛帆。天爵聽得，登舟解纜而去。關上鳴鑼護送，喧天震地，聲徹三江。天來在舟中，看見美閑眼看看對着兩道黃旗，如癡如醉，正是

江間波浪兼天湧，關上金聲徹地喧。

天爵客船，行不數里，忽遇幾隻巡邏小艇，上前攔住，厲聲喝曰：好個走私客船，初時可以瞞太爺，如今不可以欺我等。船家聞喝，只得低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惶恐灘遇驚喪胆 滕王閣覽勝消愁

却說何天爵，保護天來主僕，已過贛關，幸得安然無事，三人心內稍安，剛剛出至儲潭廟前，遇着幾隻巡邏小艇，向前攔住，窺見生菓盈艙，狼索稅單查驗。天爵曰：關口太爺曾經免稅，汝等兄弟，何得多端巡丁？曰：百担香椽，可以豁免，將來關中，有何可稅，便要回關理論。天爵曰：我本求名，非爲圖利，豈可頃刻停留，如到關前，汝等大有不便，遂檢出小包，予之曰：今有紋銀二兩，給發汝等，權作酒資，休要多言，再敢留難，卽將汝扭稟究，言畢，便叫船戶解纜揚帆，趁此順風而行。衆巡丁見有小包相送，欣然縱他前去。先是天爵在贛州時，也曾刻明香椽一百担，誰想關上太爺，看少一個百字，因他是求名舉人，未曾細詰諸艙，見其食物無多，故此將他免稅。是日出口，被巡丁留滯半日，其後開船，風轉西北，連日舟行，俱憑槳櫓。一日舟至十八灘頭，兩岸相去五十餘丈，滿江尖石，個個如峯，有崎嶇小路，僅容一舟，但聞水聲潺潺，蓋耳，不聞人語。天來問灘何名？天爵答曰：灘名惶恐，歲歲傷人，任他鐵打肝腸，到此心寒胆震，十八灘中之最險者也。天來見灘頭刻出一首七言絕句，翹首讀之曰：

十八灘頭十八名，一名惶恐最傷情，人生不爲君親計，誰肯移舟到此行。
讀罷，感起舊日愁懷，不覺淒然淚下。天爵曰：梁兄見此灘瀧，便生畏恐，我們一歲曾經幾次，心尚坦然，從來死生有命，何足懼哉？天來曰：不然，自念出門以來，到此只有

二十餘里，曾歷許多驚險，屈指計之，前程更遠，何日可到，奈何奈何？船戶曰：今日過灘，客官可秉燭祈神保佑，休要哭泣，不利於吾。二人慌忙跪下，叩稟神明，叫齊本地兄弟，協力幫扶，另請灘師二名，一正一副，衆兄弟並並皆力，篙發如箭，岸上鳴鑼助勢，船衆齊來幫扶，喊聲大震，然後可過此灘。是晚具酒酌神，不在話下。越數日到吉安府城，泊舟於三曲灘前，衆花子登船，亂叫官人打賞，惡如虎狼，嚇得天來心慌意亂。天爵探得香椽合價，在此地頭發賣，因見天來驚怖，着令開船，留下大半到京。未幾，舟次江西省城，天爵見天來，連日擔愁，遂說曰：我當同梁兄到滕王閣上頑耍，以遣愁懷。天來應諾。二人舍舟登岸，至衝衢上，見有豫章古跡四字，果然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二人攜手走入高閣，是時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凭欄而望，但見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聞漁舟唱晚，響窮彭澤之光，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舉頭見當日王子安所作之賦。天來向前讀之，讀至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忽然觸起平日一點苦衷，不覺墮下淚來。天爵勸曰：下邊君子安貧，達人知命，梁兄何不讀之？天來拭淚再讀，見有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寬，乃快然自釋曰：觀此一序，爲他所感，吾今當以君子達人自勵也。言罷，二人握手下樓。天爵曰：吾意赴衙，售此記念，只恐耽擱梁兄前程。天來曰：如此大德，何日可報？遂登舟解纜而

去。再說凌貴興自從喜來歸後，知天來已度梅嶺，猶有贛關未過，連日盼望。美閒乃求計於爵興，爵興曰：表姪宜恆探欽差到省，辦個隆儀，大人自有照料。如大人不受，我等便要逃往外邦。那時雖有狼差酷吏，任他訪跡尋蹤，此吾之鄙見也。貴興聞說，寢食俱廢。偶然一夜在書房中，與妾潘氏取樂消愁。那潘氏年可十八，生得美目巧笑，螭首蛾眉，入嫁以來，無半點抗拒之意。貴興與之如魚得水，二人舉酒交杯，醜態百出。貴興求他雲雨，潘氏曰：相公請先就帳，待妾解衣，然後登床奉侍。貴興方纔歛枕，忽見二人手持三張木刃，冲入書房，首將貴興兩乳割下，再舉刀刺入心窩，透出背外。未知貴興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鄱陽湖祈神庇護

常玉山遇盜驚慌

却說二人持刀刺殺貴興，是時三更三點，燈影朦朧，貴興被嚇驚醒，却是南柯一夢。天來有夢貴興亦有夢天來之夢張鳳所託與之夢不知何人所託也放眼見潘氏熟睡，心中駭異，慌忙喚醒潘氏，以夢告之。潘氏曰：相公夜來酒困，故有此夢。所解未嘗不是貴興自覺夢疑，遂無心與潘氏取樂，清早出門，欲將此夢求教方士。清早說夢便是不詳偶然經過一間茆館，見一人頭戴逍遙巾，身穿皂布袍，丰姿俊爽，道貌非常，踞蹲於蒲團上，垂簾賣卜。貴興進前施禮，各道姓名。貴興欣然起敬，曰：明先生尊號既稱善詳，必善與人詳夢。善詳姓名反在貴興口中道出文勢之曲自來未有明善詳曰：只管說來，吾

自有見解，殊非杜撰欺人。貴興曰：我與梁天來，雀角多年，日間飲食不安，夜來偶作一夢，遇二人持三張木刃，割我兩乳，刺我心窩，未知吉凶，應在何人？先生爲我直筆批來，不必寓言隱諱，使我趨吉避凶，感德良深。言罷，先將卦資奉過。善詳曰：愚直之夫，倘有言出冲犯，幸勿見怪。貴興曰：不妨不妨，那先生批云：

木刃三張便是梁，有此明法，判定然靈。

君家聽我說端詳。

貴興愕然曰：莫非就是梁天來否？善詳又批曰：

二人暗隱天來字，天來二字，暗藏二人。

貴興曰：有人教我走往外洋，是否可行？善詳又判云：

不若移舟往別鄉，無限天機，爲他所洩。

貴興看罷，大驚，歸告爵興。爵興曰：此言正合我意。正話間，美閑自贛而返，謂贛關稽查甚緊，杳無音耗。爵興曰：不消多說，他已赴京無疑。誠有疎虞未備。貴興曰：料他未到北京，我們進京打聽，尙還不遲，非得智謀殷實之士，不可放心重託。煩表叔一往。爵興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貴興乃修書，先着千里馬帶往燕京，訪交前任撫院蕭公之弟蕭榮，求他在此關照之意。隨後爵興陸路趕程，却將土產換過珠寶，喚越文

越武偕行，三人纏束在身，致囑而去。再說天來自滕王閣開船，行至大江之中，一望無際，水與天接，天與水連。天來問此處是何所在，天爵答曰：此湖名叫鄱陽，爲天下五湖之一，週圍有八百餘里，當日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幸得槐樹顯聖，殺退敵人，卽此地矣。天來果見湖邊有間定遠功用古廟，廟前栽種一條槐樹，高僅二尺許，根深蒂固，葉盛枝橫。洪武傳所記功臣三十六人，並不載此槐樹，余嘗細見廟裏附標，姓氏一一不差，惟槐樹之高，不逾三尺，鄉人皆言當日顯聖奉之如神，附此以見歷史步載。二人惆悵不已。天來謂船戶曰：如此廣闊風息，方可過河。船戶曰：過湖係饒州浮梁景德大鎮，出產磁器之所，我沿湖而去，不到湖心，客官不要驚怖，我們兄弟素諳江湖，自然小心便是。天爵曰：梁兄休怯風波，吾觀天文，近日必無風雨。天來曰：天地廣大，風雲變化不測，足下何由知之？天爵曰：余昔年曾遇異人，傳授一法，可以預知風雨，其術最爲直捷，人所易曉，驗之無不應，可惜被內子燬去大半了。至今尙存數頁，此後吾每出門，必藏諸行李，以避風雨之虞。天來曰：足下有此妙術，肯傳與人否？天爵欣然檢出此書示之。書云：

- 一 兵船交戰，仰觀日月星雲，預知風雨。
- 一 日暉主雨，月暉主風，何方有閃，卽此方風將。
- 一 日沒反照處，有胭脂紅，無風必有雨。

- 一 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 一 夏秋間，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其名曰颶。颶者四方之風，東西兩粵常有。
- 一 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 一 風早起，晚和，須防明日再多。
- 一 暴惡之風，盡日而沒。
- 一 防夜起之風，必毒。
- 一 東風急，雲起愈急，必降其雨，最難得晴。
- 一 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有此風，向晚必靜。
- 一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 一 雲起如砲車形，主大風。
- 一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大，其大在尾。北風初起，即大，其大在頭。
- 一 雲既起，復下，散諸四野，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有旋風。
- 一 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 一 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如潑墨，又必作眉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
- 一 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

- 一 秋雲陰暗。無風則無雨。
- 一 海燕成羣而來。主風雨。
- 一 海豬亂起。主大風。
- 一 夜聽九道遙鳥叫。亦可預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
- 一 鰕籠張得鱗魚。主風水。
- 一 月盡無雨。來月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無雨。初三四莫行船。
- 一 春天有廿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末。
- 一 潮長風起。潮平風止。
- 一 朔望越二三日。潮初起。風必大。
- 一 上下弦越二三日。潮漸退。風必大。
- 一 風爲潮之母。雷爲之父。故潮隨風雨。隨雷。
- 一 當寒時。天明無雨。風從西北暴至。名曰飈飄。
- 一 當暑時。天昏有雨。風從東北暴至。氣甚寒。謂之青凍。若天昏大雨。風從西北暴至。如亂石搏擊。名曰石尤。
- 一 風輒起輒止。亦名石尤。此風多於夏秋間時發。發必三日連發。望西北雲起。如

蟾蜍爪，瞬息卽至，此則風之變也。

一東粵西粵春夏多南風，秋冬多北風，反是則有雨，故風之惡毒莫甚於嶺南，最易傷人，煖風一至，百隘生，生銹水出，水地蒸液，牆壁生鹹，衣裳白黴，書冊霉黧。

一廣東瓊郡週歲皆東風，夏秋必颶，颶之作，草皆倒傾。

一瓊郡三四月時，晝有南風，夜則無之。至五月乃有過夜南風，崖州人最忌南風。盛夏時，士庶出入，皆有青布裹頭，恐南風爲害，急不可救。

一風之始發，常在月之七八日，及早晚二候，過此則甚暴烈，多不終朝。諺云：七風八到，九日不來，風過造，又曰：朝三晚七，半夜吹風無過日。

一先風後雨爲順，先雨後風爲逆。

一先雷後雨，其雨必小；先雨後雷，其雨必大。

一瓊州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有雨；若廣州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無雨。

一處暑無雨，則白露必雨，處處皆然。故曰：處暑若逢雨，下雨，繼然結實也。難收。

天來覽畢曰：足下身當貿易，又能博覽諸書，周知天地，誠不愧達人君子矣。天爵曰：書理雖則如此，然而江湖險阻，更須祈神庇護，方可過湖。天來遂喚祈福炷香秉燭，自往船頭跪下，默稟湖神稟畢，然後與船戶衆人開出一個羅盆掛帆前往。孤舟影

隻萬籟俱無，飄飄乎身在水雲之鄉。越數日始到玉山縣界，三人舍舟投店。天來問曰：此去北新關口，尙有多少路程？天爵答曰：明日度嶺，便是常山縣界，與北新關相去數百餘里。天來聽得此言，早吃一驚，暗思：往日南雄度嶺，險死還生，來日過山，猶恐貴興更有攔截，奈何奈何？遂說曰：蒙足下保護到此，知塵勞心，但明日途中未知還有奸細否？天爵曰：到此地面，有誰敢阻？如此過慮，何異杞人憂天哉？天來曰：不然，貴興陰毒異常，奸謀出人意外，不可不虞。天爵曰：此山不過百有餘里，一望平原，牛馬可度，童叟可行，非比南雄險阻。合無將汝主僕，扮作挑夫，意下如何？天來從之。天爵不得已，着心腹人相隨捍衛，挑着一担香椽，望常山縣界慢慢而行。剛至草莽，適遇前途數人高聲叫曰：爾等不可前往，不若回去爲高。主僕二人相顧失色，未知數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北新關當官納稅

神州城藉友投書

却說天來主僕挑着一担香椽，行至草莽，適遇挑夫數人，叫他不可前往。天來息肩而問，幾人一齊答曰：天色已晚，爾等難到常山，何不將貨換貨，籌以易籌，各歸行口交代，豈不美哉？當日天來本要過山，那肯聽從，竟載肩而去。原此數人，慣盜客人貨物，常用僞籌假貨，以煽生面挑夫。是晚二人，同到常山投店，次早天爵再催一舟，望

北新關進發。斯時金菊開殘，玉樞盛放，秋光易老，寒氣侵人。天爵謂天來曰：他日過關，不宜假扮會試，恐至反生破綻。不若改名換姓，認作商人便了。天來曰：足下見識高明，一切事宜，惟命是聽。越數日，舟次關口，天爵將香椽報明輕重，納過稅銀，回船意欲解纜，猛聽得岸上查丁高叫：生菓客船休去。正慌忙間，回顧後邊舵尾已被岸上鉄鈎搭住，幾人撲入艙中，所有行李衣箱一一開鎖查驗，被他查出一個箱子內，裝一釧記念，更盤出吏部李大人及給事科陳式之書，衆查丁叱曰：爾等既係商人，何以有此珠寶，且與吏部大人交結，莫不是內有機謀，言罷，竟將天爵等三人帶到關前審訊。是時關官姓沈名昭，福建省人。沈公詰曰：此書何由而得？天來稟曰：陳大人與蔡德先原屬內外兄弟，蘇沛之與李大人係師弟交情，小的義關親眷，不過代他投遞，並無夾帶書中。沈公曰：爾等本屬民家，如何有許多內用珠寶？天爵稟曰：小的所用無幾，代人攜帶居多，韶贛兩關，蒙經相驗，懇太爺明察。天爵心懷理直，自然氣壯不驚。沈公見有此兩書，其珠寶必大人所用，然後乃准釋放。三人回船，再將行李安放，停當掛帆而去。其後過壩渡河，稍得安然無事，舟行一月，始到神州。京城古但見官民載道，名利滿途，四海之夫，英雄寄跡，九州之士，才智爭先。京城地天爵謂天來曰：吾當與梁兄同到嶺南會館，何如？天來曰：本該從命，但今正在機密，與公同居。

恐惹外人耳目，作事多有未便。天爵乃先往陝西巷中路，代他尋個殷實寓所，投在悅來客店爲天來安放畢，然後將自己行李貨物搬至會館，不時到悅來行，與他細談所有利害事宜，提撕檢點一番，是時京城有割辦之術，一日天來寡坐行中，忽覺頭上之髮被妖剪去大半，心中駭異，神色癡呆。天爵訪求良方，與他療治，其方

硃砂 雄黃 金銀花 青柯 蘇末 獨蒜子 籬 籬 籬

將此三字同藥煎好洗之，洗時默念咒語三遍。

咒曰：

割辦割和尙，災害自己當，疾速還家去，獨自守橋樑。

天來念咒畢，其髮如故，衆皆驚喜。遠近聞者，照此方無不應驗，由是此妖遂息。一日天來問於店主曰：此去給事科衙，遠近若何？店主曰：此衙庶民罕到，倘有妄投於我不便。天來曰：我與彼原有故交，殊非冒認，求爲帶路前往。店主乃引天來至給事衙門。天來送些門包，與把門曰：敢煩老哥傳遞一言，說有廣東廣州府番禺縣庶民梁天來投到，把門領過，番身轉入，良久默然。店主曰：我且同行，官人在此少待，言畢而去。少頃一人自內而出，天來拱手請問。其人叱曰：爾是那里到來，好不懂事，立在此處何幹？天來意欲說個端詳，其人已轉身而去。又過良久，見有數人從外而來，將到

衙前，天來低聲請問，代爲傳遞，幾人皆不應答。正煩悶間，忽見把門人出來，天來以爲傳入，欠身而問。那把門叱曰：「如有所言，自然吾對你說。」天來更取去小包，予之曰：「再煩老哥說有蔡德先書帶來。」那把門入內，又稟陳式聞稟，傳他而入。天來自辰至未，等了半日，然後始得進身。一見陳式，跪報姓名，呈上德先之書。陳式收拆覽畢，謂天來曰：「我之妻舅德先，既與汝三世相交，汝今有此大冤，到來御告，可一一訴來。」天來盡將昔日之稟、貴興之訴，大小官員之批開堂審判之話，和盤託出。遞與陳式，陳式纔看，天來之淚隨流。陳式覽畢，嘆曰：「如此莫大之案，曾經孔尚書審實歸監，而肇慶府猶可以從新反變，此吾之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也。」遂問其代來禮儀多少。天來實對八千，陳式聽得形容失色，忽聞腦後有人叫曰：「梁大兄到此，何故吾當與他相見，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給事衙宜人認親

保和殿吏部奏本

却說陳式見天來帶得禮儀無多，心中正在煩悶，忽聽得後邊一人要與天來兄相見，視之乃五品宜人蔡氏。陳式問曰：「汝本女流，如何與彼相識？」宜人答曰：「妾之誼父，卽彼先君幼年相與頑耍，親如姊妹，妾祖與彼祖公同在南雄廣源店，相交業經三世，自從廣源卸事，一向音信希疎，今日始得相見。」天來曰：「夫人莫非賽蘭大姊乎？」宜

人遂叫天來，進前相見，說不盡兩門家事。天來亦盡訴邇日冤情。宜人聽罷，嗟嘆不已。陳式曰：「既有如此誼戚，吾當與爾畫策，惟此八千之數，何以支消？」天來又言曾在南雄，蒙蘇沛之贈得一書，帶往吏部衙門。李坤大人收拆，書中大約有扶持提拔之意，或可省費未定。陳式曰：「目今歲將除夕，日近殘年，文武兩衙，民情不理，若要投書來歲方可以行。」梁兄主僕，可在本衙過年。天來欣然，搬行李入給事科衙內，與祈福二人，在此過年。按下不提。且說區爵興與越文越武，攜帶金銀珠寶，趕到燕京，行至江西泰和縣界，因聞其地酒美，因買數家之酒，日夜與越文越武，評論酒味高低。一夜三人飲至將曙，區爵興與擊案贊曰：「真不愧青州從事，無此一行，幾乎虛度人生。誰想旨酒迷人，自古英雄，皆爲所害，何況爵興一個饕餮之徒，安能遏欲自持，更有越文越武，本屬少年亡命，流連縱飲，寧無酩酊終宵。一旦病遭酒斃，恐不免死，旋踵求醫。且說京城大理寺蕭榮，一日得接貴興之書，連日盼望，查無消息，竟將此書付之丙丁，不覺白駒過隙，紅日如梭，轉眼韶光，又復一歲。是時雍正九年，京城內外，張燈結綵，慶賀春王正月，共祝天子萬年之樂。衆黎庶探得二十日，係吏部大人李坤壽誕，處處留燈等候，共祝千秋。陳式與李大人係師弟之情，連日赴衙答應，往來禮物，不時居此，參謀早晚威儀，忽見麥如雲持書而來，李大人卽拆視之，覽畢默然，憂形

於色。陳式問曰：今日夫子壽旦，何爲有不豫之色？願聞其略。李大人曰：接得粵東蘇按察之書，言該省番禺縣，有一寃民，到來御告，託我糾尋此人，與他力理，如此無影無蹤，叫我何處追尋。陳式問：是何人有何寃案？李大人曰：梁姓天來，九命沈寃，官員受賄，陳式聽得大訝，遂稟曰：其人去年已到，現在生衙。李大人卽命陳式帶來密訊。天來一見吏部哭訴前寃，再呈蘇沛之南雄所贈之書。李大人讀畢，嘆曰：汝本庶民，安能在金殿抱告乎？天來俯伏不語。陳式將前日詞章官批呈上。李大人詰得細情，拍案大叫曰：國家之設職，如此其衆，粵東之受祿無愧者何等也。怒猶未息，偶然得接江西省進士程書狀詞，詞內言母舅黃經，含寃被陷之意。陳式曰：夫子明日拜本，何不膽天來之案，附在後邊，如此帶入，便是進士抱告，豈不美哉！師弟酌意已決，次早李大人齋戒沐浴，拜本於保和殿上，聖主覽見其本云：

臣李坤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今有江西省某府某縣進士程書，代舅鳴寃，抱告一案，後附廣東廣州府番禺縣庶民梁天來，八命受陷，九命沉寃，冒瀆龍顏，并呈察奪，臨楮不勝激切待命之室。未知聖主覽畢，如何批判，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程進士觸犯天顏 馬太師撫慰民望
却說聖主覽畢，李大人所奏之本，更開程書之狀，其詞云：

抱告人江_西省某府某縣進士臣程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稟爲挾仇架禍，官伏民冤，乞恩察釋無辜事。臣舅黃經，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民籍，於某年蒙運司曾舉殷商辦得疲難，臣舅自思非所素諳，僅充三月，自行告退。是時埠中設立巡丁，因有器械留存歸家收貯，舅之姨甥武舉吳威適有弓矢借頓，不料於雍正八年七月十三日，被按察焦公將臣舅一家大小二十五人發監責謀反大題，其後會審，吳威懼禍株連，昧良不認，臣舅之冤愈無可白，舅念一生畏法，半世無仇，何以禍從天至。惟家中養得一女，名喚如仙，及笄未字，失教多年，一日被姦，遂出姦夫係臬台差役蕭姓輝鴻。臣舅痛辱家門，將伊二人鞭撻，二人遁入柴房，見器械屯積其間，便來捏舅造反，焦公當堂審判，屈打成招。臣義關甥舅，目覩情形，不忍坐視其亡，勢着冒瀆天顏，瀝情稟告天察，釋放無辜，臨稟不勝感激待死之至。

後附

廣東廣州府番禺縣

嶺民梁天來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待死。

稟爲財封國法，官養民殃，勢侵人鬼，惡貫陰陽，乞叩欽差究救事。嶺悲姓寡人單居住虎監，凌貴興叔姪肘下，惡聽堪輿，要嶺拆居，長伊風水，見志不從。嶺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破祖父天罡，斬伐長松大樹，建白虎照明堂，毀拆

后牆，填塞魚池，擄掠花園，渡頭截殺慘奪銀，鋤岡芋奪田禾，搶雪菊玉石花盆，花梨木椅棹。豈料十惡不休，禍於戊申年七月十八夜，統賊焚劫，戕殺七屍八命，蒙黃縣台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爲實證。以虎豪疊噬，抄殺七屍八命事，到縣鳴冤，惡以雄財賄縣，復以財神佈擺，巧織瞞詳八命沉冤，號天究救事，叩府劉公，惡以雄財大賄，刑證沈冤，逼具詞存案。悲一家受害，奚惜微軀，再以搶兇疊噬，坑八命七屍，府憲受賄沉冤，干證遭刑受撻，號天超雪，死生有賴事，泣稟臬台，蒙焦公行牌，弔審將謂王法昭昭，沉冤可雪，孰知冤愈加沉，張鳳證賊不諱，慘害刑酷，夾死公堂，輕如羣蟻，復以屠證沈冤，坑生滅死，千金易捏，九命難伸，合稟撫院，蕭公蒙批爾天來屢告，官判不遵，胆敢告官，告吏倍告，貴興真乃刀筆健訟，應該打死，又告寧願打死，不願含冤負屈，蒙批業經查案，毋許多瀆。更以密雲無雨，不得不瀆，三告不憐，幸得孔部堂審實，發惡歸監，擊慶，惡以雄財賄肇檄公，甘具檄結，反案沉冤，其後遇惡於城，沿途追打辱探，來京多方截殺，有此慘毒，冤魂奚息，國法奚容，勢着冒瀆天顏，待死城下，懇乞欽差究救，慰死超生，萬世沾恩，謹告。聖上覽畢，觸犯天顏，舉筆批云：

程書未引見，而擅臆詞不異，亂臣作事，天來不究，祖山之慘，竟傷妻子之情，何殊賊

子行爲。吏部以捏事奏先。命案附後，輕重顛倒，大小混淆，發交刑部重究，寫畢罷朝。李大人捧誦御批，心胆如碎，回衙嘆曰：吾今古希之年，位不足惜，惟有民冤不白矣！回念馬齊太師，係三朝元老，當有善策，曷不與他相謀，即攜陳式天來三人拜見太師，備述其事。馬太師曰：聖主共仰明君，所責未嘗無理，金批不准，難以復言。正話間，一人入報兵部尙書孔大鵬回朝。大人密着人往請少頃。孔公到衙，備說黃河事務。衆大臣同相慰勞畢，李大人謂孔公曰：往日廣東八屍九命之案，經你判斷，如何反案無端。孔公聽得大驚，暗思肇慶府當日必定受賄，向李大人連聲自咎。李大人再將御批不准述之同僚，當下衆大臣，雖有爲民之心，而聖怒不可犯，但見面相矚，無以爲謀。陳式稟曰：馬太師才智兼人，其間必有卓見。天來竟然跪下，淚不禁洒，悲不敢鳴。馬太師沈吟良久，曰：吾有一策，雖不能逆料聖主准奏，亦可以乘機進言，衆皆問之。馬太師謂孔公曰：吾先如此如此，後汝如此如此。孔公點頭許諾。衆大臣亦鼓掌稱善，然後天來頻頻收淚，各歸本衙而去。要知此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孔尙書御前對局 梁監生殿角鳴冤

却說程書到京，偶然得染春瘟，恐不能與舅鳴冤，故將黃經狀詞，稟告吏部，一邊在禮部告病，不能引見，誰想吏部奏本在先，而禮部奏摺在後，故得以觸犯天顏，其後

程書得覽御批，自悔其過，訴詞請罪，始得龍顏霽威，然後乃准引見。是時春王正月，日暖春融，民康物阜，舜日堯天。一日，聖主偶御養心大殿，自覺意暢神怡，宣召馬太師登朝，命取圍棋耍樂耍畢，餘興未闌，更取象棋對局。馬太師連敗三次，適遇孔公回朝，稟告黃河工竣，聖主賜以金貂絹疋，孔公謝恩欲退。馬太師奏曰：「臣本愚劣，非敢與陛下敵手，孔大鵬素有棋名，陛下合與手談。」聖主聞奏，賜坐孔公。孔公固辭不敢。馬太師曰：「君命召，於禮何傷？」然後孔公方敢就位，仍將象棋對局。聖主見孔公兵車不整，而諭之曰：「聞卿素稱國手，休要守謙。」孔公聞諭埋炮，聖主推車打去。綸音一發，鎮喝將軍孔公簽士掩將。聖主釋手嘆曰：「將之得士，獨國君之得佐也。朕亦姑上一士，說罷，舉起右邊之士。」孔公見聖主一進一退，威有制度，布成局勢凜然。於是良久不敢發子。聖主曰：「卿家固思已久，如何不肯推行？」孔公聽得，正在惶遽之間，不覺進馬行田。聖主晒曰：「卿家差矣！危車將覆，此馬豈可行田？」孔公曰：「退馬守車，斯時馬太師在局外旁觀，默言不作一語，須臾，聖主進卒，孔公恐違聖諭，不敢久思，一時措手不及，竟然飛象過河。」聖主勃然變色，馬太師從旁責曰：「孔大鵬好生大胆，先着進馬行田，聖量海涵未究，如今復舉象過河，欺君明矣！」以小推大，其罪可容乎？」孔公避稟曰：「臣因方寸錯亂，原非有意欺君，伏乞陛下寬宥。」聖主曰：「卿家督理黃河，得毋尙

未安乎？緣何方寸錯亂，可歷言之。孔公奏曰：不然，臣自入京以來，聞廣東冤民梁來家中七屍八命，自赴陛下抱告，臣想當初蒞任粵東時，經臣判斷，如何得漏王章承陛下手談，不覺忘機失度，安敢存心詐僞，藐視天顏，伏乞陛下鑒察，矜憐微臣，無任瞻感。聖主聽罷，遂不終局，欲召天來審訊。馬太師奏曰：國朝九十年來，庶民未有登朝抱告者，懇陛下法外施恩，使彼得近天顏於咫尺。聖主聞奏，恩賜天來監生。天來受賜整衣赴審。由長安門直入天安門，又入端午門，時至太和門，遙望西邊有座乾清宮，右邊有個勤政殿，天來匍匐而進，俯伏丹墀。聖主從容審訊，天來屏息低聲，徐徐而告。聖主責曰：汝祖山被挖，不到鳴冤，妻子受災，便來捏告，孝義奚在天理何存？天來忍氣吞聲，心無主宰，戰戰慄慄，應答不來。馬太師奏曰：彼尚有母，恐不能以自主，理雖不合，情有可原，伏乞陛下霽威，聖主又責曰：汝本健訟刁民，告官吏，曾不知死有餘辜，還敢登朝再瀆。天來聞責，伏地泣血，不敢仰視天威。孔公代爲解釋曰：伊本愚民，非衿非職，非王化不到，本屬無知，先聖君所謂愚而好自用，災及其身者也。伏望陛下姑恕其罪，使伊悉吐隱情，須臾聖怒稍解，再取當日官批審判之語，被告訴詞，一一細心披覽，覽畢，諭孔公曰：朕自正位以來，政治肅清，不意粵東有此虎監慘惡異常，殊關萬方風法，卿既與朕蒞此土，治此民，此案曾經判決，斯時胡不

正法，然則所待何人，所辦何事？朕今命卿協同太監李時牧，前往廣東審判梁黃二案，慎毋緩視，以負朕意。孔公唯唯遵命。天來稽顙謝恩而出，往見李陳二大人將御前審判之言告知。二大人聞說，暗喜天來復到嶺南會館，與何天爵辭行，恭候欽差官船回粵，與貴興對審。未知天來出京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韶州關參軍提兵 廣州城欽差結案

却說天來當下跟隨欽差官船出京，所到之地，十里逢迎，幽魂暗輔，水陸平安，自不消說。一日舟次蘇州府城，文武官員咸來拜見，候請聖安。天來居舟無事，翹步至閭門外，遙見一人身材五短，肉緩骨清，相逢不見其耳。天來暗曰：此非吾前日恩人區明乎？趨而下拜曰：區明爺前蒙再造，感德良深，容當回省候報。區明回禮畢，搔首而問曰：看子貌甚如故，一時忘記，敢問尊姓大名。天來答曰：昔年關山遇難，非得伯爺與何先生，那知今日相見。并謝其所區明訝曰：君不是番禺梁兄乎？別來未久，如何鬚眉皆霜。梁兄經去，生得髮如霜。遂詰其到此之由。天來始末道之。區明嘆曰：疊逢艱辛，猶可以哭庭雪恨，雖昔之申包胥，吳之伍員，不外是矣。伍子胥疊逢艱辛，申包胥哭庭雪恨，天來境遇亦此二人。二人相語良久，然後天來問其商賈生涯，因何濡滯。區明曰：近年風雨調和，果實繁盛，而且本號之貨大不及人。既破風息，又枯雨水，區明之貨本不及人，區明之義人則不可及也。因此貴買賤賣，本月方纔沽訖，老夫不久亦當歸鄉。天來

曰：如此千里之遙，猶不可以獲利，所謂窮通得失，自有其時。區明嘆曰：老夫經營四十餘年，折本之多，莫此爲甚。天來抱恨，曰：寶號有多毀爛，致傷缺本，皆愚姪昔年負累所至也。區明曰：老夫家雖淡薄，然歸鄉尙可度活，梁兄休廛勞心。二人剛剛講到，投機忽聞江上放炮三聲，頭鑼齊響，天來恐官船遠去不及追隨，只得與區明作別，登舟而去。正是：去路旣遙來路遠，別時容易見時難。

且說區爵興酒病歸來，大失貴興所望，因見事急，無以爲計。一日五更時分，親往大王廟求祈訟事平安，剛至廟門，忽然狂風大作，天來過風，貴興亦過風，天來之風得神所救，貴興之風爲鬼所侮，一鬼一神，迥迥相對。吹起一陣黑氣，中閃出一人，怒目攢眉，遍身鮮血，大叫一聲：貴興還我命來！貴興驚駭仆地，不能起。從者扶救而歸，正惶恐間，有人報李豐求見。貴興命人接入，問曰：京城消息如何？李豐曰：探得天來告准御狀，二月十八日欽差已出京城，不日必然到省，年兄可預爲之。貴興曰：若此當如何？李豐年兄果能多損財帛，猶可轉禍爲祥，倘有吝惜，非吾所料。貴興曰：今當此徬徨之際，舉目無人，敢求足下爲吾料理。李豐曰：家母因有微恙，吾當回省服侍。緣爲事大關天，特來告急。貴興曰：遲日捐資候駕，何如？李豐應諾而歸。貴興命陳金玉到家囑曰：吾今備白銀四十萬兩，煩賢妹丈同喜來押運到省，交付李豐，託他帶往江北，爲吾致意欽差。金玉唯唯遵命，遂與喜來催舟，披星帶

月望廣東城進發。仍以星月收束 貴興又遣美閑准備洋船，倘有不測，畢家逃走。是時爵興酒病已痊，貴興請其帶金銀，到衆衿者隣右家，再行賄囑，一分撥已定。忽見金玉回報，是日舟行十里，大雨滂沱，喜來心起不良，欲將小弟謀殺吞財，方欲舉刀，幸得天公有眼，一聲霹靂，被雷擊斃，須臾屍浮江面。是時風高水急，逐之東流。了却只得單身投見李豐，此財已經交代，舅兄不必掛懷。貴興悒悒不已，宗孔曰：「此奴心懷不軌，今爲雷神所殛，此天之助姪老爺也，又何恨哉！」或云言雖諛諛其實有理余曰不然言雖近避實則詭說 貴興深以爲然。再說欽差一日舟次南雄，始與適遇 李豐請見。李時牧接入，屏退左右而言。李豐具道凌貴興有個禮儀，送上叔父大人，求大人執法秉公，不致虛叛被捏，使彼得以潛身習讀，邀取功名。功名二字 他年有所進取，皆賴大人所蔭也。李時牧曰：「他係讀書學者，我當原情定案，斷不使聖門人吃苦也。」言訖，慨然領下此財。李豐暗喜而歸。李時牧舉其言以告孔公。孔公大怒，李時牧曰：「大人休要作色，今凌貴興擁百萬家財，着令吾姪送禮而來，若然拒絕，彼必生疑，萬一此犯遠逃，我等回京，將何言以應主上？吾今受之，正以固其心志，異日將此財以充公費，有何不可哉？」孔公改容而謝，來日舟抵韶關。孔公急喚該府參軍黃堅，帶領官兵數百人，先往番禺 譚村，擒捕凌犯，計開有名人等，查出如有私放，嚴行參革。黃堅領命而去。再說李豐回見貴興，備言欽差

大人加意體恤學者，一聲肄業之人，便另眼相待，曾經受下此禮，說有原情定案之語。貴興欣以爲然，命家人開筵，邀請賊黨，及一切護理之人，咸燕於裕耕堂中。貴興謂衆人曰：如今欽差大人，受下我個大禮，他日恐要諸公開堂訊質，必須衆口同詞，吾自加意照料，事成之後，斷不相忘，衆皆應允。少頃，美閑自漢而返，貴興舉酒賞勞一番。正飲之間，李豐回念母病未愈，飲食如何得下，遂與貴興告辭，行不上半里，忽聞背後砲聲亂響，人馬齊鳴，回望烟火冲天，數百人把那個凌家莊團圍，得水泄不通。李豐幸子竟衆人束手受縛，惟林大有氣力剛強，接取官兵器械，左冲右突，殺傷牌刀手八人，弓箭手二十五人。葉公見其兇暴，近前把他砍得骨肉如泥，了却林大有隨入貴興內室，束其妻子一齊解至臬衙，然後至馬鞍街，捉拿馬半仙，到案審察。是日欽差到省，與衆文武官接見畢，會蘇接察於大堂。孔公居中，李時牧居左，蘇接察居右，兩旁皂隸厲聲贊堂，吊出黃經審釋，將蕭輝鴻與如仙二人正法。了却黃經後拘出凌犯數十人，及原告人梁天來，咸跪於大堂審訊。孔公罵貴興曰：好個學者，如何味良肆惡，藐視朝廷，溺信堪輿，不知畏恥，既糾賊以行兇，復多方而賄吏，如此作爲，習甚麼詩書，治甚麼經典，豈非玷辱我家孔氏先聖，况曾經本部堂確審歸監，何得恃刀反變，屢擺財神，言罷覆倒一個簽筒，喝打衆皂隸，剝去貴興下衣，露出兩臂，幾人換手亂

打無數，貴興哀聲叫苦，便血交流，堂下庶民觀者如堵。李太監曰：爾凌貴興，有話可實訴來，不得虛言搪塞。貴興曰：監生自來畏法，常被入捏，不敢謀人，爲伊欲圖卸責，因而架以大題，監生之行，矜者可保，可結鄉人信之諒之。國人皆曰：賢猶未可信，何况鄉人貴興，貴人而開其莫大之罪，此其所以爲貴興也。天來稟曰：監生天來原有證人張鳳，被惡雄財賄吏屠證封冤，犯瀆天顏，登朝抱告，惡知監生赴京，復行截殺，幸遇商人區明天爵，保過關山，今日始白冤情，伏望鴻恩洞察，弄世沾恩。貴興稟曰：伊玉截殺誣叛，是誰可據，大人細察此語，洞見前冤。蘇公怒曰：本司舉出證來，爾當何罪，還不記在譚村訪察，曾經自吐隱情，如今還說這等刁語，本司歷任各省封疆，未見有如此虎監刀頑至極，慘毒異常，言罷，喝聲掌打，打得貴興口鼻流血，一齊迸出，身着之服，沾染成紅。孔公再責曰：汝當日業已成招，今日在本部堂前，尙敢更變，何況別官別職，自不必言。貴興暗思：大人既受此禮，如何拷打若此，莫非李豐埋沒此財，未曾與我致意，我若招成，必然梟首，不如捱過一場苦處，或可偷生，只得咬着牙根，連聲叫枉。孔公見其終不肯招，令人發上招架夾之。貴興怒目睜眉，呼天號地，堂下庶民喝采，案前各犯駭然。李太監曰：爾可及早供來，吾或可以爲汝暫寬一綫。貴興喘氣搖頭，稟曰：監生實掠得花盆椅棹，未曾舉火焚燒，緣爲伊父欠下本銀一千兩，也曾掘得岡芋，割得田禾，至若挖彼祖山，途中截殺，

等事，監生斷不敢爲。孔公曰：爾之罪惡，曾不止此，可再供來。稍有包庇，登時處死，勿悔。貴興曰：所供如是。孔公曰：呼皂隸於左右，扣緊架練，其時貴興身中魂魄早已分離。眼中水火一齊迸出，李太監見其寂然不動，謂孔公曰：合無暫鬆架索，俟其醒來盡供，然後按法如何？孔公依議，踰時貴興復甦，不得已從實供來。孔公乃將各犯拷打無數，各犯雖有辯詞，孔公那肯聽信。天來又稟曰：此案大半係宗孔與爵興二人把持，是時宗孔已打得皮開肉爛，爵興亦徧體皆傷，其後復打，見他二人舌脹滿腮，竟不能再發一語。孔公又責馬半仙曰：爾這與，誦甚麼青囊之書，說甚麼青龍白虎，如何罔知法紀，左道惑人，言罷，撒簽喝打，打得馬半仙鮮血淋漓，後臀之肉腫脹，形若覆盆。先生後面立武之勢高變矣含驚稟曰：小的藝習三世，據學而言，彼善彼惡，何由得知？伏乞大人電察，矜憐小的，無任瞻感。孔公謂李蘇曰：如此九命之案，當以何法治之？蘇公答曰：國朝設法森嚴，當日康熙三十九年，粵東洋匪屢慣殺人，擬議凌遲處死，卑職所見，宜照此例行刑，是否可行？仰祈大人裁奪。李太監曰：合無滅此屢慣二字，處劓何如？孔公點頭稱善，即拘各犯及其妻子，出法場行刑，先將貴興額肉割開，刮傷兩乳，手足微斬四刀，然後刺入心窩，割斷毒腸五寸，貴興舌根迸出，血溢沾襟，須臾哀叫一聲而逝。惟時貴興之子應科，尙屬髫齡，將欲就刑，嚇得魂不附體，忽然兩淚如

泉。孔公嘆曰：一人之惡，禍及妻兒，怎奈朝廷律例森嚴，不如是，何以慰九命之冤。正在惆悵，法場外閃出一人，人識稽顙大哭。孔公視之，乃原告人梁天來也。孔公訝曰：吾今爲汝生者除害，死者伸冤，如何反作悲態？天來稟曰：監生與彼一脈同生，不忍絕去。凌家之嗣，父雖不善，子亦無辜，伏望大人寬宥。孔公曰：剛此一人，不足以償九命，情雖可憫，國法難容。應科聽得此言，四顧張惶，哀慘之聲，啼之愈急。千百人見之，無不下淚。天來再稟曰：監生姓孤人寡，兩世三丁，母舅之家，今又僅存一口，萬望大人原情減免，俾得兩姓啣恩。詞意俱類十二郎文孔公默然良久，李太監喝曰：留此惡種，異日生端，終爲汝子孫之患，稍有寬恕，難已警戒。萬方呼皂隸推出斬之。天來回顧，應科神色俱變，匍匐近前，環抱，竟然引頸以代。蘇公見此情形，可憫，起而稟曰：合無着伊具下保章，保其三世，減行杖責，以杜將來，則彼雖有洩恨之心，終無以展其私志。似此律依情當，兩得其宜。孔公以其臨民有愷悌之心，欣然依議。各犯有應斬絞流徒枷杖責釋放，一一分別輕重治之，大小職官有受賄循辦者，俱按國法。四字中有無數筆墨，閱者當理會之

計開斬犯

凌宗孔

混名，落地雷公一名，虎翼一名，飯匙頭

凌美閑

林大有

死後加刑

周贊先

混名，大善吉

李亞添

混名，擊天水

尤亞七溫名監
脚犬

熊亞美溫名四
脚兒

甘亞定溫名雙
角日

簡當溫名射
日矢

葉盛溫名服
包天

凌越文
凌越武

凌越順

凌越和

凌宗孟

凌宗季

凌宗孝

凌宗和

凌其譽

凌海順

凌柳郁

凌柳權

潤保

潤枝

黎亞二

絞犯

簡勒先

蔡順

流犯

馬半仙溫名銀
穿石

徐鳳

徒犯

殷舅

陳德

杜師爺

陳邦爵

秦登

胡班

鮑師爺

杖責釋放

陳金玉

應科

楊氏

潘氏

亞金貴與
幼女

婉

蘭

清桂

婉菊

清連

僕婢

孔大人又將貴興家財撥回三千兩於天來補置芋岡田禾築牆修山等費所有花
盆椅棹發歸原主恩賜一個扁與區明顏曰禮義可風更賜一個嶺南義士與何天

爵人咸稱皇，上明君，欽差大人善判，其後乾隆年間，貴興託生惠州府，警目爲奴，宗孔啞口丐食，梁天來身居貴介公子，欲知三人後世端詳，請看警富後傳。

第四十回

韶州關參軍提兵 廣州城欽差結案



最近新出

武俠小記

上海

廣益書局

出版

- | | | | | | | |
|------------|--------------|------|------------|-----------|-----|--------|
| 劍俠長
篇小說 | 峨眉劍俠
四册裝 | 二元八角 | 劍俠長
篇小說 | 劍俠小
劍客 | 二册裝 | 定價一元 |
| 劍俠長
篇小說 | 江湖俠客傳
四册裝 | 定價二元 | 劍俠長
篇小說 | 雌雄劍 | 一册裝 | 定價六角 |
| 劍俠長
篇小說 | 風塵三劍
三册裝 | 一元三角 | 劍俠長
篇小說 | 紅蝴蝶 | 二册裝 | 定價一元二角 |
| 劍俠長
篇小說 | 獅頭怪俠
三册裝 | 定價九角 | 劍俠長
篇小說 | 俠女奇男 | 二册裝 | 定價八角 |
| 劍俠長
篇小說 | 俠義五飛劍
四册裝 | 一元二角 | 劍俠長
篇小說 | 北派武俠 | 四册裝 | 定價二元 |
| 劍俠長
篇小說 | 飛劍奇俠傳
六册裝 | 二元四角 | 劍俠長
篇小說 | 國技長 | 一册裝 | 定價四角 |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譯世
小說
八命沉寃（一名梁天來）

全書一册 定價大洋四角

標點者 南沙蹉跎生

出版者 競智圖書館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分發行所

廣州 長沙 漢口 宜昌
開封 北平 南昌 瀋陽

廣益書局



